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裂缘花

 **eBOOK**
网络资料 非卖品

“裂缘花”的二三事

通常我写一个故事，都是在过程中慢慢产生书名；《裂缘花》是第一本先有书名，再慢慢形成故事的。

初次听到“裂缘花”三个字就颇有感触，其实花本身很小、很平凡，却有这么沉重的名字。一朵花，先裂成四瓣，每一瓣又制成许多小锯齿口……，是不是很令人感伤呢？它为什么不能像玫瑰、牡丹一样天生就完美无缺呢？故事一动笔，正值搬家的时候，由西岸的旧金山到东岸的纽泽西州，一段一段，写得也满“裂”的。

看看自己也算漂泊的人，现在山丘上的房子是此生的第十六个家，除了随时欢迎的婆家和娘家外，其它的大概都无缘再见了，当中有五个甚至从地图上永远消失了。

朋友都笑我，搬家搬成了“精”。最刺激的一次是由佛罗里达州到加州，我们用开车的方式，七天七夜，历经了莽林、沼泽、平原、沙漠、高原、峻岭，尝着追日逐月的滋味。

这回是半夜搭机，倾盆大雨，又黑又冷，很像在逃难。在飞机上睡不着，看窗外的星星，大得令人吃惊，每一颗都好亮，仿佛在招人去玩，我有些明白为何酷爱飞行的 Saint - EXUpéry 会写出《小王子》那么美丽的书了。

才安顿好，我们就玩笑说，下一站要越过大西洋，到欧洲定居，一国一国跑，很快又可以绕回台湾了。

言归正传，《裂缘花》是写一个爱撕花的女孩，如何在爱情生命的重重裂痕中，学会补缀并绽放自己，我想大家都需要这门技术吧！

言妍

第一章

宛芸买完报纸便匆匆过马路，因为脑中乱烘烘的，差点被一辆急驶的摩托车撞到。

“你找死呀！”一阵咒语在猛地煞车声中响起。

路人惊叫，驻足围观。那千钧一发的危险令她心跳停了一拍，但没有受伤倒下，她继续往前走，头也不回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！”那位骑士在后面问，语调温和许多，带些困惑。

她脚步加快许多。让那些人去莫名其妙吧！他们或许会以为她是白痴、聋子或逃犯。

这种场合，她竟跑得出肇事者还快！

她心里已经有太多生死之事了，实在不想多这一桩，即使撞到了，能走的话，她还是会走。

从医院侧门进去，迎面而来是饮食礼品店，一束束玫瑰、康乃馨、紫莉、葵花、剑兰……插立在走廊的大桶里。每一株嫣红姹紫都伴上满天星，有点迷雾蒙蒙的味道。

她有多久没碰花了？有一段时间甚至看也痛苦，凡触手可及的花瓣，都被她沿边撕成一条条，化做零乱残红。

强迫性的心理病症，就和洁癖的洗手、克制不了的贪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她是撕花，听起来多了点凄艳感吧！

她曾看了不少心理书籍来自我治疗，已经到了看花可以不悲不喜地无动于衷，但今天她又有些控制不住了。她是有理由的！真想买一大束花好好撕个痛快，来发泄心中隐潜压抑的种种情绪。

来到三一五病房，她靠墙而立，用力压住皮包，里面有一张讣闻，是她十二年前抛妻弃女的父亲，他真的是“死在外面”了。

但这些年来他并没有白活，发展出自己的事业，建立了另一个家庭，足够写个“族繁不及备载”。其中大半的人她都不认识，而女儿一栏有她和妹妹的名字，看来十分突兀，教人极不舒服。

她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，自然不去参加今天的葬礼。她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席已久的父亲，而是身患末期子宫癌的母亲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把仿佛会烫人的皮包拎在手上，不与身体触碰。

母亲闭目躺在床上，头戴花巾，身穿新买的浅紫睡衣，深陷的脸颊已不是一年前刚入院的丰腴妇人了。

宛芸轻巧地坐下，检视一下点滴，母亲立刻睁开眼睛，瞪着她说：“我早上就从加护病房出来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？弄什么都要叫护士，看她们的脸色，让我的癌细胞又蔓延更快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多替我想想，飞也要飞来呀！”“妈，对不起。家里实在有太多事要处理了，要缴水电费、瓦斯费，还要跑银行！……”“别跟我扯那些！”文娟不耐烦地打断女儿说：“我晓得你们是嫌我了，嫌我病得又脏又臭。也不想，小时候我是怎么拉拔你们的？！把屎把尿，弄得我一身都是，我有抱怨过一声吗？我一向是爱干净的人呀！……”宛芸随母亲去说，那些话她已经听得麻木了，只在适当的时候，拿出一件方才在路上买的花点白睡衣说：“妈，你喜欢这个花色吗？”文娟垂着嘴角，仍没有笑容，不过干涩的眼中散发出一点光彩，她摸着衣服布料，叹口气说：“真可悲！我现在所能买的就是睡衣了！”“妈，我念新闻或副刊小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见母亲平静，宛芸乘机说。

“随你！听不听都一样，反正让你好打发时间而已。”文娟摆摆手说。

宛芸一翻开报纸，就看到父亲的讣闻刊登在极大的版面上。梁筦恩在台湾中部是个知名的企业家，丧事自然要办得风光，政商界有不少大老都会参加。

宛芸抑制颤抖的双手及声音，逐字念新闻，但那张半页大满是名字的版面，像火苗般，要直燃她的下巴。

“怎么啦？念个报纸也那么不甘心？”文娟当了二十年的小学老师，很容易就察觉异样。

幸好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来巡房，宛芸可以暂退一旁，收拾心情。

她到厕所去洗把脸，苍白的面孔上有黑眼圈，头发久未保养修剪，长得一点光泽也没有。她很少注意自己的容貌，但青春如此耗蚀，她也觉得心惊。

回到病房，就正对上母亲凌厉的目光，宛芸看到摊在被单上的报纸，心凉了一截。

母亲已经好久不翻任何纸张了，今天是什么鬼使神差，使她亲自看报？

“他死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文娟脸上有不正常的潮红，声音像割玻璃，尖得令人起鸡皮疙瘩。

“我以为你不想知道有关他的一切消息。”宛芸冷静地说。

“别的我不想，但他死了，要下地狱了，我必须知道，你明白吗？”文娟激动地说：“你不讲，就等于骯脏的尾巴拖不完……。他终于死了，我总算捱到看他的下场，这种事怎能瞒我呢？！”“我明白了，下次我……”宛芸忙住口，没有“下次”了。

“这上头有你和宛莉的名字，你们去看过他了？”文娟盯着女儿，毫不放松。

“没有，妈说不准的。”宛芸轻轻说。

“是不准，死也不准！”文娟咬牙切齿说：“他走出家门的那一刻，就不是你们的父亲了！过去不是，现在不是，将来也不是！以后入了地狱，我要吐他口水，他上刀山，我就磨尖刀；他下油锅，我就煽猛火！我……”文娟脸胀得通红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注射静脉的左手大力抖着，突然一股脓血冲出，快速漫进针管，并往上逆流。

“天呀！”宛芸叫着，忙去找护士小姐。

接着是一阵忙乱，重新吊点滴时，文娟情绪仍然不稳定，好几次肌肉都硬得无法下针，宛芸都快急哭了。

医生再开一剂镇定处方，文娟才慢慢睡去。

夜里和请来的看护何太太交班后，宛芸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。她好累，想找个人倾吐，找个肩膀靠靠，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名彦。

名彦是她的小学同学兼邻居，很小就父母双亡，全靠爷爷扶养。可是爷爷年纪大了，三不五时生病，名彦就常上她家吃三餐，久了便成为她家的一份子。

她步入那老旧的五楼公寓，先上顶楼找名彦。才按一下铃，她就想到，名彦“出差”去了。

他的出差，就是放下出租车不开，和一票狐群狗党去办事。办什么事，他从不问，她也从不问。

由国中开始，宛芸上前段班，他念后段班，两人的生活及前程就愈拉愈远。他变成问题学生，天天打架闹事，有一次他们的名字同列在布告栏，他是吸烟记过，她则是作文比赛第一记功，这是他们之间最常说的笑话。

林爷爷死后，名彦无人管束，更如脱缰的野马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唯一不变的是上她家吃三餐的习惯。他在她们母女三人面前，就成了单纯善良的年轻人，义气十足，并以保护者自居。

宛芸回到三楼，一室的黑暗清寂，心情更沮丧。

剩下可倾诉的人只有宛莉了，但宛莉交了男朋友，整日“阿靖”挂在嘴边。这个时间打电话去台北，恐怕阿靖也在，又要惹一身闲气。

何况对这热情冲动的妹妹，能够不惹麻烦，宛芸就感激涕零了，要她分担烦恼，恐怕还要一段时日吧！

但空茫的黑洞总要填满，她放了 cD，巴哈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，如流水般在高山低谷漫游着。她觉得自己来到一个空旷的大地，有晴朗的蓝天，花草都会唱歌。

她特别喜爱第三乐章，父亲也是。他们常在屋内大声放着，其中有一段以短音在每个音阶爬着，到了顶端，低音琴和大提琴先后出现，似一泻千

里的瀑布，令人心弦震动，如滑到一座绝美的伊甸园。

父亲一边听着，一边爱将年幼的她上下摇，到瀑布处再一抛，几乎触到屋顶，那真是童年最兴奋美妙的记忆！

在车上听又不同花样，父亲总在悬落的刹那，双手放开方向盘，举得高高的，等乐符荡平才重新展控车子，她仿佛经历一次飞升的经验。

她曾经多么崇拜他呀！他却轻易背叛，为了另一个女人。

A 小调又即将演奏到那段她又爱又恨的部分，尚未滑落，她就关上，并把白色的讷闻撕个粉碎。

逝去的東西，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

一大清早，名彦就来敲门，手上还拎着豆浆和饭团。

“今天我去照顾干妈，你就在家休息吧！”他进来就说。

“你不用做生意了吗？”宛芸问。

“开出租车就有这点好处，自己是老板，爱翘班就翘班，多爽呀！”名彦拿碗装豆浆，一边说。

“钱总是要赚呀！”她擦着桌子说。

“钱吗？我有的是。你以为出租车是我唯一的收入吗？那点只够我塞牙缝而已。”他大口吃起饭团。

宛芸仔细看他。这个名彦，小时候长得倒眉清目秀，功课也好过一阵子，怎么愈大气质愈糟，举止尽是流氓气了呢？“好了！别再看了！”他停止咀嚼说：“再看也挤不出你他妈的好学生书卷气。”“你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吧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“安啦！我林某犯天犯地犯人，就是不犯法。”他眨眨眼说：“而且犯了法又如何？本山人自有一套点穴和解穴的功夫！”“练武的人就有被废武功的一天，我看你还是趁早收山吧！”她说：“今天你就乖乖开出租车，我妈我自己照顾，各司其职。”“不行！再下去你就会变成一只大猫熊了！”他圈住两个眼睛说：“到时候你得改叫宛宛或芸芸，被送到动物园去了！”“别再耍宝了！”她笑着说：“你要去医院就去。不过我得警告你，自从知道我爸的死讯，她变得有些怪，你要小心一点。”“我倒觉得她脾气和气色好多了，好象心中卸下一块大石头。”他做个怪表情说：“瞧她，印堂上那块乌气消失了，人中的肌肉不再浮肿，以面相学来说……”“好啦！你又懂什么面相学了？”她敲他的头一记说：“还不快去，免得何太太又啰唆！”“我只是想逗你笑而已，你老是那么严肃。”他一脸认真说：“像你这年龄的女孩子，应该欢笑玩乐，每天吃吃咯咯笑个不停，哪是你这种样子？活像生在另一个星球，重力比地球多十倍似的！妈呀！这样算来，你有二百多岁了！”“林名彦，你再不走，我可真要生气了！”她紧抿发笑的双唇说。

“哇！两百多岁的大猫熊！”他走到门口仍夸张说。

送走这宝贝蛋，宛芸笑出了声。名彦本是很聪明的，但环境把他塑造不学无术的小混混；就像她，本是快乐无忧的女孩子，偏偏在生活下提早老化，仿佛一朵不允许盛开的花。

这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她留在家里，把房子上下清扫一遍，一下子就过了十点，正想打电话给上班的宛莉，突然门铃响起。

一个西装笔挺、带着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，拿着一张名片对她说：“我

是王复康，梁筑恩先生的律师，我们在电话中谈过，你一直不肯驾临我的事务所，我只好亲自来了。”“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”她不让他进门。

“你连你父亲的遗嘱都不听了吗？”他扶扶眼镜说。

“他十二年前就不是我的父亲了！”她冷冷说。

“梁小姐，我只是做我的工作，并不涉及任何恩怨，你让我完成我的职责，我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”他说。

宛芸只好开门，并以不愉快的口吻说：“请长话短说，我还要到医院看护我妈妈。”“有人喜欢看到律师，有人讨厌看到律师，但生活上偏少不了我们，不是吗？”他径自坐下，由公文包拿出一叠文件说：“你父亲过世以后，留了一笔钱给你和你妹妹，包括股票、存款和地产，总数是六千万元。”六千万元？宛芸瞪大眼睛，以学商的本能，马上连想到后面那七个零。虽然台湾钱淹脚目，天天耳内听的都及亿兆，但对她这小市民而言，六千万是个天文数目。

“他给我和妹妹六千万，那他的……太太和两个儿子呢？”她声音反应着震惊。

“他们继承绝大部分的财产和事业。”王律师顿了一下说：“你应该知道，这有大半都是梁太太娘家的。”“我很清楚那位‘梁太太’家多有钱有势。她就是用财富买走我父亲，硬生生拆散一个家庭的。”宛芸打断他的话说：“这六千万我不要，不仁不义的造孽钱我不收！”王律师看着她，一脸意外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六千万呀！不是一笔小钱，可以让你改善生活了！”“你喜欢，就送给你好了！”她干脆说。

“可惜我没有个富裕的爸爸。”他自嘲说，又转为正经：“你要不要，我管不到，每个月利息钱仍照存到共同帐户中，你随时都可以领取。”“共同帐户？”她一头雾水。

“你母亲一定没告诉你。”他说：“十二年前你父亲就为你和你妹妹开了一个户头，每个月存入一笔生活费。你母亲从不动，现在也有七百万左右了。”她竟不知道？这些年仅靠她母亲小学老师的薪资，她们很简省地活着。她因此得打好几份工才完成大学教育，妹妹五专的学费都很困难地筹措，而她们竟有这笔财富？“现在请你签名，表示你被通知了。”见她表情慎戒，他温和说：“这没什么，只是一道手续，你若不接受遗嘱，要直接和梁太太谈，我只能负责传话和协调而已。”她悻悻地签了名，王律师才收拾公文，起身要离去。

走到门口，他忽然回过头说：“你父亲很遗憾没见你们最后一面，他一直很想念你们。”“他离开的那一刻，就没有见我们和想我们的资格了！”她冷笑说。

“尤其是你，宛芸，是他最钟爱的女儿。”他仿佛没听见她的话般，继续说：“他常说你集天地之灵气，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子化身。”“我不相信！”她不为所动地说。

骗子！谎言！王律师走后，她仍不断在心里恨骂，再完美，也都被绝情的父亲一手破坏了。

这些年他愈成功，母亲就故意过得愈苦，彷彿要成为强烈的对比，生活才有意义。

七百万或六千万都是伤口上的盐巴，敌人吐到脸上的口水，母亲不要，她们姊妹自然也不拿。人虽苦一点，但至少是纯净的，没有受到污染的，不

是吗？

宛芸来到医院，名彦正皱着眉吃院方伙食，文娟却捧着一碗泡面津津有味地享受着。

“妈，你怎么能吃这个？”宛芸忙跑过来说：“你以前最恨我们吃泡面，说有防腐剂和添加物，会致……”“致癌，对不对？”文娟喝下最后一口汤说：“我一辈子小心吃喝，结果还是得癌症。其实我最喜欢吃零食、可乐、泡面的，只是强迫自己禁，也给你们做榜样，谁知道……”谁知道保不住婚姻，也保不住命。以前父亲最爱偷买些色香味俱全的“不健康”食品，为此常和母亲争吵。

“现在我看开了，反正再活也没多久了。”文娟说：“我刚刚才听名彦说些佛书道理，人事无常，不必执着，是很有道理的。”“你又胡扯什么了？”宛芸瞪著名彦问。

“不过一些金刚经、华严经，粗浅入门啦！”他一派无辜。

“你懂得吃斋念佛？天会下红雨！”宛芸说：“还不快去开车做点生意才是正‘经’。”“哇！干妈，宛芸好象我车行老板呀！”名彦叫着。

总算在一片笑闹中把名彦请走。宛芸仔细看母亲，她满脸红光，似乎一夕间胖了起来，还有精神和大家说笑，这是几个月来没有的现象，教她不知该高兴，还是担忧？不过六千万的事情仍不能透露，免得她太激动了。

“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宛莉？她都两个礼拜没有来看我了。”文娟说：“再不来，怕最后一面都见不着啰。”“妈，你老说那么可怕的话。”宛芸拍拍枕头说：“妹妹工作忙嘛！不是说老板很器重她吗？”“她那孩子还不是闹着玩，何曾认真过？”文娟躺在床上说：“我看是谈恋爱谈疯了。上回的那个阿靖，说家世多好，人又多英俊潇洒，也不带来给我看看。”“才认识两个多月，还太早了嘛！”宛芸说。

“你是大姊，一向比较聪明理智，一定要多照顾宛莉，以后就你们姊妹俩相依为命了。”文娟心有所感地说：“告诉她，别太相信男人，男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，尤其是愈有才干的愈无情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‘最恨多才情太浅’，我的一生就因此被误掉了。”宛芸不回答，只忙着清理工作。

“你和宛莉都受过教育，学有专长，不一定要结婚，反正都是注定孤独老死，又何必受那些穿心的痛苦呢？”文娟说着，眼角泛起泪水，声音逐渐变小。

“妈”宛芸轻轻替母亲盖上被单。

“你总是不说话，宛莉在就好了，至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”文娟看着窗外说：“想想我这辈子就剩你们两个，我累了，也老了。”文娟闭上眼，两行泪缓缓落下。宛芸替她擦拭，她微微摇头，溢出一声轻叹。

剩下的一天，文娟都昏睡着，四周十分安静，连同房的病人及进出的护士、访客，都没有平常的喧哗。

宛芸觉得不安，一回家也不顾是夜里十二点，就打电话去台北给宛莉。

铃声响了许久，宛芸靠在沙发，让它持续催着。不知是第几十声，才有一个极不耐烦的男人怒吼着：“可别告诉我，你拨错电话号码了！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”“十二点。你又为什么不回家？难道你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三更半夜还赖在我妹妹那儿不走？”宛芸的口气足以冻死一只南极企

鹅。

对方咕噜着模糊不清的咒语，把话筒一摔，宛芸耳中传来一记闷响。没多久，匆匆的脚步声，接着是宛莉急促的嗓音：“姊，是你吗？那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”“你也晓得晚了？”宛芸忽然怒气说：“你一个单身女子，这时候还有男人，像什么话？”“那只是阿靖而已嘛！”宛莉说。

“阿靖是谁？是你丈夫还是兄弟！他若真的在意你，就该顾到你的名誉呀！”宛芸说。

“好啦！别说这些了！他马上就要走了。”宛莉很乖顺地说：“姊，你到底有什么急事？”“妈想见你，要你这个周末回来。”宛芸说。

“这个周末呀？！不行耶！我要和阿靖去高雄谈生意。”宛莉很歉疚地说。

“谈什么生意！你和他又不同一家公司。”宛芸完全不信。

“可是我们有一笔合作计画呀！”宛莉说。

“你只是个秘书，计画没有你不会垮吧？！”宛芸稍稍和缓说：“你前两个礼拜都有藉口，这星期不回来就太过分了。妈知道爸死的消息，情况不太好，你至少回来一趟吧？！”“可是……”宛莉迟疑着，彷彿有人在那端耳语。

“不然你叫阿靖顺道绕到台中，在医院待个五分钟、十分钟也可以呀！”宛芸又想骂人了。

“不行耶，阿靖最怕医院的味道，他从来不上医院，说会过敏。”宛莉说。

“鬼扯蛋！一派胡言！他难道不生病吗？他的亲友都是死不了的神仙吗？”宛芸生气地说。

“姊，别咒人家嘛！”宛莉哀求地说。

“我告诉你，星期六早上我就到你公司逮人，这个周末你非回来见妈妈不可！”宛芸决绝地说：“不然我就闹到你们经理室，问他为什么三番两次阻碍人家骨肉团聚？这种公司不待也罢！”“好啦？！姊，我回来就是，别那么凶嘛！”宛莉告饶地说。

宛芸挂上电话，仍气愤难消。

她当初就不该答应宛莉上台北找工作。那五光十色的大都会，处处陷阱，连经验丰富的人都难免失足，何况涉世不深的小女孩呢？而且宛莉一向热情无心机。记得小时候，她总把家里的东西送人，一头热地交朋友，别人使坏她也看不出来，吃了亏就回家哭诉，哭完再继续被骗。

看到妹妹，宛芸相信人绝对是“本性难移”，有了既定的天性，命运就锁在那条路上了，就像玫瑰的枝绝长不出百合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到宛莉一上五专，开始交男朋友，她这个姊姊更是陷入一团混乱。

即使身隔台中和台北，她也可以嗅出阿靖浑身的狼味。只是母亲生命垂危，她实在分不开身，但愿宛莉能在一夕之间长些智能，开窍起来！

她正梦着，一片暗影，突然灭一下，又更暗了！比深黑更黑？这是什么理论？父亲离家后，她就常作这种梦，熄的既不是灯，大概就是灵魂深处的光吧！

远方有铃声响着，穿透宛芸在幽冥处的自我对话。她猛地坐起，心脏狂跳，像大祸临头般哆嗦。

“宛芸！你妈没有呼吸了，医生正在急救，你快来吧！”何太太在电话那头说。

她抖到牙齿打颤，衣服都扣不好，爬上顶楼叫名彦，鞋也落一只。

她狂敲着门，附近的狗都跟着乱吠。

“他妈的，叫阎王爷吗？”名彦光着上身，只穿一条内裤，一脸杀气地来开门。

“我妈 我妈没有呼吸了！”宛芸一见他就说。

名彦一听，立刻穿衣穿鞋，两人火速离去，留下一个披着透明黑纱的性感女人，站在客厅中莫名其妙。

在出租车内，宛芸更冷，牙齿都咯出声来。她希望哭一下，至少眼泪是热的，但双眸好干涩。

“不会有事的，不是有人停止呼吸又活过来的吗？”名彦说，不若平常的稳定。

宛芸只一径瞪着电子钟的绿色萤光，清晨三点三十二分。

“糟了，我忘了通知宛莉了！”她突然叫着。

“我待会儿就打！”名彦说，并加快马力。

“难怪她今天精神会那么好，原来是迴光返照。”她一开口，似乎便停不住。至少说话时可吐出些热气。

“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！”名彦急急说。

“我一直有预感，爸爸死后，妈就了了一生最大的恨事，像瀑布激怒而下，远了，平了，然后流不动了！”宛芸轻轻说，脑中响起那首 A 小调第三乐章。

“宛芸，这时候别做诗，会乱了我的方向感！”名彦说，屁股仿佛坐不住。

加速的引擎声在静默的夜里显得隔外刺耳，无车、无人、无灯，如一座荒芜的死城，只有红绿灯明灭闪着，那光芒似比他们这辆幽灵般的车更具人性。

她永远记得那个夜，如在阴阳界上奔驰。

他们到医院时，医生已宣布急救无效。母亲结束了她爱恨交集的一生，享年四十八岁。

宛芸想，母亲的魂魄会真去找父亲吗？两人在黄泉路上翻旧帐，又要怎么没完没了呢？至少她听不到、看不见，不会再揪心地难过了。

那是一个小小的葬礼。母亲的亲人，关系疏又路途远，只寄来奠仪，来吊唁的大半是母亲生前的同事。

宛莉的朋友来了几个；宛芸则因大学一毕业，就全心照顾母亲，什么人都没有联络，在场最忙的是名彦，他事事包办，像儿子般送终。

母亲的遗体火化后，她们姊妹回到家中。哭得红肿的双眼，看世界似不太相同，每样东西仿佛都被浸泡过，浮肿又褪色。

客厅里只有静静的往生咒梵唱声，烛烟在灵堂前绕着，母亲在照片中的凝视显得很茫然。

她们大半的时间就是折冥钱，简单的是元宝，复杂的是莲花和纸鹤，这令她们心情平静不少，角落已堆了不少她们的“作品”了。

两人都是一身黑衣，头夹白纱。宛芸是直直的长发，习惯扎起，露出一张秀气淡净的瓜子脸；宛莉及肩的发则烫成外卷，爱哭的眼下有窝，爱笑的唇上扬，看来明朗活泼。

她们并不像，只有在转头的瞬间，找到眉眼间的相似。

宛莉忽然想到什么，由皮包拿出一叠钱说：“这是阿靖拿来的，他叫我们要节哀顺变。”“他既然和你那么好了，为什么不亲自来祭拜妈妈呢？”宛芸淡淡看一眼说。

“算命说他今年流年不利，忌婚礼和丧礼，所以就不来了。”宛莉不安说。

“医院会过敏，婚丧礼会倒霉，我没见过这么怕死又啰唆的男人。”宛芸冷笑一声说：“他大概连自己的婚礼都忌讳吧？今年忌，明年忌，永永远远都忌，那真是个好理由。”“姊，你又没见过阿靖，不要把你对男人的偏见都加在他身上，好吗？这是不公平的。”宛莉抗议说。

“我凭直觉就知道阿靖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！”宛芸说：“不必我偏见，他本身就是个偏见的来源。”“他的条件那么好，又有一大堆女孩死缠他，不花也被人说花了！”宛莉急忙说：“可是他本人真的很好，温柔又体贴。他说认识我才明白什么叫爱情，他的眼睛再容不下别的女孩。姊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棒，我的生命一下亮了起来……。哎呀！”

我也形容不出，你又没有恋爱过，怎么能体会呢？”看妹妹陶醉的神情，宛芸无法再苛责，只能说：“我只希望你不要被爱冲昏了头，偶尔也要站在一段距离外理智地分析，看看他是否诚心诚意！”“他若不是诚心诚意，又为什么花那么多心思在我身上呢？”宛莉眼眸晶亮地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他们柯家是北部的望族，地数不清，有自己的家族企业。阿靖一个堂堂的柯家少爷，有那么多女孩他不睬，偏偏和我交往，能说不爱我吗？”“如果他是存心要玩弄你呢？据我所知，有钱的少爷都是风流成性的！”宛芸浇她冷水。

“风流少爷也会有被驯服的一天呀！他说我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奇迹。”宛莉辩着：“而且他是‘顶方投资集团’的总经理，每天忙得要命，他才没有闲工夫去‘玩弄’任何一个女孩子呢！”“那可不一定，有钱少爷癖性不少，有人爱收集骨董车，有人爱打高尔夫球，就有人爱当采花贼。”宛芸说：“妈生前告诉我们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吗？”“你和妈都是一国的，都恨男人，这是不正常的心态！”宛莉气馁地说：“还有，你们老认为我笨、我滥情，但我活得比你们快乐！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，阿靖就是我这生的白马王子，我绝不会轻易放弃我的幸福！”“宛莉，我是为你好！”宛芸加重语气说。

“为我好，就别说打击我的话！”宛莉倔强地说：“我知道自己一向没有你优秀漂亮懂事，但不表示我就没有人爱吧？”宛芸聪明地开上嘴，扯到这个心结上，宛莉一定又会落得一把眼泪、一把鼻涕。依宛莉的脾气，不自己去碰个钉子，绝不会死心，但阿靖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她走到灵堂前，拈了两炷香，虔诚地拜着，希望母亲在天之灵，保佑她们这封孤苦零仃的姊妹，一路平顺。

元宝、莲花、纸鹤烧了，土黄转焦黑，墟灰上有红艳的火苗和灿金的星点，在吹入的风中，像一幅吊诡的画。

第二章

寒流来袭，宛芸不小心就染上感冒，而且还相当严重，什么 A 型 B 型的混合种，整天觉得两国细菌在她身体内打架。

即使头重脚轻，她仍撑着去上班。这是她正式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，虽是小小的外贸公司，她也不愿意在第一个月就频请病假，否则人家会以为她是红鼻子的林黛玉。

幸好每天有名彦接送，让宛芸免挤公车之苦，怪的是，他竟没有被传染到。

“这就是吸过安非他命的结果，细菌也怕中毒上瘾，不敢来找我！”名彦得意地说。

“你一张嘴就会胡说八道。”宛芸说。

“不是吗？要不然这细菌就是四大美女型的，专找你这种漂亮女孩下手，它们见到我只有没命狂逃啦！”他更乱扯。

“谁说的？难道我们胖老板也是美女吗？”宛芸笑着说：“他可也病歪歪的！”“哇！我的妈！那些细菌还是瞎了眼的！”他叫着。

宛芸差点笑岔了气，咳了半天。

“对了，好象很久没看到宛莉回家了！”名彦问。

“还不是整天和那个阿靖泡在一起！打电话说不清，我又没空去找她，过阵子有圣诞假期，非去看个究竟不可。”宛芸很无奈地说。

“那个阿靖到底是何方人氏？魅力这么大，把我们小宛莉迷得团团转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姓柯，是个有钱的阔少爷，有个总经理头衔。他接过我一次电话，声音很嚣张，听起来很令人讨厌。”宛芸说。

“要不要我叫几个兄弟去查他的底，顺便教训他一顿？”他建议。

“拜托！我在赶狼，可不想又引进一堆狐呀狗呀，我还不想吃官司坐牢呢！”她连忙说。

“噯！这误会可大了，我们不过是一群牧羊犬和小白狐而已，很可爱的！”他苦着脸说。

“你们可爱，其它人就是带光圈的天使了！”她笑着下车，眼前就是她的办公室。

也许是名彦的一席话，她整日都有心神不宁的感觉。尤其是打电话到宛莉的公司，竟说请了病假；再拨号码到公寓也没有人接，她更忧心忡忡。

难不成宛莉也感冒了或者溜班和阿靖跑出去玩了？她加班到七点，一回到家就被冲天的电话铃声吓到。她半跑着，脚差点扭到。

“喂！”她喘着气说。

“姊！姊！是我，我好难受，你快来救我！”宛莉在那一头央求着，带着明显的痛苦。

“宛莉，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”宛芸紧张地问。

“我好不舒服，你快来嘛！”宛莉只是哭。

“好！我马上来。你在家吗？……阿靖没有陪你吗？”宛芸想再问清楚些。

一提阿靖，宛莉哭得更凄惨，她叫：“别提那个混帐王八蛋了！我恨他，我恨所有姓柯的人……。姊！你说对了！他是采花贼！姊！你快来呀！我觉得自己快死掉了！”“宛莉，你有受伤吗？你可别做傻事呀！”宛芸急坏了，但那儿只是低泣，她又说：“等我，我立刻就来！”她放下电话就往顶楼冲，

敲没三下，名彦就来开门，他穿著新衬衫、新裤子，头发梳得闪亮，客厅还坐着一位盛装美女，一看就知道是在约会。

“对不起，名彦！宛莉出事了，一直哭叫，你能载我到台北吗？”宛芸顾不了许多，直接说。

“出事了！出什么事？”他马上说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好象阿靖变心了，我怕她会做傻事！”宛芸急急说。

“我们现在就出发！”他拿了外套就说。

“可是你……你的朋友……”她有些迟疑。

“阿娇是老朋友，不会介意的！”他说。

客厅的女孩在听到名彦的解释后，并不很高兴，一直嘟着嘴看宛芸，一脸怀疑，宛芸只能歉疚地笑笑。

黑夜在高速公路上奔驰，令宛芸想起母亲死的那一夜，内心的寂冷恐惧，阴阴地攀在她的每一根神经。天呀！她明知阿靖有问题，就早该插手，而不是坐视不管。若宛莉有什么不测，她该如何向九泉下的母亲交代呢？一路上，名彦都往好处讲来安慰她。她只希望他开更快，不再叨念他超速及随意换车道的坏习惯。到了台北，她很讶异没有警察盯上他们。

他们到宛莉的公寓时，里面一片漆黑，充满烟味，每扇窗都开着，帘子鬼魅般飘着，四周冷得冻人。

“宛莉，你在哪里？姊姊来了！”宛芸叫着。

有一个身形蜷缩在床上，宛芸摸到开关，灯一亮，才看见棉被边缘露出一来黑发。

她心惊地去掀翻，又怕出现不敢想象的情景。

“宛莉……”宛芸小心叫着。

“关掉灯，我受不了亮光！”宛莉在被里闷喊。

名彦立刻照办，但客厅的通明灯火依然射入房内，足以让人看清眼前的一片混乱。

至少在衣堆被堆里的宛莉没事，宛芸松了一口气，很温柔的说：“我来了，你别难过，有什么委屈尽管对姊姊说。”宛莉终于露出个脸，红肿的眼一看见门口的名彦，马上嚷着：“叫他走！我恨男人，天下男人都是混蛋！”名彦双手一摆，踱了出去。宛芸轻柔地拭着妹妹颊上的泪痕，又惹出更多的伤心，幸好她有备而来，把名彦车上的一盒面纸都带来了。

“姊，你为什么不骂我？当初我鬼迷了心窍，不听你的劝，如今自作自受，你该骂我活该才对呀！”宛莉擤着鼻子说。

“该骂的是那个阿靖，你已经够难过了，我怎么忍心再说你呢？”宛芸尽量平稳情绪：“现在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“实在太丢脸了，我觉得自己好肮脏、好下贱……啊……”宛莉蓦地抚住肚子，叫了一声。

“宛莉，你怎么啦？！你没乱服什么……安眠药吧？！”宛芸抓住她问。

“姊，我说了，你别骂我好吗？我本来想瞒住你的，但阿靖竟然背叛我，我实在没有人可投靠了。”宛莉说。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宛芸冷静地问。

“我……我三天前去堕胎了！”宛莉嗫嚅地说。

宛芸往后退一步，一时无法接受。“堕胎”在她生活中常听也常见，但怎么会发生在善良易感又天真无邪的妹妹身上呢？母亲会怎么说？她才过世几个月，一向宠爱保护的么女竟出此事，她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

面对宛莉惊恐的表情，宛芸达一句责备的话都吐不出来。

“姊，我知道我错了！但我绝不是你想象中的坏女孩。我到台北来，一直很洁身自爱，我朋友同事邀我去酒吧舞厅，我都拒绝的！”宛莉抽了一张又一张的卫生纸，哭着说：“我以为阿靖是不一样的，他的眼睛看到我总是发亮，我第一次遇见他就爱上他了！”

就是那种触电的感觉，然后就掉入漩涡中无法自拔了。”“宛莉，不是我老古板，你才认识阿靖多久？不到几个月吧？！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怎么就把身心交给底细都不清楚的男人呢？”宛芸痛心地说。

“姊，你不了解那种情况，阿靖太会说话了！他说他好爱我，对我情不自禁，我不忍心他因为爱我而受苦，所以……所以就答应他的一切要求……，没想到就怀孕了！”宛莉蒙着脸说。

“男人千篇一律的伎俩！”宛芸咬着才说：“是阿靖强迫你去堕胎的？”

“他很生气，骂我不懂避孕，又说他没有结婚和做父亲的心理准备。反正他好凶，说我不去堕胎，我和他之间就算完蛋了！”宛莉抽噎着说：“姊！我知道堕胎不对，但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……，我觉得世界整个颠转过来了，一直又害怕又后悔……”“阿靖带你去堕胎的？”宛芸握紧双手说。

“嗯……那真是个恐怖的地方，我像被屠杀了一遍。最混蛋的是阿靖，他送我回来以后就避不见面，连大哥大都关掉。”宛莉抱着肚子说：“今天早上我去公司找他，竟然被狠狠羞辱一顿，还被警卫拖出来，丢脸透了！我巴不得自己当场死掉算了，我简直成为台北市最大的笑话，每个人都在嘲笑我！”“你见到阿靖了？”宛芸愤愤问。

“没有，他们不让我见。他们说……，阿靖告诉他们，孩子不是他的……，他们看我的眼光，就好象我是个……妓女。姊，我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一向很乖的，我只不过爱一个男人而已，用我的真心，他们却……”宛莉哇一声，又全然崩溃地哭起来。

“宛莉，别哭，姊会去帮你讨回公道的！我一定要把阿靖抓到你面前来，要他付出代价的！”宛芸抱着妹妹，心里烧着一把火，狠狠地说。

想想宛莉的耻辱，想到宛莉的悲痛，想到年轻纯洁的她躺在那污秽的手术台上……在在刺戮着宛芸的心。但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，她不可以加重妹妹的刺激，事情必须一步一步来。

“宛莉，擦干眼泪，妈一向要我们坚强，不是吗？”宛芸的声音已恢复冷静。“告诉我，你肚子还不舒服吗？医生有没有给你止痛药？”“有，可是不知扔到哪里了。这几天像一场恶梦，我病死也是活该的！”宛莉自弃地说。

“别胡说，这根本不是你的错！”宛芸婉言说：“堕胎就和生产一样，也是要补的。

我明天就去中药店问，你吃一吃就会恢复精神，人世不会那么悲观了！”宛芸很快地收拾房间，并在一堆衣物下找到药包，给宛莉服下。

“姊，你总是那么理智，有你在真好。”宛莉在药效之下，半睡地说。

宛芸来到客厅，名彦正歪在沙发椅上打瞌睡。

“喂！你还有心情睡觉？”她用力推醒他。

“哦！”他打个大呵欠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宛芸简单地把事情说一遍，提到‘堕胎’二字时，仍有一份恶心感，极不舒服。

“妈的！我该找几个兄弟去扁了他或阉了他。”名彦激怒出一脸横肉。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不想惹你那些兄弟，免得事情没摆平，还惹一身狐骚味、狗骚味！”她瞪他说。

“宛莉也真笨，就白白被那小子玩了？她不是看过‘女王蜂复仇记’和‘致命的吸引力’吗？对方狠，咱们要比他更狠，非闹得他天翻地覆、跪地求饶不可！”他说得起劲。

“你以为这是在演电影呀？！”她打他一下：“都是你们这些男人害的，全是些衣冠禽兽。你不是也常做这种带女人去堕胎的事吗？”“嘿！那不一样！是那些女人带我去的，要我去付钱。”他避开她的第二掌。“而且我从不招惹像宛莉这类的良家小妹妹。”“结果还不都一样！全是一丘之貉，五十步笑百步。”她愤怒地说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！”“喂！别把气出在我身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现在要怎么办？”他小心问。

“我当然要把阿靖揪出来，管他是上了天、还是入了地，我要让他给宛莉一个明确的交代！”她说。

屋内的烟味已淡，宛芸走了两步，发现一个铁筒内有烧焦的照片和信件，已看不出原形。

“看！我找到这个。”名彦说。

他递过来一页粉蓝有花的信纸，上面用粗重的笔墨写着叠乱的“恨”字。还有一张名片，名衔是“顶方企业集团总经理柯靖宇”，下头还列着一些关系公司，都被宛莉划个大大的x。

柯靖宇，她心中恨念着，她绝不会让他逍遥在责任道义之外的！

宛芸在妹妹床边打了一夜地铺，早上起来浑身不对劲，仿佛感冒又更严重了，整个人又热又肿，舌头都不听使唤。

趴在沙发上的名彦还在睡着。她推叫他，想让他去买些中药，却发现喉咙挤出极沙哑难听的声音，像晶亮的金属片一夕间生锈溶蚀。

名彦揉揉眼睛，转头看她，突然像见到鬼，大叫：“哇！我的妈！你怎么变这样？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来，从没见你那么丑过。”她赶忙飞奔到镜子前，只见她脸胖了起来，双眼肿成一条线，鼻子更红得可以当小丑。

“哇！那细菌真绝，可以把西施变东施，真是面目全非呀！”名彦跟在后面哇哇大叫。

“你还笑！”她沮丧地说：“一定是这里的地板有什么东西让我过敏，以前也有过，一、二天就好了。”“你这样还能出门吗？”他笑着问。

“当然能，我再肿两倍都比你漂亮。”她用已变得粗嘎低哑的嗓音说：“我今天若不去‘顶方’，气实在消不下去。开始行动吧！做事要一鼓作气。”他们买药熬药，喂宛莉吃下，已经过十点了。宛莉似乎平静许多，送他们出门前，悲哀的眸子中带着希望的光芒。

外头实在冷，超级的大寒流，宛芸穿毛衣加大衣，包得和北极熊一样肥胖。头戴著名彦的毛线帽，脖子有围巾，耳朵、眉毛、嘴巴、鼻子所属的半个脸全遮住了，只留下双眯眯眼。

“哈！你可以去抢银行了！我保管干妈在世都认不出你来了！”名彦逗着她。

“我警告你，我现在可没有心情开玩笑。如果你要耍酷，就离我还一点。”宛芸说，语气像黑手党的教父。

他们来到新兴的商业区，远山蒙蒙的，和苍白的天连成一气。宛芸呵呵双手，她没带手套，因为需要打耳光时，可以又快又准。

“顶方企业”四个大黑字，就镶在一栋极现代流线的白色大楼上，十几层外正有工人在擦窗，这种冷天，滋味一定不好受。

依宛莉的经验，要见到柯靖宇还真不容易，大楼里有总机小姐和警卫，要混进去还得花点脑筋。

“我只好在我的美男计啦！你趁警卫不注意时溜进去。”名彦说，他非法进入的事做多了，很有经验。

他果真眯着一双桃花眼，去和小姐闲扯淡了。宛芸抓到一个机会，快速通过。她不搭电梯，在楼梯间等名彦演完戏。

“好啦！我查到了，柯靖宇在十一楼。”他得意说。

“他真的相信你是擦玻璃工人吗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不信！我告诉她我是清洁公司的老板，她才相信，瞧我一表人材呀！”名彦半正经说。

宛芸不再理他，径自往上爬，到了五楼才改搭电梯。

十一楼铺着美丽的浅灰地毯，一间大会议室，安安静静的没有人。往左走，几张桌子都有茶、咖啡，但不见人，原来是近午餐时间，大家溜得真快。

她刚才打电话查询过，柯靖宇还在办公室。

终于到了总经理室，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秘书正在一张大扇型桌前忙着。

“请问你们找谁？”她一见奇装异服的宛芸和名彦，便很机警地问。

“我们找柯靖宇，就是门后的柯总经理。”名彦说。

“你们有预约吗？”女秘书已觉得情况不对。

“我们梁氏企业向来不预约的。”名彦跨到秘书身边，防止她用电话。“你们老总欠我大姊一笔债，感情的债，她来追讨的。没有事，也不是绑架，你别大惊小怪，免得酿成大祸，大家都过意不去。”宛芸瞪他一眼，讨厌他一身的江湖腔，容不得自己再退缩，她打开那扇橡木门，又用力关上！

这一响，惊动了桌后正在按计算机的人，他抬起头来，宛芸不禁有些昏眩。

天呀！他可真帅呆了！

宽额下的浓眉微皱着，那双聪明的眼睛，宛莉怎么说的？会发亮或者会说话？反正直直看向她，令她想展开蒙娜莉莎的微笑。

“我和你有约会吗？”他瞥一下表，用低沉的声音问。

约会？宛芸有飘飘欲仙的感觉，难怪宛莉会那么迷他，他简直是白马王子中的白马王子。

印象里，阿靖怕医院、避葬礼，做什么事都畏畏缩缩，唯一的对话中他又那么粗鲁、没水准，怎想到会有眼前的架式呢？都市丛林中的大宝座，宝座上的王……“小姐？”他再问一次。

“哦，我……”围巾下的唇动着，那仿佛男孩变音中的破碎嗓门，让她出迷惑中惊醒，立刻想起她的目的，于是很凶地说：“我是梁宛莉的姊姊，你对我妹妹始乱终弃，极端不负责任，我今天就是来讨个公道的！”“梁宛莉？”他一脸空白。

“别告诉我，你不认识她！她四天前才为你去堕胎，人奄奄一息地躺在

床上，这种人命关天之事，你还想否认吗？”宛芸因他的表情回复了全部的愤怒情绪，这个“王”顿成了她非铲除不可的“恶魔”了。

“哦！那个梁宛莉，昨天才来公司闹的，今天又来一个！呃，疯狂的姊妹！”他站起来，玉树临风，却吐着鸟气：“我敢保证，那孩子不是我的，我是何靖宇，你弄清楚了没有？”“没错！就是你，柯靖宇，该死的采花贼！”她吼着。

“我劝你最好先回去问问你妹妹，到底谁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？这种事可不能乱栽赃，一下说是张三、一下说是李四！”他的眼睛冷硬起来，手准备去按电话内线。

“你这丧心病狂的混蛋，竟敢这样侮辱我妹妹？！她只是一个纯洁的二十岁少女呀！”她太生气了，身体向前，一下就把电话及一些文件甩到地上。

“纯洁？哈！”他冷笑一声：“我不知道你们‘纯洁’的定义是什么？或许对你们而言，和一个男人上床，就和很多男人上床是一样的吧！”宛芸全身冒火，他正巧站出来，她毫不犹豫扬起右手来，但他极快速接住，那股痛感，使她本能往他手腕咬下去，他才放开。

“我受够这些了！”他面色铁青道：“不是今天这个来，就是明天那个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妹妹不是第一个来闹的，上次是个舞蹈老师，再上次是个美容师，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！只怪你们太愚蠢无知、爱慕虚荣，一切都是自找的！我真不懂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笨女孩，还前仆后继的，不知检讨！”宛芸站在茶几前，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天下竟有如此缺乏道德良知又无耻至极的人？！

他简直把女人看扁了，全不当一回事，他难道不是女人生养出来的吗？亏他长得一副英挺伟岸之貌，内心却是腐烂污浊无比，一种完美被毁坏的悲伤存在，像父亲、像她……他一步步逼近，宛芸看茶几上的一束百合花，纯白无瑕地令她反感，她顺手拔起两朵，开始撕着那柔软的花瓣，一片片有水的润泽，恍若沙漠的雨露，渗入毛孔中。

随着她的“落跑”，花尸落一地。他如豹一跃，由背后截获住她，隔着厚厚的衣服，她仍可以感觉他的臂力，像铁链般紧匝她的腰。

“放开我，你这禽兽！”她踢叫着。

“瞧你一副不男不女的样子，倒还有曲线嘛！”他的嘲讽中不含笑意。

门一开，他将宛芸“拎”到外面，看见秘书在名彦的控制下脸色惨白，便放下她，冷厉地说：“原来你还有个同党！”宛芸如一具破娃娃，陷在自己累赘的衣物里面。她从未受过这种奇耻大辱，再也顾不了原则，对名彦叫着：“揍他！他根本不是人！”名彦一个阵式摆上来，拳头就对着柯靖宇袭来。柯靖宇两手一档，身一低，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，把名彦反身扣住，像个弯腰大虾米。

“我练过柔道、空手道，具有黑带资格。你若想拄拐杖或吊手臂，尽管明说，我都会把你伤得恰恰好！”柯靖宇脸不红气不喘地说。

“放开他！”宛芸奔过去，想分开他们两个，结果手又被抓牢。

这时秘书按铃叫的警卫已匆匆跑上来，柯靖宇将他们一推，恰在两名警卫的掌控中。

“我们大楼的门禁太不森严了，闲杂人等都可以跑上十一楼，太不象话了！”柯靖宇生气地说。

“总经理，对不起，今天有些清洁工人，所以……”一个警卫说，看到

柯靖宇的脸色，声音小了下去。

“要不要叫警察呢？”秘书一旁说。

“不必了！这些混混还不用劳动警力。”柯靖宇转向宛芸说：“不过下次要脱身就没那么容易了！若你们不想吃牢饭，就离‘顶方’远远的，明白吗？”宛芸死瞪着那张俊脸，偏眼睛浮肿，帽檐又猛压下来，没办法再瞪更大，效果就差了很多。

名彦嘴里嚷着一些脏话，宛芸很勉强从刺痛的喉咙中发出声音说：“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！到时你上刀山，我就磨尖刀；你下油锅，我就搨猛火；我会……”她说到一半，才发觉那是母亲诅咒父亲的话，竟由她嘴里吐出，像藏在她内心的一缕还魂幽灵，令人丧胆。

警卫很不客气地将他们推出去，宛芸挣扎着说：“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！”“慢着！”柯靖宇喝一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要钱，看样子你们也有需要。这里是五万元支票，足够疗养你妹妹爱情的创伤吧？！”这太过分了！宛芸一把火由脚底烧到头顶，她慢慢接过支票，再一条条撕掉，翘着兰花指，像对那两朵可怜的百合花一样。她用极倨傲冷漠又极粗嘎的感冒声音说：“不必了！你那米粒大小的良心或许只值五万块钱，但它不配我妹妹的一根头发，更不用说你所杀死的一个小生命了！”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

吃午餐的人回来了，对着他们指指点点，彷彿面对变态一般。她可以体会到宛莉昨天所受的羞辱了，但她完全不在乎，她满脑子所想的只是柯靖宇，恨不得此刻来场大地震，让千万吨的钢筋水泥都压到他身上！

一上出租车，名彦就喋喋不休，提出各种残酷的凌虐手段来对付柯靖宇，以求精神上的报复与发泄。

宛芸没像往常一样阻止，只默默听着，在心里闪过那些画面。但很奇怪，在那些惨状中，柯靖宇始终带着玩世不恭的笑脸，如不死的超人，一点损伤他没有。

回到公寓，宛莉已坐在沙发上，一脸期盼地等他们。

“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见到阿靖？他说什么？”宛莉急急地问，有些喘气：“一切是不是误会？是不是柯家人在搞鬼？”天可怜见，宛莉竟然对那根本是一场玩弄的爱情还不死心，但见过柯靖宇本人的宛芸又能说什么呢？“别提了！那家伙彻底不是人！他炫？他酷？比我还不如嘛！呸！什么东西！”名彦只会骂人。

“你们见到阿靖了？”宛莉拉着姊姊问。

“他一样不承认孩子是他的，还说你太愚蠢无知。”宛芸轻轻说。

“所以你们没有帮我讨回公道？”宛莉跳开说：“那我不是白白牺牲了？我的爱情和信念，甚至我的身体和孩子？”“宛莉！”宛芸耳中充满疯狂的哭声。

“我是凶手！我是白痴！”宛莉看着自己的双手狂喊：“果然没有人会爱我！我笨、我不好，爸爸当年要带的是你，妈妈夸奖的是你，名彦崇拜的是你。而我只有阿靖，他居然骗我毁我，我从心底被掏空了，而你们什么都要不回来？！天呀！……”名彦拦着再度要冲向姊姊的宛莉。

宛芸觉得头浮了起来。一夜的奔波，未愈的病体，透支的体力和柯靖宇的刺激，她再受不住了，整个人往椅子上软软地倒下，肿白的脸像死亡了一样。

二月天的阳光淡淡的投射在医院的长廊上，像一条遗落的方巾。

宛芸坐在椅子上，等着和赵医师谈话。

宛莉回台中两个多月，尝试自杀过两次。第一次吞安眠药，获救后大哭大闹；这次是割腕，及时发现，但她醒来后却不言不语，人也故意不认得，像得了自闭症。

谁也没料到那么严重，因为宛莉从不是那种执着又钻牛角尖的人。岂知一次感情的失足，就有如此难以收拾的后果？她这些日子的哭诉全都集中在父亲、母亲、姊姊，对他们猛攻击，对家庭猛批判；阿靖仍是白马王子，只因为荆棘太多未出现而已！

宛芸这才明白，父母婚姻的悲剧也在宛莉心中画下极深的伤口。宛莉的热情、易受骗，不是天生的个性，而是病征，就像她的撕花瓣。带菌了许多年，一旦受到感染，就全面性并发。

宛莉会不会以疯狂来做为对人生的抗议呢？五分钟后，宛芸进入诊疗室。赵医师是个年轻的女心理医生，她们已经有多次的讨论了。

“我们做了一些测试，你妹妹有精神分裂的倾向，但只是倾向而已。”赵医师说：“只要她不再自杀，或没有机会自杀，会慢慢痊愈的。”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必须二十四小时看护她？”宛芸问。

“而且是专业看护。”赵医师拿了一份资料说：“这里有一家疗养院，很适合你妹妹这种情况。”“是精神病院吗？”宛芸反感地问。

“不！只是疗养院，现代紧张生活下的产物。”赵医师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像忧郁症这类的疾病，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死亡原因了。疗养院就是纾解压力的地方，预防胜于治疗，很多健康的人都去呢！”宛芸翻了一下，费用贵得吓人。

“这是唯一的问题，因为并不普及，还满贵族化的。”赵医师说：“如果你有困难，他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。”宛芸想到父亲留下的那笔钱，他率性种下的病因，此时不用他的钱，更待何时？于是她说：“钱没有问题，请立刻替我妹妹安排。”正填一些申请表格时，赵医师突然说：“梁小姐，恕我多言，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了。”“我？”宛芸抬起头问。

“我们谈过不少话，我知道你是自律极强的人，也懂得自我治疗。但你累积的压力绝不亚于令妹，而且有一件极大的事困扰你，你必须有个发抒的管道，一味自立自强不见得好，没听说过‘刚则易折’吗？”赵医师笑笑说：“我是不是太多嘴了？没办法，职业本能。”整天宛芸一直想着赵医师的话，她是有一件“极大的事”，就是那吃人不吐骨头的柯靖宇！

她总是会想到他，尤其梦里更嚣张，他老是高高在上，一副嘲笑的脸，每次要伸手去打，不是手麻痹无力，就是拍到他脸上像一片枯软的树叶。

非给柯靖宇一个教训不可，肤浅狂妄的人不配做“王”，再任他去糟蹋女人而没有报应，这世界还有公理吗？宛莉发病需要专业的治疗。而她呢？她大概要打下柯靖宇的嘴脸才能自救吧？！

慢慢地，她心中有一个计画形成，最后变得非去做不可，不计一切代价的。

山里风景极美，有些树都开满了花，落了一地的粉白艳红。宛芸一路拾取，一路撕着，反正已经凋零飘落了。

他们刚送宛莉去疗养院，就在附近散散步。

“哇！那里设备和皇宫一样，我也真想搬进去住。”名彦说。

“我保证没两天你就会无聊地发疯，你还是适合那个叫‘都市’的地方。”宛芸白他一眼说。

“你真了解我。”他做一个怪动作说：“因为我和‘它’一样不正常，所以对神经病有免疫力。”“对了！你那些狐朋友、狗朋友中，有没有人会造假证件的？”她问。

“有哇！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他十分好奇。

“我决定对柯靖宇采取报复行动了。”她直接说。

“太棒了！我找人扁他，他武功再高，也抵不过一群人吧！”他摩拳擦掌说：“我非要洗刷前耻不可。”“不！这样太便宜他了，而且出了人命也不好。”她说：“我要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惨痛教训，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轻视和玩弄女人了。”“你要怎么做？”他兴致高昂地问。

“你有没有玩过‘仙人跳’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，我才不搞那种下三流把戏呢！”他说完，又及时反应过来说：“你说要给他来个‘仙人跳’？”“我要让他尝尝‘夜路走太多会碰到鬼’的滋味，而且是个阴狠的厉鬼。”她很确定地说。

“这也不错。”他脑筋快速转着：“我的阿娇可以借你，她迷男人的功夫可是一流的。等我去捉奸成双时，还可以拍他的裸照，就贴在他们‘顶方’的大门口。”“不！我的计画没那么简单，我要他吓破了胆，还抓不到我们。”她胸有成竹说：“所以我要用假名和假身分。”“你？假名？你说你要亲自出马？”他睁大眼问。

“怎么？你认为我迷不倒柯靖宇吗？”她瞪他说。

“哦！不！你的魅力我早领教过了，而且经过许多男士的声明担保。”他躲过她的一拳说：“只是你不觉得太冒险了吗？我是说……呃，柯靖宇可是多金的公子，又风度翩翩，当然比我差一点啦！万一……万一蚀本……”宛芸终于看懂他的意思，马上杏眼睁圆说：“你以为我会像我的傻妹妹一样爱上他吗？你有没有搞错！我是恨不得食他的内、啃他的骨，我看他就是一堆腐肉！”“你为什么不想个简单的呢？我可以帮你找几个女王蜂，好好‘修理’他一顿，保证他三年不敢碰女人。”他说。

“我到底要重复多少遍？我不想惹上法律和警察，要被抓到，‘顶方’会让我们很惨的！”她强调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他打从心里反对。“万一他认出你来，怎么办？”“我那天的德行，你不是说连我妈都认不出来了吗？”她说。

“没那么夸张啦！”他搔搔后脑说：“可是……”“我心意已决，你不要再说，只要尽力和我配合就好。”宛芸说。

她没有吐露的是，不亲自去报复柯靖宇，她会像宛莉一样精神分裂，到时她们姊妹就完了。她必须在精致缓慢的复仇行动中，重建失去的自我。

她停止拾花及撕花的举动，自从母亲过世后，她第一次觉得精神舒爽。不！应该说，自从父亲离家后，她就不曾那么想去完成一件事了！

她由树丛里摘下一朵杜鹃花，霞红的颜色映在手上，如染血。

哈！复仇的滋味！

她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去找王律师。

第三章

宛芸选在一个晴和的四月天搬入“顶翎大厦”，听名字就猜到是“顶方”的产业之一，而且住的都是有钱人。

她可是费了一番功夫才得其门而入。也算是老天助她，一户户去打听，才查出五楼之一的一对老夫妇要出国探亲半年。

她编了各种理由，才说服他们把房子出租，当然她也付了昂贵的租金及押金。

更幸运的是，柯靖宇就住在五楼之二，两扇黑色雕花大门正好面对面。

邻居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，宛芸不断在装潢豪华的屋内踱步，头脑想着不同的计策。

白色地毯上散着一堆资料。柯家也不是什么望族，只不过有些地，随着经济开发而起来的暴发户而已，难怪水准那么差。

剪报上写着，他们原是种果园的人家，后经柯盛财、柯靖安、柯靖宇父子兄弟的打拚，才有今日的局面。尤其提到柯靖宇，高中时代在家里打工，大学时就任职务，以至三十岁就爬到“顶方”总经理之职，字里行间把他捧得比天还高。

哼！还不是靠父荫。他那花花公子，虚有其表，能做什么？宛芸非常了解报章杂志的不可信度。

另外有一本杂志，是名彦特别送来的，要她看里面介绍传播界才女孙丹屏的文章。

孙丹屏品貌双全，是何靖宇交往两年多的女友，提及婚姻，这位才女说：“他忙，我也忙。既然还不打算生孩子，又何必急着结婚呢？”如果孙丹屏够聪明的话，就永远别下嫁。她男朋友的存在是妇女界的一大祸害，她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宛芸走到阳台上，看柯靖宇的黑色轿车是否回来了。这两个星期她什么都没有做，就是观察，她已经可以辨别出他开关车门的声音了。

他的生活比她想象的单调无趣。每天早出晚归，总是一套深色西装和一个黑色公文包，没见过他带女人回家或开舞会喧闹。印象里的阿靖，生活糜烂又夜不归营，他怎么都没有呢？或许她调查统计的时间还太短；又或许他目前是休猎季，在家养精蓄锐，等着下一次出击吧！

这次他成了猎物，主动权就在她了。她暗自决定，若他今晚七点以前回家，她导演的第一幕就要开场了。

她到镜前反复审视自己。这个宛芸，不！她改了名字，叫做傅小霜。这个小霜，让名彦足足吹了好几个响亮的大口哨。

她的确也花了很多钱，比如做全身美容按摩、换肤、三温暖、造型设计，甚至去上了美姿美仪的课程。

她也用了许多时间去研究流行杂志，还买了一堆名牌化妆品和服饰。

过去那个清汤挂面，不施脂粉，一身大衬衫、牛仔裤的宛芸不见了。

取而代之的小霜，有一头羽毛般柔软的长发，烫成微波浪，额前刘海还染一抹红；她有弧度极美的细眉，一双眼任粉彩勾得纯真又妩媚，她的瓜子脸几乎不必再修饰了，整个就是灵动耀眼的青春。

眼睛可以说话，但衣服更能表达。她穿著白色针织的短上衣，露出一片雪白的肩膀，下面系一条软丝的长裙，那淡雅的色彩，令她想起“紫烟萝”三个字。

不仅如此，她还穿了耳洞，戴两颗细钻耳环。手脚涂粉玫瑰色的指甲油，把她腕上的小银铁和足下蹬的细白高跟凉鞋，渲染出一种精致的浪漫美。

更重要的是她那纤巧的身段，像极了可在掌上跳舞的赵飞燕，用名彦的形容词是“秀色可餐”和“我见犹怜”。

然而最难改的是脸上的表情，她总是那么严肃。

父亲怎么说的？最完美的女子化身，集天地之灵气。她努力回想，十一岁以前她的模样，慧黠的、温柔的、爱笑的。对！爱笑，她一天到晚都在笑，像有一个透明翅膀的小精灵不断在她内心制造美妙的铃声。

她将樱唇微启，露出细白的牙齿，用失去已久的无忧无邪口吻，对着镜子说：“我叫傅小霜，父亲傅木贤，歿；母亲仇可卿，歿。我是来复仇的，用微笑的方式。”

六点多，她听到熟悉的关车门声，整个人立刻像上了发条的娃娃。她冲出门外，摸摸头发、拍拍裙子，再轻轻一推，门“铿”地一声阖上了！

一阵冷意由脚底传来，她竟忘了穿鞋，不过这样显得更逼真，不是吗？电梯亮到五楼，门开了，果然是何靖宇。他一踏出来就直直往二号走去，连看也没看她这边。她光脚踩在磨石地上，伫着就像壁上的灯。

是他瞎了眼，还是她吸引力还不够？宛芸不得已只好自己前进一步，用最甜美的声音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被锁在外面了。”他钥匙开一半，转过头看她，一时楞住，仿佛不解她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？如此近地与他对视，宛芸耳红心跳。见他不语，她又害怕自己被认出，于是强忍镇静，更笑容可掬说：“我真太胡涂了！老忘了带钥匙，结果把自己关在门外，你不会碰巧有开锁的技术吧？”“很不幸，我没学过。”他回复了神智，用很正经的语调说：“这种事只有找专业的锁匠了。”这倒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向来风流成性的柯靖宇为何没有乘机大戏殷勤表演一出英雄救美呢？“你知道附近有什么锁匠吗？”她不气馁地再问。

“我没碰过这种车，所以不太清楚。”他说着，已开完铁门和大门，准备入内。

他这人不但玩弄感情，连最基本敦亲睦邻的做人道理都不懂吗？她心一急，便拉住他的门说：“我至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吧？！”“这正是我要做的。”他对她一笑说：“你先进来吧！警卫老李一定有些讯息，你可以问问他。”她脸又红了，不仅因为他的话，还有他的笑容。他实在太好看了，尤其是在展现风度时，更是迷死人不偿命，连一向不把男人看在眼里的她，都忍不住心旌动摇。

美丽的花草人人欣赏，但内含剧毒时，就人人得而诛之。她心冷了下来，用十足矫揉做作的态度说：“真太谢谢你了。”他不多说话，直走向电话，由老李处问到锁匠号码。

“你自己打吧！我并不知道你家的住址。”他说。

“我就住在对面”她连忙说。

“请自便吧！我正在等几份重要的传真。”他没等她说完便打断，并直接走进一个像是书房的地方。

果真是跋扈无礼的人！宛芸忿忿地打完电话，锁匠说十分钟后会到。她百般无聊地站在客厅中央，有些沮丧。这与她假设的完全不同，他此刻应该坐在她面前，使出浑身解数想诱惑她才对呀！

难道她的服饰打扮仍有问题？有了青春，但少了性感吗？她强迫自己做些事，便开始浏览他的摆设。她方才一进门的第一印象就是“简单明快”，他屋内的一切都是黑白色调，除了基本的东西外，几乎没有多余的或只是纯粹装饰的物品。

这又是一个惊讶。她不知道该期待什么，几幅明艳的画，列着一堆名贵的骨董、不同色泽的醇酒，或者……，反正不是眼前没一丝女人气息的装潢。

她绕了一会儿，东碰西碰，他都没有出现。他倒挺放心她的，也许她该弄坏一二东西，或顺手牵羊，不过这与她长远的计画不合，不可以因小失大。

算算时间，锁匠应该来了，她到门外望一望，没有人影。转过身，阳台有一排风妍各异的兰花，在温柔的灯下静静绽放。

这是柯靖宇泡妞之外的另一项嗜好吗？辣手摧花人养的花，怎还能如此美丽娉婷呢？仿佛经过细心照顾，每一朵都开得完美娇艳。

完美？他那脏手？宛芸又有撕花的冲动。但这些兰花太珍贵，他一定会发觉，反而坏了大事。

她左右看看，在角落的一盆石斛兰后有一片掉落的花瓣，淡淡的苍白。盛开的不能碰，凋谢的总不禁吧？！

为了取那瓣花，她蹲跪下来，整个脸贴在花盆上，好不容易才用两根纤指将它夹了出来。

一瓣在手，其乐无穷。她拍拍膝盖，才刚站稳，赫然发现柯靖宇站在面前，而且一脸趣意盎然，似乎对她的举止十分好奇。

她的粉颊刷得通红。她刚才的姿势很不雅，臀及背部的曲线，透过薄薄的衣料，不是全被他看透了吗？还有她那急切的表情，仿佛要捡的是一叠钞票一样！

尽管窘迫，她仍维持冷静，冒出脑中的第一句话：“你的花瓣掉了。”她说完后，觉得自己简直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幼稚可笑！

“这不是‘我的’花瓣，是我父亲的。”他果真笑了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。“他寄放在我这里，想改善这儿的风水和磁场气流。我是不曾在意的，都是他派专人来照顾，没想到这可怜的花瓣被忽略了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”为这没生命的花瓣，他竟说那么多。宛芸咳了一声，不理他那浓浓的笑意，只说：“这么美的东西，即使死了，也不该在角落生尘，应该埋回土中，才是它的归宿。”说着，便将它放在一盆蝴蝶兰的土屑上。

“你一向有葬花的习惯吗？”他笑着问。

“嗯！”她眼皮眨都不眨一下。“总比摧花再弃花好吧！”这时外头响起人声，他们停止谈话，一起走到外面来。

锁匠花了一段时间才开了门。宛芸付过钱，想请柯靖宇进来坐，他那

边的电话铃却响了。

“一切都可以了吧？”他仍先问她。

“可以了，真谢谢你。”她努力摆出最美的微笑。

他点点头，忙着去接电话，铁门和大门同时关上。宛芸站在电梯前，脸迅速拉下，他们竟连相互介绍都还没有，就这样落幕了？他真的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她在地毯上走来走去，在一张纸上写了好几个“任务失败”。

不过这才第一回合，她有有的是时间，这幕戏不好，还有下一幕呢！

第二天，宛芸买了一盆昂贵的小盆栽，并附上一张卡片，感谢柯靖宇的“仗义”之举。

那精心筹画的礼物，却在他门前躺了一夜。宛芸气得撕掉卡片，把小古松端回家自己观赏。

“顶方”的人说他出差了。他去三天，她等了三天。这期间她反复思量，柯靖宇不是可以轻易掌握的。他一下是毫无良心的花花公子，一下是精明干练的企业家，一下是冷淡有礼的邻居，三个面目迥然不同，她该如何引出他最邪恶的真我呢？今天他终于返家了！宛芸重新换了一套行头，低胸的紧身上衣和短得可以的墨绿绒裙，穿在身上，纤腰若隐若现，一双腿修长美丽，细如凝脂的肌肤熠熠生光。

母亲生前从不准女儿买这一类“暴露”的衣服，所以宛芸自己看了都脸红，穿了一整日来适应。但她不得不承认，若柯靖宇看了不动心，就不算是男人了。

她不习惯全然的豪放，因此将纷乱的秀发规矩地挽上去，用墨绿夹子簪住，只留下细丝垂在洁白优美的颈项上，没想到更有撩人的效果。

她来到走道上，将门一推，又把自己关在门外了。她踏了两步，才发现又忘了穿鞋。

裸着足按铃，她准备了一个楚楚可怜的表情，眼内有盈盈波光的。门开了，他一身浅灰的运动衣裤，比印象中更高壮迷人地站在那里。

“对不起，又打扰你了。”她眉微蹙，委屈地说。

“你又忘了带钥匙了？”他看着她，挺高兴的样子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健忘，改都改不了！”她用有些娇嗔的声音说：“我开始要恨自己了！”“进来打电话吧！”他笑着说，侧身让开。

她故意挨他很近，让身上洗发精和沐浴乳的香草味充斥在他鼻间，她感觉他退后一步，差点撞到鞋柜。

同一家锁匠，一样十分钟后到。

打完电话，宛芸发现他并没有像上一次，径自到书房去办事，反而站在她身后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她。

她很优雅地移步过来，染着橙红指甲油的纤足在他的乳白地毯上特别美。她抬起头来，看见他的眼光停驻在她的腿上，不禁展开一抹冷笑，脸上的热气才慢慢散去。

“你帮忙我那么多次，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？”她微笑地说：“我叫傅小霜，细小的心，霜雪的霜。”“好诗意的名字，就和你的人一样。”他友善地说：“我叫柯靖宇，李靖的靖，宇宙的字。”“哇！好气派的名字。”她又给他一个灿烂的笑，然后说：“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？”“你有看到其它人

吗？”他顿了一下又说：“你呢？你是张先生和张太太的亲戚吗？”“你也认识张先生他们呀？！”她有些紧张地问。

“不熟，只在电梯上遇到一、两次。”他说。

“哦，我只是他们的房客，他们出国探亲，所以租给我半年。”她说。

“你的家人呢？”他又问。

“我父母亲都过世了，完全的天涯孤女，无亲也无故。”她适时地轻叹一口气，假装很无奈。

“连兄弟姊妹都没有？”他真正好奇了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叔伯阿姨总有一些吧？”他不死心地问。

她仍是摇摇头，用一个美丽安全的姿势坐下来。

“我不相信世上会有一个人全面孤立的，你总有朋友吧？”他眉头微皱。

“朋友当然有，他们都在南部。我是母亲死后，独自上台北打拚的，除了你和老李外，我不算真的认识什么人。”她强调地说。

“台北可是个大陷阱，尤其像你这样的女孩……”他的皱纹更深。

她正等着他说下去，外面有人喊门，他忙说：“是开锁的，我去应付，你就待在屋里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很意外。

“你看看你的穿著，如果开锁的起了歹意，半夜潜了进来，你就惨了？”他吓唬她说。

宛芸不想抗议，但一下又窃喜，他果真注意到她极端诱人的服装，否则不会说那些话。

目的就达到，她很柔顺地点点头。

她坐在沙发上，边翻杂志边等着，很高兴自己总算上了一垒。由和名彦相处的经验得知，男人都有臭美症兼自大狂，给他们几分颜色，就可开出好几间染房来。

她的招式还没有用完呢！

听到锁匠离去的声，她来到外面，冰凉的地面让她瑟缩一下。

“你甚至连鞋都没有穿。”他看着她细白的脚说。

“到我家来坐坐吧！我顺便还你钱。”她邀请说。

“那点钱何需计较，我看改天吧！”他犹豫说。

“如果你有事，我当然不勉强。”她又一副可怜状。“事实上我是有事要拜托你。”“好吧！”他耸耸肩说，不是很情愿。

请君入瓮，这个瓮早就准备好。感谢张太太，房里布置得温馨雅致，像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温柔窝，比起柯靖宇那冷透无趣的家，是舒服多了。

他一进客厅，她就丢给他一个大抱枕，让他沉在软软的椅垫中，起来都困难的样子。

然后奉上高级茗茶和精致糕点，使人精神松懈。

宛芸坐在他面前的地板上，由于在自己地盘上，她的姿态都是设计过的，“露”得恰到好处，经晕黄浪漫灯光的投射，可谓色、香、味俱全。

“你不是说有事要我帮忙吗？”他喝一口茶，有些不自在地问。

“你也看得出来，把自己锁在外面是我的坏毛病。以前我妈在，还没什么关系，现在就麻烦了，三天两头出问题。”她迟疑一会儿说：“我可不可以把另一份大门钥匙寄放在你那儿呢？万一我又胡涂了，也不至于每次都找锁匠，对不对？”“放我这里？”他的惊讶露于言表。“可是……可是我们才认

识，呃，一个星期不到，你怎么就随便信任我呢？”“你别以为我是天真无知。我当然知道很多男人是变态、色情狂，或杀人不眨眼的凶手，但你不是。直觉告诉我，你是乐于助人的正人君子。”她说得舌头差点打结。

“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难道你不怕我乱闯你家，做些……呃，违法乱纪的事吗？”他仍是不解。

哼！不怕你来，就怕你不来。宛芸很笃定地说：“你才不会，你在我心目中已是英雄。全台北市，不！全世界我就只相信你一个人了，你不帮我，我还能找谁呢？”她觉得自己像在背某个名剧的台词。

“小霜，你到底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？你父母一定把你保护得太周到了，才让你轻忽了人间的险恶。”他摇摇头说。

他叫她的名字了，他竟没察觉。宛芸仍不动声色说：“我当然晓得人间险恶。可是很奇怪，我就是信任你，对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彷彿我们以前见过面，或许是前辈子。

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”“说实在，是有一点。你的口气，还有你的某一些动作，我都有些熟悉……”他努力想着。

她心跳少了半拍，怪自己把话题引到这个方向，忙打断他的思索，说：“我当然也观察过你的行事为人，我对人一向有很强的第六感。让我猜猜看，你有很成功的事业，算是少年得志型的，对吗？”“你怎么看的？我的昂贵家具和西装笔挺？”他失笑着说。

“当然不只。”她像猫一般，轻灵地跳坐他身旁，腿盘着轻触他，发落在他肩上，美丽的脸仅离他咫尺，她拉起他的手，缓缓划着上面的纹线。“我还看出你有个庞大的家族，堂兄弟姊妹众多，感情却很亲密和乐。”“还有呢？”他并没有把手缩回去。

“你很有女人缘，很多女人可以为你付出一切。”她停下来，掩住声音中的悲哀，转轻快说：“你现在有一个正式的女朋友。”“哦！”他吐出的热气化在她的耳垂。

“她聪明、美丽、能干。可惜她并不适合你，因为她事业心太重了，也绑不住你。

若你们结婚，会是一场大灾难，你的感情仍会继续飘泊。即使现在，你已经背叛她了。”她胡诌一遍，两手微微颤抖。偌大的屋子，几乎成了吉普赛女郎的小帐棚，旖旎暧昧。

“你真的会算命？”他清清喉咙说。

她往地毯上一站，炫人的帐棚不见了，只说：“现代的女孩子哪个不玩些星座、紫微斗数、手相或扑克牌算命这一套的？！你就信了？我只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帮我这弱小女子一点忙呢？”“好是好，可是我常出差，大概没什么用处。”他答应得不太乐意。

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，我自有办法。”她俏皮地说。心想，他不在，她才不会那么“健忘”呢！

她又替他添茶，并放了小提琴名曲“吉普赛之歌”，有天涯茫茫的流浪、夜深露重的低泣、对命运的控诉、无奈之后的尽情欢畅。

柯靖宇静静听着，她则看着他，毫不保留的。

“你真是个美丽的雄性动物。”她发出一声轻唱说。

他突然呛到，茶洒了一身都是。她忙拿出一条预藏的手帕，喷了迪奥的香水，会醉死人的，往他身上擦拭。

“可以了！”他几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。

她回座时，瞥见自己敞开的胸部，一副诱人的画面。但他的便宜仅只于此，她可做了防穿帮的措施，而且这些养眼镜头，都是要他付出代价的。

“我这样说不吗？”她娇柔地说：“一定有很多女人说你英俊潇洒，别说你不知道，那就太虚伪了！”“英俊潇洒只是皮相，皮相最不可靠。我宁可别人看的是我的才干能力，这才最重要。”他认真说。

宛芸开始笑了，而且笑弯了腰，如串串风铃响着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不解地问。

“我没想到这些话会由你口中说出来。”她忍着笑说：“以前只有女孩子说，别看我外表，请看我的头脑。呃，再没想到会轮到男人说！”他也笑了，换了稍微轻松的态度说：“不过我还是喜欢看女人的外表，赏心悦目。

我可不可可以说，你是个美丽的雌性动物呢？”来了！食色的真面目。她又发出了一连串笑声，笑弯了眼，动人如新月，来掩饰内心的不安。

“你又笑什么呢？”他没有进一步行动，只问。

“哦！我接受……接受你的赞美。”她强迫自己不要歇斯底里。

“你真是个奇怪的女孩子。”他凝视她说。

“我有什么奇怪呢？”她机警地问。

“说不上来的。”他放下茶杯，站起来说：“我该走了，再留就太晚了。”

“并不晚呀！也不过十点半而已。”她挽留说。

“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！你不必吗？”他走到门口问。

“我还在休息中呀！暂时还可以逍遥一阵子。”她回答说。

“哦？”他抬起眉毛，一脸疑问。

“要走就快走吧！不敢耽误你的睡眠。”她推他出去，决心结束今天，不再演下去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小霜。”他在门外说。

“我也是。”她摆出最后的笑容，关上铁门和大门。

这一回合小胜，宛芸有剥去一层皮的感觉。屋内的温度好象徒然降至冰点，她的心也由春天跨到冬天，脸上罩了一层冷冷的霜，无力再化开。

她疲倦地躺在沙发上，瞪着乳白色的天花板，宛莉在疗养院中哀嚎至死寂的神情映在上面。

这个敌人比想象中的精明难缠，但复仇之路仍要继续走。她翻个身，把自己埋在抱枕里，隐隐约约有一种味道，她用力吸两次，才觉悟到，那是属于柯靖宇的。

事情并不如预期的顺利。柯靖宇是个采花贼，美女当前，应当是急急的色相才对。

柯靖宇并没有，宛芸已经尽最大能力挑逗了，他仍一副慢条斯理的君子模样。

是谁说的？自动送上门的，男人都会来者不拒，偏柯靖宇就违反常理。

难道是她的格调不合他的胃口？或许他喜欢当个猎人胜过被猎者？她也没有“追”得太明显呀！只一、两次忘了钥匙敲他的门，其它送礼物、点心，都是含蓄地放在门口，等他高兴时来道谢而已。

两人的相处因着近水楼台和她的设计，已经很密集了。他说什么，她

不是附和就是笑，连无趣部分，她也能笑得花枝乱坠，把他大爷哄得极为开心。在这女强人时代，像她这样女奴般的伺候已是绝无仅有了，他为何还做壁上观呢？看得出来，他喜欢和她在一起，但每每有突破的机会时，他就绕弯退回去。有时宛芸真想逼问妹妹，要如何勾引柯靖宇上床，可惜宛莉仍不说话。

总不能“强暴”他吧？！

一个亮丽的星期日，宛芸推开那些名牌的薄软衣物，换上原来常穿的衬衫、牛仔裤，扎了一把马尾，心情也跟着愉快起来。

柯靖宇这几日出差，她可以安心地做她的梁宛芸。

才穿好布鞋，她就听到门外有噪音，由眼孔望去，竟是柯靖宇，正站在一堆钓鱼器材中，她想也没想就冲了出去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她装成很快乐的样子。

“昨天深夜。”他神色颇佳地说：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那么好，就想去钓鱼。”“我也一起去好吗？”她央求地说。

“你？钓鱼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耐心，很多女孩都认为单调沉闷，到时你一定抱怨连天的。”他说。

“我才不会。我以前常陪我父亲去钓鱼呢？”她说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

“真的？如果我答应了，你保证不吵着要回家，可以吗？”他仍有些不确定。

“你放心，我父亲说我是最佳的观钓者。”她肯定说，并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。

她回去准备了一堆行头，有帽子、太阳眼镜、书籍、报纸、野餐巾、零食、录放音机……“小霜，衣服不必换了，你这打扮就很好了。”他在门口嘱咐。

事实上，她也没想到穿别的衣服，穿那些细薄的布料和过度合身剪裁的流行服饰去越野钓鱼，也未免太自虐了。

车子往北横方向开，她猜他不爱去较有名的钓场，而是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所在。这点和父亲很像。小时候，一有假日父亲就带着她，开着那辆裕隆老车，上山下野地闯，一定要找个有山、有水、有鱼，足以让尘嚣心情纾解的地方，才心甘情愿。

这样的人，心都狂野，人生难以定下，如柯靖宇。

上午过了一半，他们才寻到落脚处。那儿有个废弃的小水坝，木桩仍在，有的已腐朽得很厉害，但仍能激起清昂的浪花。

沿河站了几个钓客，都静悄无声。正逢雨季，河水充沛，冲淹过大石，一片茫茫白滔，发出哗哗巨响。有人钓得太痴，都立在水波中央，令人不禁捏把冷汗。

柯靖宇带她一直往上游走，河道窄些，也较平和清浅，阳光透进水底，映出一部分鲜翠的山色和蔚蓝的天空。

“好了！你可以找地方休息了。”他说。

他指的是一片布着乳石和杂草的空地，树闲闲地长往山坡地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她立刻为自己铺了一个舒适的地盘。

他则忙着设立他的垂钓地点，连头都不回。

如果是那杀千刀的阿靖，岂不趁这人迹渺茫的地方来糟蹋女孩子？但

柯靖宇似乎很认真在钓鱼，不但一句话都不说，连一眼都吝于给。

自己和他到这偏远地区，连名彦都联络不到，会不会太莽撞了？不过很奇怪，眼前她并不太担心。

四周极静，除了水流和鸟叫外，就是穿梭的风声。宛芸躺下，连音乐都不愿开，只看着枝桠横越后的蓝天，看累了就闭上眼，回忆从前，那些已许久不曾出现在脑海里的情景。

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是她生命的一部分，却禁止去说、去碰。她有多久没看青山绿水了？作梦都回避，只怕伤痛怨恨。

过去太深沉，她仿佛睡着了，一切都不再真切。

“小霜，你真睡了吗？”靖宇轻轻唤她。

“我吵到你了吗？”一瞬间，她以为是对父亲说话。

“不！你太静了，静得我有些不安。”他拉开几包零食。“你可以吃东西或听音乐呀！”“你不专心钓鱼，管我做什么？”她坐起来说。

他没有回答，只往她身边躺下。她立刻挪得远远的。

“我喜欢你这个样子，没有化妆，清清纯纯的，感觉比较真实。”他望着天空说。

“我以前又有什么不对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“没有不对，只是太迷人了，像一朵鲜丽的花，今天的你让我喘了一口气。”他说，用不变的声调。

她希望此刻是在家中，她也穿著那些性感衣服，可以顺水推舟说些性暗示的话。但她没带小霜出来，只是宛芸，一个十分保守的女孩子。

“你常带女朋友来钓鱼吗？”她试图改变话题。

“女朋友？你怎么知道我有女朋友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帮你看过手相呀！别说你没有，我不会相信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的女朋友是不来这种地方的。她属于人群，喜欢人多热闹。她一到了荒郊野外，就担心出了意外没有人知道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“怎么和我母亲说的一样？她说如果遇见歹徒，不就弃尸荒野了？所以她常反对父亲带我出门。”她顺口说出往事，没有想象中难受。

“你和你父亲似乎感情很好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我常陪他钓鱼、听音乐、饮茶、旅行，做很多疯狂的事，他说……”她突然闭上嘴巴。

“他说什么？”他追问。

“他说我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子化身。”她脸颊微红，含糊地说：“父亲看女儿总是这样，无法客观。”“我有些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。”他眼中带笑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但她不想进一步探索，只俏皮地问：“喂！这么大好的周末，你女朋友怎么会放你独自出来钓鱼呢？”“她人正在美国，充电静修去了。”他闭眼说。

难怪她一直没见过孙丹屏来访。不过这没什么大影响，她要的只是他的“拈花惹草”而已，于是她故意说：“好哇！女朋友不在，你可以‘向外发展’了！”“向外发展？”他睁开眼睛说。

“你的手相告诉我，你不会只忠于一个女人。你很会玩欺骗和背叛的游戏，一次又一次，已经有很多女人被你伤透心，也伤透身了。”她说到最后，声音冷酷起来。

“哦？”他坐直身体，笑着说：“那你的算命方式一定有错，我最不会和女人玩游戏，你可以问我的姊姊妹妹，她们常说我对女人太鲁钝了！”“你敢说你没有欺骗过任何女人吗？”她昂声质问。

“有呀！比如说欺骗我妈要缴班费，然后拿钱去看电影；还有骗我妹妹，ET是真的。”他一脸无辜说。

“我是说欺骗纯洁少女的感情。”她有些激动说。

“我发现你很喜欢在我身上加些欺骗或背叛的字眼，是不是有男孩子曾经对不起你呢？”他疑惑地问。

柯靖宇太狡猾了，害她差点失控，她赶忙稳住情绪，装出很孩子气的口吻说：“他们敢？如果有人敢对不起我，我不把他们五马分尸、大卸八块才怪！”“哇！看不出你那么凶悍！”他笑着说。

这时鱼竿有了动静，他三步当两步跑了过去，宛芸尾随，也感染那种兴奋。在他们努力下，一条银白鳞的大鱼在线钩上跳动着。

“一下就有成绩，小霜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！”他高兴地说，活像刚得到心爱的玩具的小男孩。

福星？到时候就知道了！宛芸的心迅速冷却下来。

他又继续布钓线，她坐回野餐巾。

柯靖宇是个相当复杂的人，她不能光用一种面目应付。或许他的潜意识已察觉她的来意不善，所以迟迟不肯步入陷阱。

至少他承认她迷人，令他喘不过气了。是不是她还不够热情和痴迷，像宛莉？或许光是举止及服装仍不够，还要用心和眼睛去演，才能达到效果。

柯靖宇站在一块巨石上，对她笑着。她却很清楚，那英俊的脸孔是多重的，在不同的场合就不同样子，可以多情，也可以绝情绝义。

唉！她在心中轻叹，自语着：宛莉，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么麻烦又捉摸不定的男人呢？怪不得你要精神分裂！

第四章

柯靖宇喜欢钓鱼，宛芸就陪他；他喜欢健行，她也义不容辞，她实在想象不出，一向讨厌运动的宛莉，会和他走遍千山万水。

她一向爱好自然，并不视为苦差事，但再和他磨下去，就怕夜长梦多。尤其是放暑假了，孙丹屏将从美国回来，多少会影响她的复仇计画。

可是柯靖宇太难测了，有时她甚至觉得，他掌控着他与她之间的发展进度。本以为他是速战速决型的，没想到在她面前竟成了慢郎中。

今早，他送她一根钓鱼竿，便带她到北部滨海，租了一条船去海钓。

宛芸忍不住兴奋，像回到童年。父亲有个朋友是船长，每泊在基隆港，他们就踏着一段又一段的船板，到那朋友的小船屋垂钓、烤鱼，那阳光、海风、香味一直在她记忆深处。父亲离家后，是否还持续这种探访呢？船离渔港，到茫茫大海上。由陆地看海和由海中看海，感受完全不同，一切是活的、动的，人的情绪也起伏着。

她很熟练地放下钓竿。

“你还真会钓鱼呢！”靖宇在船的另一头说。

“以前我和我父亲来过。”她说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真想认识你父亲，很可惜他过世了。”他调调钓竿说。

“他曾说要钓遍五大洲的名山大川。”她又说。

“怎么和我一样？！他达成心愿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他常出国，应该有吧！”她含糊地说：“你呢？你达成心愿了吗？”“只到过美国的洛矶山脉，我姊夫也是个钓鱼专家，我有空就去找他。不过多半时候都太忙了，去了欧洲、大陆或其它国家，都忙开会参观，连脱下西装的机会都没有。”他加一句：“不过我发誓我退休以后，一定要当个寄情江海的‘老钓叟’。”“那你的家就提个匾额叫‘钓叟之家’啰！”她说。

“我请你来当‘钓嫂’如何？”他好玩地问。

“我吗？你是请不起的！”她话中有话说：“而且你的‘钓嫂’不是由孙小姐担任比较恰当吗？”他听了，不再言语。两人静静垂钓，只偶尔和其它碰到的渔友打招呼外，就是他叮咛她擦防晒油和戴好帽子。

过了午后，海浪逐渐变大，地平线处风动云涌，大块大块的乌云一下就遮住晴朗的蓝天，太阳的金光也一丝丝被收回，大海倏地黯淡下来。

他们很快划到岸边，在摇摆的小船上跳着回到码头。才到一半，豆大的雨就啪啪落下，夹着闪电雷击。

“奇怪，气象报告明明说今天是‘晴时多云’的天气呀！”他拉她上岸，把一条备用的大毛巾披在她的头上。

“你一定漏了后面的‘偶阵雨’三个字。”她在雨中吼着。

路上狂奔的不只他们，还有其它的钓客，各人往各人的船主家跑。海边的雨实在很猛，打在身上都痛。

街边一排租船店，兼卖海产，还帮客人调理现钓的鱼，如今都点燃一盏盏的灯，在风雨中摇着晕黄的光影。

他们到了店口，全身都湿了。一阵熏鱼香传来，店中已坐了一些人，身后也不断有人在用水。宛芸发现，除了中年的老板娘外，她是唯一的女人。

“老板娘，有没有地方让小姐清理一下？”靖宇一进去就问。

“是何先生的女朋友呀？！”老板娘笑容可掬说：“当然有，用我女儿的房间就可以了。”“真不好意思。”宛芸红着脸说。

房间在楼上，红花床单和紫花窗帘，柜子及梳妆台有些女孩常收集的贴纸，但似乎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。

她很快换上带来的T恤和短裤，需要擦的是那头湿漉漉的长发。

她站在窗前，望着雨中渔港，有一种奇怪的伤感情绪，仿佛所在地是世界边缘，那么不真切。

“我们钓的鱼用清蒸的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靖宇的声音突然传来。

“哦！很好！这是处理鱼最好的方式了，尤其刚钓起来的。”她回头说，看见他也换了一身干爽。

她回到梳妆台前擦头发，不小心瞥见他在镜中的身影，他的眼眸对着她的，像突爆的火花，令她一阵心悸。

“你使我想起在欧洲看过的一幅画，正在戏水的水精‘灵芙’，相同的长发，相同的神情。”他低低地说。

“‘灵芙’？是在莱茵河上唱歌的那些人鱼吗？”她镇定地问。

“不是。那些人鱼会勾引水手，让船翻覆，但‘灵芙’不理睬任何人，

只在山林水畔和鱼嬉戏着。”他拿过毛巾说：“我来帮你擦。”她十分惊讶，仍任由他去。他的动作非常轻柔，一束束发丝细细拭干。她的神经末梢彷彿通了高伏特的电波，燃得她浑身如火，无法思考。

他突然嗅着她的发，唇移到她的粉颊，在她尚未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深深地吻下来。

他抱着她，身体和她一样烫热。那坚硬的肌肉和辗转在她唇上的情欲，令她在昏暗中消魂，耳畔只有他急促的呼吸声和窗外狂肆的两。

他会不会压扁她？毕竟他练过柔道和空手道……这一念随着海上的雷响，将她打回现实。她在做什么？竟沉醉在敌人的怀抱中？她想挣扎，又随即想，这不是她一直想要的吗？她应该更鼓励他，让他更无法自制……但名彦又不在……在昏乱中，他猛地放开她。

“对不起，我太冲动了！”他手足无措说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？！我……”宛芸感到一股冷意，她强作镇静，勇敢地看着他。

他却低着头，样子很沉重，只说：“我想鱼大概蒸好了，要趁热吃。我们下楼吧！”他转向门口，她立刻挡在他面前，放大胆子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道歉？你难道不……不喜欢我吗？”“我……我这是占你便宜呀！”他很讶异地看着她。

“我并不认为。”她望进他的眼，脸上的肌肉如一层面具，念出一句句台词：“因为我喜欢你，受你的吸引，这个吻是很自然的两情相悦，我甚至希望一直吻下去。”“小霜，我们不能这么做！”他的皮肤泛起潮红。

“为什么？你未婚、我未嫁，我们接吻或拥抱，并不妨碍任何人呀！”她的台词愈说愈顺。

“不！你太纯真、太年轻，又如此信任我；我简直像个大色狼一样，我……”他很困惑地说。

“我说过，在我心目中你是英雄。我知道你是顾到孙小姐，但我不在乎！我也不想介入你们之间，我只要你不拒绝我就好了。她回来，我就自动走开，不惹一点麻烦。”她用充满感情的语调说。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！”他往后一退，无法置信。

“我……我爱你。”她吞着口水说：“我愿意奉献我的一切，不管你如何对我，我都心甘情愿。”“小霜。”他的声音忽然变硬。“都是这该死的鬼天气，我们两个都应该冷静一下……下楼吃鱼吧！”他往她身边走过，一秒钟都不愿意再多留。

久久，她的脚都不能动弹，像黏在地板上。她已经跨出一大步了，到了胜败的关键，甚至说了她从未说过的话，她觉得自己彷彿急于求偶的花痴，在哀恳一个男人的爱。这是她死也不会做的事，但为了宛莉，为了自己，不得不开口。

而那可恶的柯靖宇不但不领情，乘机风流一下，反而一副假正经的死德行，真是太莫名其妙，太不可原谅了！

“小霜，快下来吧！”他又在楼下喊。

她总算移动一双脚，想到待会儿要面对他，就说不出的难受和糗大，他会不会在心里窃笑呢？她算不算被拒绝了昵？

宛芸心情沮丧，搭了车回台中。她实在不知道复仇的胜算还有几分。

那日从渔港返家的路上，她和柯靖宇都没说什么话。雨停了，阳光破云而出，他们的气氛却一直很沉郁。

到了家，她先开口说：“今天我在租船店说的那些话……”“我们别再提了，好吗？现在大家都累了。”他打断她的话说。

“可是我是真心的！”她再做进一步的努力。

“回去吧！晚安。”他用很坚决的口吻说。

以后几天，他总是很晚回家，很明显是在躲她。她吃不好、睡不好，想自己是不是太主动、太热情了，才吓跑了他？有些男人听到“爱”字，就如没胆的缩头乌龟，一点担当也没有，亏她还称他为英雄呢！

宛芸除了沮丧，还有自尊心受伤的愤怒。柯靖宇算什么呢？人帅也用不着那么臭美！

想她梁宛芸，平常才懒得看他一眼，给他脸，他还踉成这样，真是愈想愈生气。

回到老家公寓，她的心情才稍稍平复。三个月了，四处都是灰尘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清理，尤其母亲的香案部分。她一直忙到名彦来敲门，才发现天色已晚。

“我以为是闯空门的咧！”他一见宛芸便开心说：“怎么？那小子上钓了？我的相机和兄弟们都准备好了，只等总司令一声令下了！”“还说呢！我连个吻都很难要到，何况是上床呢？”她说：“名彦，我真的那么没有魅力吗？”“怎么可能？我们台中之花亲自出马，柯靖宇能不俯首称臣吗？”他摸摸下巴，想想说：“除非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！”“什么老毛病？”她不解问。

“你不晓得吗？你无论怎么打扮，眉宇间都有一副‘神圣不可侵犯’的模样，那是与生俱来的，改也改不掉，所以好色如何靖宇，也没办法对你产生淫念。”名彦振振有辞说。

“什么淫念？真是难听！”她皱着眉说。

“看来，我要叫阿娇帮你恶补一番了，从性感的内衣开始，到祸国殃民的妖媚之术。”他起劲地说。

“好了，别脏了我的耳朵！”她阻止他说。

“看，你连这些都不愿意听，怎么能对付柯靖宇那只老狐狸呢？有西施之貌没有用，还要有西施之手腕。”他继续说。

“你以为我在演历史剧吗？”她有些生气。

“所以我说此路不通嘛！”他摸摸头说：“还不如我的计策有效，找几个人整他一顿，多爽呀！”想到柯靖宇被揍得奄奄一息，她感觉很不舒服。她只要他伤心，可不要他伤身。

“你就会使蛮力。有勇无谋，最后吃亏的仍是自己。”她训他说。

“想到你只身探入虎穴，我就没一天安稳，我看就别再去了，好吗？”他试着劝她。

她瞪他一眼，吓得他吞回下面的话。

她已经违反本性做了那么多了，怎能中途放弃？她一定要看到柯靖宇悔恨懊丧的表情，揭穿他令人痛恨的虚伪，否则她一生都不会安宁。

她和他之间，除了宛莉，又多加一个小霜的债了！

她约好时间上山去看宛莉，这是宛莉第一次能会客。

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豪华舒适的大厅，浅绿色的沙发毛绒绒的，靠墙处砌了壁炉，让人有身处异国的错觉。

宛莉削瘦很多，脸有不正常的红晕，看人仍是冷漠无情。

“她已经会和人聊天了，有时还吵着要看服装杂志呢！”照顾宛莉的张小姐说。

“她都说些什么呢？”宛芸问。

“呃，都是一些小时候的事，很有趣的。”张小姐说。

“会有趣吗？”宛莉突然插嘴，用僵硬的口吻说：“别听我姊姊的，她和我爸爸一直有秘密，她留下来就是要害我的。有她在，男生都不理我，阿靖就是她抢走的！”“宛莉，没有人抢走阿靖。”宛芸看看张小姐，又说：“阿靖是自己走掉的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浑蛋，你忘了吗？”“不！是你！你一直阻止我们，就是想一个人独占阿靖。我知道你的阴谋，我恨自己那么相信你……和阿靖……”她猛地弯下腰：“你们害我肚子痛，好痛呀！”张小姐忙安抚宛莉，在她耳边不断轻声细语着，她才慢慢安静又回到原先的漠然。

“宛莉最爱提阿靖，一提就肚子疼。我想她很想把事情弄个脉络分明，但总有跨不过的伤痛，让她迷糊。”张小姐说：“一切都要靠时间了，等她能面对伤痛就会痊愈了。”都是何靖宇！如果她能将他抓到宛莉面前，好好忏悔谢罪，或许宛莉的病就能好一半。

可是他就是那么滑溜，抓他不着，自己还赔本白费那么多心机，还加上一个吻，一个“爱”字。

夏季蝉鸣，绿荫浓浓，找不到一朵可撕的花。她像处罚似地搓揉自己的手指，直到通红发疼，筋脉无法再忍受为止。

她必须再回台北，这一次不再顺其自然地“怀柔”。她既然能让他吻她，就有办法让他欲火难当地“碰”她。哼！只要他一碰，就永世不得超生了。

夜里，她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“顶翎大厦”。踏出电梯，走道的灯蒙蒙的，她望了一眼二号，不知柯靖宇在做什么呢？她开了门，把两袋行李放到里面，突然对面有了动静，柯靖宇出现了，还大步向她走来。

他穿著向来喜欢的休闲运动衫裤，头发有些零乱，脸是严肃的，一见她就说：“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整整一星期连个消息都没有，你知道这让心里有多急？我甚至要找你都无从找起，满脑子想的是你遭遇了不测。小霜，你一向这么一意孤行，说走就走，都不替别人想一下吗？”宛芸正跨在门里门外，很讶异他的愤怒。难道她还是他的囚犯，来往都要向他报告吗？原来被拒的不悦，加上此刻莫名其妙地被指责，她回嘴说：“我从来不一意孤行。

但旅行是我的事，我爱走就走，爱留多久就多久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是我什么人？为什么出入要向你报备？而且那几天你门户深锁，老躲着我，难不成我要等你大爷高兴，承蒙召见，经过你允许后才能出门吗？”这是温柔纯情的小霜第一次当他面发脾气，他张口结舌，久久才说：“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只是……呃，你还在为那天在渔港的事生气吗？”提到渔港之事，宛芸霎时冷静下来，现在不是闹意气的时候，她不能任性地破坏自己的机会。

背着他走入客厅，开了灯后，她已经换成小霜的面具。面对他，用无限委屈的声音说：“别提那天的事了，我觉得又伤心又丢脸，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很主动、很随便的女孩子，事实上我不是。以前有很多男孩子追我，情

书收一缸，电话接不完，但我从未动心过。但你不同，还记得我说过的‘似曾相识’感吗？我第一次看见你，就有那种惊心动魄，所以我很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，那是不曾发生过的。”“小霜……”他唤她。

“我还没说完。”她阻止他，继续说：“真的，我不是要给你任何负担，我的感情是我的事，无论你对我如何，我都无怨无悔，你明白吗？”“小霜，你太傻了，你永远都不懂保护自己，你知道你这样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吗？”他靠近她说。

“既然爱了，又何必怕受伤？”她很无奈地说：“我了解你对我并没有相同的感觉，但我一点也不计较，只要能偶尔看你一眼，陪你去爬山钓鱼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“小霜，你听我说！”他第三次喊她，望进她的眸子说：“我怎么会没有相同的感觉呢？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子那么深入地走进我的生活里，我们有共同的嗜好，共同的想法。有时我甚至想，你是上帝专门替我打造的，像我遗失的另一半，只是……”“只是什么？”她轻轻问，怕打破这魔咒。

“只是这种事也不曾在我身上发生过。”他依然看着她说：“我活了三十年，大半时间都是在奋斗。别人可能服完兵役才开始，我从十五岁就半工半读了。所以尽管我事业有成，但感情方面仍是一片空白。”“那孙小姐呢？你们不是论及婚嫁了吗？”她小心地问。

“丹屏是个不错的女孩，她很能干独立，但我们之间一直没有心灵相通的感觉，这也是我们迟迟不结婚的原因。但我们都太忙，太懒于发展新关系，所以也将就下来。”他温柔地看着她：“直到我遇见你，才了解到爱情是真正存在的，那种想见你的渴望和见不到你的焦虑，都是如此真实，我自己也迷惑了。”她的心狂跳，手紧握着。男人千万年不变的喜新厌旧，同样的谎言，同样地无情。

她在一种说不出的悲哀中，假扮着茱丽叶的纯真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那么冷淡，让我陷在痛苦尴尬的情境里呢？”“怎么说呢？你的出现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们的感情也在我控制之外。”他轻抚她的颊说：“我一直想把你当成妹妹，一个可爱的小‘灵芙’，在我生活中无所不在的。

天知道那有多困难，直到海港那个午后，我终于克制不住，你的表白又像一阵翻腾大浪，弄得我人仰马翻。小霜，你几乎将我这三十年充满秩序的生命打乱了，你明白吗？”多美、多动听的话，若不是知道他不负责的本质和浪荡放纵的过去，宛芸也会不由得为他心醉神驰。她不敢看他显出深情的眼眸，怕自己会露出嫌恶，只有一径低头。

他顺势将她抱进怀里，她双手顶住他的胸膛，重重的心跳透过温热的肌肤和薄薄的衣物传达她的手上，掌心变得柔弱无力，几乎要烧融。

和男人如此意识清楚地靠近，在她生命中仍是第一回。即使是小霜，仍挡不住那羞涩，但她还是强作理智地要确定自己复仇的成功率，她娇声说：“所以你是爱我，对我也情不自禁啰？！”“我是挣扎了许久，如今彻底投降了。”他坐下来，将她抱在膝上说：“现在告诉我，这七天你都去了哪里？”“人家以为你不理我，就到南部散心了。”她对这亲昵尽量显露愉快的神情，隐藏内心的不自在。因为下面还要更热情呢！

“你去散心，却害我寝食难安，只差没报警寻人了。”他换了个姿势，使她整个人偎向他胸前，说：“我这才发现，自己对你一点也不了解。比如你是哪里人？老家在哪里？哪一所大学毕业的？交过哪些朋友？我的答案都是

少得可怜。所以我发誓，如果你回来了，我一定要紧抓住你，弄个一清二楚，以后绝不再有找不到你的烦恼了！”这后面的几句话像是威胁，令她微微不安，但她仍面不改色地说出预备好的应对之词：“我这人最单纯啦！高雄人，家住高雄，在高雄念大学，我的朋友也在那一带。不过就像我说的，父母都过世了，没远亲也没近邻，朋友各自分散，就一个人流浪过日子了。”“你那么孤独，却那么坚强乐观，教我看了好心疼，这也是我对女孩子从未有的感觉。”他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是到台北打拚的，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？”“我本来是想休息一阵子，好好想下一步的。但命运先替我做了决定，让我遇见你。

现在我生命的重心就是你，我的心里再也容不下别的事了。”她说的是实话。

“小霜，别那么傻，你还年轻，总要找份工作，创造自己的事业才对！”他虽这么说，但似乎颇为感动，将她抱得更紧，手指交缠。

宛芸头又昏熬了，即使她对男人的欲望不太熟悉，也能感受到柯靖宇的热切。但这次主动权不在她，她怕自己到时无法掌握，反而坏了计画，于是挣开他的手，并移开坐在一旁。

“老实说，我父母留下一大笔钱给我，让我不愁吃穿，所以我不必急着找工作。”她用玩笑的口吻来掩饰她的动作，说：“喂！你该不会是专门追求富家女的投机份子吧？”“我？像吗？”他深觉有趣，笑着说。

“我母亲说过，人是不可貌相的，尤其愈英俊有才华的男人，心就愈狠毒无情。”她也笑回去说：“不过，你若是那种骗人感情的花花公子，我也甘愿，我可以把钱财、身心都给你，毫无怨尤的！”“小霜，你放心。我赚的钱足够养你好几辈子，我这一生也只有你一个人，绝不会变心，或让你有遗憾。”他又握住她的手说：“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，首先我要告诉你，这几天丹屏回国，我已经向她提出分手的事了！”宛芸仿佛一下被迫跳到另一出戏。柯靖宇的这一步倒是她始料未及的，她脑波断了好几次，才勉强接上说：“为什么呢？我并不想破坏你和孙小姐，你们都论及婚嫁了，你这么做，她一定很伤心，我……”“小霜，你怎么了？我以为你会很高兴的，我这么做不过是忠于感情而已。丹屏是个明理的女孩子，她没有吵闹，表现得很有风度。”他仔细看她，很困惑地问：“你真的爱我吗？不然为什么反对我 and 丹屏分手呢？”“我……我只是不想给你增添麻烦，让你有任何为难的地方。”她忙搪塞，又把脸孔埋在他胸前。

“你实在太善良了。”他捧起她的脸，宠爱地说：“你绝不是我的麻烦，而是我快乐的泉源，我生命中的小灵英，你还不懂吗？”宛芸的确不懂，她只觉得事情有些过火了，那种隐迫的危机，令她想快点完成任务。

她突然闭上眼，把柔软的唇覆上他的，身体整个靠过去，想引发他的欲望。

“小霜，今天不行！我感冒了，怕会传染给你！”他往后避开。

“没关系，我不怕的。”她说。

“有时我其拿你没办法。”他干脆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实在太晚了，我们各自回房睡觉，有事明天再说，好吗？”能说什么？他人走到门口了，一副怕被“狼吻”的样子，她又操之过急了吗？他走后，宛芸的心久久不能平息。他竟为了她，去和孙丹屏决裂？她不信自己可以把柯靖宇那种情场杀手迷得昏头转向，这一定又是他欺骗女孩子的阴险伎俩！

明知是谎言，她仍有飘在云端的感觉。能让柯靖宇抱在怀中哄骗，也是一种享受和虚荣吧！

她伫立在阳台，望着银白的月半圆地隐在云后。脑海里有个念头，若非柯靖宇生得一表人才又那么有男性魅力，她会演得那么起劲、那么入戏吗？她甩甩头，压下这可笑的想法，应该打电话告诉名彦，是打击魔鬼的时候了！

但她没拨号码，反而直接走向卧室，在静阖之中回想今晚的一切，包括柯靖宇的一言一行，恍如一场百看不厌的电影，沉醉的感觉在心中留驻，恋恋不散。

电话，明天再打吧！

午后雷阵雨停歇，暑热散去不少，充塞着雨后的新鲜空气，水气极重，像潜在热带海域里。

宛芸洗完头发，穿上细肩带的短衣和苹果绿窄裙，拿着柯靖宇给她的钥匙去开他的门，她决心今晚要完成对他的报复。

她称这一幕叫“最后的晚餐”，女人背负感情十字架的痛苦，该由男人来偿还了。

她设计的菜单有法式沙拉、匈牙利牛肉、海鲜意大利面，和加了巴西式的鲜蚝奶油浓汤。这都是她一试再试，烹调出最好的味道，才决定摆在他的餐桌上的。

为什么在他“死”之前，要给他来这么一顿丰盛的宴席？她也道不出所以然来。

一对心型的蜡烛燃出浓郁的异国暖香。还有酒，她加了水果味，饮起来甜腻，后劲却强，有足够的催情作用。

黄昏时，柯靖宇来了电话。

“好想你，再过半小时我就回去了。”他说。

“可不许再被别的事绊住哟！今天是我们认识三个月又三个星期的日子，我可要好好庆祝一番。”她温柔说。

“才三个月又二十一天吗？我却觉得已经认识你好久了，以前没有你的日子像压成一小点，遥远而灰暗，一弹就不见，现在我脑子里充斥的全是你的身影，怎么办？”他热情地说。

“愈甜的嘴就愈危险，你这些话不知向多少女孩子说过了，那么滚瓜烂熟！”她把电话放远，怕耳朵受不了。

“我发誓，你是第一个，我从没想到自己也有如此诗情画意的一面。很奇怪，见到你或想到你，我就不由得浪漫起来，不过我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话。你说，我在爱情方面是不是很晚熟？”他说。

这一谈怕又没完没了，她无心再听，只说：“回家再说好吗？我要快饿扁了！你再拖延，就会看到奄奄一息的我啦！”“看来你是比我现实。好吧！我们待会儿见！”他笑着说。

才刚挂电话。她手提袋里的行动电话又响起。

“宛芸，我们预备出发了，我想再确定一下暗号。”名彦在那一头说。

“我会先关客厅大灯，等小灯也暗时，你们就可以上楼。警卫我已经关照过了，钥匙要记得带。”她说。

“我这儿都没问题。我找的三个兄弟都经验老道，保证万无一失。”他顿

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只担心你，千万则给他占去太多便宜，知道吗？”“这你就不用瞎操心，别坏了我的大事才重要。”她没好气地说。

接下去的时间宛芸都在紧张的状态下度过。柯靖宇回来时，带着一大束红玫瑰花给她，她的脸竟然僵得笑不出来。

“哇！我好象到了阿拉伯后宫。”他并未注意到，只拥着她，吻她冰冷的唇。

“好呀！人家辛苦了半天，你竟说这种话？你以为我是你的女奴吗？”她推开他，娇嗔地说。

“不敢，我想我是兴奋过了头。”他又吻她说。

她催他去洗澡，换上较舒适的短衫短裤，也是待会儿比较好脱的。趁他在浴室时，她又稳一下心情，当电话铃响时，吓了她一跳。

“喂！我是孙丹屏，请问柯靖宇在吗？”对方说。

宛芸愣了一会儿，脑筋快速转着，说：“柯靖宇不在，大概十一点以后才会回来。”“不会吧！办公室的人才说他回家了。”孙丹屏满是疑问：“你又是谁？他不在，你怎么会在他家里呢？”“我是打扫的！如果没事，我要忙了。”她冷冷说。

“柯先生有交代他去哪里吗？”孙丹屏又问。

“没有。对不起，我必须挂断了！”宛芸说。

柯靖宇不是说他和孙丹屏分手了吗？为何她还寻得那么急？可见他习性不改，果真胡说骗人。宛芸对计画原有的一点疑虑完全消失，他是该得到教训的！

晚餐进行得相当顺利，柯靖宇对她的手艺赞不绝口，而且吃得十分满足。

“我以为现在的女孩子都是不会做饭的，但你是个例外。”他说：“事实上，你是好多的例外，有时我都怀疑你不是真的。小霜，你该不会是天上的仙女，下凡走一遭，终究要离开的？”她笑而不答，又为他添酒，他的脸渐渐红了。

“你又让我想起浮生六记中的芸娘，那么懂得生活的情趣，那么贴慰人心。是谁说的？她是男人最完美的妻子和心灵伴侣，我现在能了解了！”他瞅着她笑，眼内漾着感情。

“我才不会女扮男装，陪你上妓院呢！”她避开他的眼神说。

连“妻子”的字眼都出来了，他八成有点昏沉了，或许此刻正是她动手的好机会。

先关上大灯，只留沙发旁一盏浅黄的小灯，客厅顿时陷入一股旖旎的气氛中。他靠着椅背，她轻偎着他，眼前是朵朵玫瑰的淡影。

她手放在他胸前的钮扣上，一粒一粒解开。

“小霜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问。

“人家想碰你嘛！”她说，手已碰到他赤裸坚实的肌肤。

他口中逸出一声呻吟，不再阻止她，那柔若无骨的手四处游走，他的热气传到她身上，在开着冷气的房内，恍如两团擦撞的火球。

她的手触及他的裤腰，考虑到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才关小灯。突然，他由被动转为主动，往她脸颊颈项一路激吻下来，她的肩带滑落，衣不蔽体，如凝脂般图挺的胸部都进入他充满情欲的眼中。

她来不及遮掩，他的唇已抢先一步，从未有的感觉穿荡她全身，令她

轻颤着。不只是上半身，连腰和腿也有他急切的摸索。

薄薄的衣料根本挡不住什么，她开始不着痕迹地抗拒，努力对准电灯的开关。手才伸到一半，他一使力，把她整个人压向柔软的沙发上。

完了，她怎么关灯呢？他强壮的身体与她紧紧密合，他的急喘声、气味和吻痕，包围她、烙印她，令她四肢无力，不能动弹一分。没多久，她的呼吸也与他相同，手抓住他的背，似要与他融为一体。

她在做什么？到底要做什么？所有的思绪随狂涨的潮水冲下悬崖，散出了千万水花，烟雾使什么都看不清了……蓦地，他坐起身，平滑的胸在灯光下大力起伏着。掠过的冷意将她唤回现实，望着几乎全裸的自己，她惊骇极了。

他的手又伸过来，但这次是帮她穿好衣物。

她抱着一个枕头，象征性地遮住自己，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能……不继续呢？”“我太失控了！碰到你，我似乎一点自制力都没有。”他歉疚的说：“小霜，我爱你，我珍惜我们之间拥有的一切，不愿草率行事。我希望把这第一次最美好的记忆保留在我们新婚之夜。”“新婚之夜？”她像被人狠狠打了一记。

“是呀！我在向你求婚呢！你愿意嫁给我，当我的妻子吗？”他微笑问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我还不想结婚……，我是说我还年轻，我们才认识几个月……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”她语无伦次地说。

“你吓到了？我知道这有些突然，但你爱我，会答应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”他吻着她的手说：“我巴不得此刻就拥有你，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与真心，在你还未正式成为我的妻子以前，我不会再碰你！”“所以除非我嫁给你，我们才……”她呆呆地问。

“这不是最好吗？你怎么看来一副震惊的样子？”他关心地问。

“我……”她脑中一片空白。

电话铃拯救了她，他起身到书房去，顺便打开客厅的大灯，一下的光明亮晃，使她清醒。

名彦！他一定莫名其妙！宛芸拿了自己的随身皮包，躲进浴室，拨号的手还发抖着。

“名彦，不用上来了，计画取消了！”她急急说。

“怎么？那小子不上钩？”名彦沮丧地问。

“不是！我也不会说，我们明天再谈，好吗？帮我谢谢你那三个兄弟。”她说完就关掉电话。

走出来，柯靖宇仍在书房。她坐在沙发上，又看见那束盛开的玫瑰，瓣瓣饱满艳丽，红得不留一点空间，谢时也特别丑陋不堪。

还没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时，她已拔下一朵，一片片撕裂的花瓣放在玻璃茶几上，排列得像个分离的图案。

“小霜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悄悄地出现，问她。

她仿佛在梦中被人惊醒，跳了起来，连花瓶都差点打翻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他拥着她问。

“我……我只是累了，想回家睡觉。”她说。

“是很晚了！”他在她额头亲一下。“我的小灵芙，想想我的求婚吧！我会天天缠着你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”她是应该好好想想，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？这比被他拒绝还要糟糕呀！

他说不结婚就不碰她，那“仙人跳”之计不就完全行不通了吗？半年的精心策画毁于一旦，她该怎么办？心是迷惘，身仍有他触摸的余温，为宛莉复仇，到了这局面，会不会成了玩火自焚？她要放弃吗？问题是，她能吗？

第五章

午餐时间刚过，小巷里的饮食店零零散散地剩下几个客人，流行音乐轻淌着，仿佛更懒了。

“什么？结婚？”名彦这两句如石破天惊，引得他人侧目。

“拜托，小声一点！”宛芸忙拉住他说。

“搞飞机嘛！他那烂人也好意思说要开口娶你？”他一脸不服地说：“真他妈的欠揍！”“我也很讶异，到现在仍想不通。”她皱眉说：“更糟的是，他说没结婚以前，他都不会再碰我。这么说，我们的‘仙人跳’就胎死腹中了？”“怪哩！路边的野花堪折，他不折，反而要带回去花瓶供养，这是哪一国的心态？”他眉毛上下左右扭转几下，突然说：“男人若是如此，就表示动了真情……哇！我们台中之花果真不是盖的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柯靖宇这花花公子竟被你收伏了！”“我才不相信他懂得什么真爱。”她不以为然的说：“现在我该怎么做？”“嗯！该是阿娇来拜你为师了！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搞定那小子的？”他依然得意忘形。

“这不干你的事！”她冷着脸说：“我只要你提供意见而已！”“这种花心大萝卜当然不能嫁啦！”名彦摇头晃脑，双手一拍说：“但你可以假装答应，在婚礼那日，演上一出逃婚记，一向玩弄女孩子的柯靖宇被人抛弃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有多大快人心呀！我保证他会元气大伤，吐好几口鲜血，这不是比‘仙人跳’更酷吗？”“不！”她立刻反对：“婚姻不是儿戏。他们‘顶方’家大业大，结婚场面一定很壮观，到时恐怕不少大人物都会参加，这样一来，不只针对柯靖宇，还会累及无辜。不行，我绝不做强德事！”“嘿！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心软，还会为你的仇家着想？”他怪叫着：“你忘了他是怎么害宛莉的？你忘了他又是怎么把我们赶出‘顶方’的？不但死不认错，对我们动粗，还丢钱给乞丐般打发我们，这才叫做缺德！”“我没有忘！”她瞪他一眼说：“只是我这人恩怨分明，报仇的对象既只有柯靖宇，就不想扯上一些闲杂人等，你懂吗？”“好吧！你一向是讲原则的人。”他耸耸肩说：“既然不结婚，也不能上床，我们的戏要如何收场？”“我再想吧！”她站起身说：“和你愈谈愈糟，现在我心更乱了！”“我本来就没有你梁小姐聪明。”他笑着说：“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留在台北，让你随传随到！”她在街上乱逛一阵，心里一直想著名彦那句“动了真情”的话。她不曾爱过，对男人的经验就只有父亲、名彦和宛莉口中的“阿靖”，皆是不可取的。柯靖宇或许此刻迷恋她，但能维持多久？等玩腻了，不就一双可厌的破鞋子，有什么值得窃喜的？然而，无论怎么看透他、鄙视他，一想到极骄傲的他在富丽堂皇的婚礼中等不到新娘，真教她于心不忍。名彦猜的没错，她是心软，一向自负的柯靖宇，一定宁可私下挫败，也不愿被人当笑柄。

但她为什么不能狠到底呢？站在十字路口，她茫然了，绿灯亮了几次，她始终没有跨出脚步。

“顶方大厦”第十二楼，董事长室旁的大客厅笑声宴宴，因股东大会之便，柯家人顺道来个亲情团聚。

柯盛财亲自泡茶，柯夫人玉雪切水果备点心，老大靖安说澳洲的生意，老二幸宜说美国的发展，老四幸容抢着说自己的新工作，唯有老二靖宇沉默不语，嘴边带着神秘的笑容。

“怎么？你是不是有好消息要宣布？”相当了解次子的盛财忍不住问。

“他没说就表示没有。”幸容回答：“再听我的采购旅行嘛！我才说了三分之一而已……”“靖宇不说，更是有问题。”靖安切断么妹的话：“而且看他的笑，消息一定还挺吓人的。”“可不是！记得你们小时候吃东西，总是把喜欢的先吃掉；只有靖宇，永远把好的留到最后，他是我们家最沉得住气的一个。”玉雪分着蛋糕说。

“根据现代的说法，他是属于高EQ群的人。”幸宜对弟弟说：“你是不是又开发出哪一条新贸易路线了？”靖宇依序看着大家，然后清清喉咙说：“嗯，我要结婚了！”一声炮竹平地起，砰得人人神色各异，有喜有愁，但都带着明显的意外。

“结婚？你不是才和丹屏分手吗？”幸容先叫。

“什么？他和丹屏分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，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”玉雪惊讶地说。

“既然分手，那新娘是谁呢？”幸宜警觉地问。

面对家人的七嘴八舌，靖宇都沉着不应，直到大伙干了口沫，他才慢条斯理说：“新娘叫傅小霜，二十三岁，高雄人，大学毕业。她是我对门的邻居，很温柔美丽，我们认识四个月，我已认定她是我的终身伴侣，我预计十月结婚。”靖宇就像报告业务、下达指令般，一字不多地把每一项资料都顾到了，但柯家人并不满意，疑问又一箩筐出来，仿佛要阻挠他结婚似的。

“傅？是高雄哪个世家？她家是从商还是从政？”盛财关切地问：“家世还配得上我们吗？”“才认识四个月，妥当吗？”玉雪一脸忧心：“你和丹屏交往两年都下不了决心，这次未免太快了吧？！”“二哥一定中了人家的圈套了，那个傅小霜八成是个淘金女郎，才一下把向来稳如泰山的二哥迷得团团转。”幸容说得煞有其事：“难怪他会甩了丹屏。”“靖宇，你至少得让我们看看吧！这样一声不响又冲动，一点都不像你的行事作风。”幸宜说。

靖宇望向大哥，等了一会儿没见反应，他问：“大哥，是没有意见吗？”

“我？哦，想必她是个绝世美女，才会让你闪电结婚吧！”靖安说。

“她是很有特色。”靖宇只简单回答，又转向父亲说：“小霜父母已经过世，就只剩她一个人，我娶的是她，并不在乎她的家世。但据我所知，她继承了一笔遗产，生活很优渥，连工作都不必找，因此不可能是淘金女郎。事实上，这几个月，我还吃她的比较多呢！”“听起来还是很诡异，我们最好先调查她的背景，婚事可以暂缓。”幸宜建议。

“你姊姊说的没错，你身分不同，绝不能草率行事。况且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应该更慎重才对。”盛财说。

“爸，你们不信任小霜，也该信任我的眼光呀！我不会去调查她，我爱她，所以不愿对她有一丝怀疑。”靖宇口吻很坚决：“反正我是娶定她了。”“人还没带回家就那么斩钉截铁？以前你不是这样，我们给你介绍的女孩，每

一个都是挑三拣四，磨得人都失去耐性，怎么这一次全变了？”玉雪有些不说。

“我就说嘛！二哥是中邪嘛！丹屏都大骂他冷酷绝情，在一起两年，说断就断，太没心肝了。”幸容不平说。

“幸容，你别瞎搅和好不好？感情之事没有外人插手余地的道理，你应该比我懂。”靖宇脸色稍变，又严肃地对父母说：“爸，妈，我会带小霜回家，你们也一定会喜欢她。”

我只希望你们别吓着她，她很年轻、很单纯，刚有丧亲之痛，又涉世未深，很多方面需要保护，而非批评。”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幸容撇撇嘴说。

“就有那么严重。”靖宇干脆说：“这辈子我若娶不到她，也不想结婚了。”“我认为我们要尊重靖宇的选择，并且祝福他。”靖安用持平的论调说。

“对儿女的婚事，我向来都是尊重的。”盛财说：“快把人家带回家认识一下吧！”

要在两个月之内培养出一家人的感情，你也不能再慢吞吞了。”“是的，爸爸。”靖宇立刻精神抖擞，愉快地说。

盛财拍拍么儿的肩，又对长子招手，父子三人走出大客厅，预备再谈一些生意上的事。

留下的几个女人，话题仍围绕在这半途冒出的傅小霜，愈谈疑云就愈多。靖宇是精明能干，但感情方面却空页，他英俊的外表，几乎是一张白纸，真是教人担心。

男人就是这样，愈得不到就愈珍贵。柯靖宇果真每日向她求婚，而且准备带她回家见父母。

宛芸一直想不到解决的良方，只能以撒娇羞怯的方式来推托。

上午意外地接到孙丹屏电话，要求见面。宛芸没有拒绝，她也想了解靖宇所谓的“分手”，是怎么一回事；或许由其中她还可以找到一点可以突破的灵感。

“你一进咖啡店就会看到我，我穿红色的上衣、黑色的长裙。”丹屏说。

“我认得你，我看过你的节目。”宛芸坦白说。

感觉上是来意不善。靖宇说丹屏很理智、很有风度，那是他说的，实际情况仍要眼见为凭。

丹屏本人比电视上娇小，但一样亮丽，宛芸在她面前不需伪装，就一张平常严肃的脸孔。

“你说要找我谈谈，谈什么呢？”宛芸有礼貌地问。

“你比我想象的年轻。”丹屏仔细打量她：“但现在的年轻女孩都很厉害，那天你骗我说是靖宇家的打妇佣人，我算是领教到了。更妙的是，靖宇居然没有生气，他向来最恨人家说谎。”他却是说谎专家。但宛芸不想讨论复杂的内情或为品格辩白，她喝口咖啡，单刀直人说：“我知道靖宇和你分手的事。我很抱歉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，我更不想伤害你……”“你没想到？！这不是你希望的吗？我发现你连说谎也不会脸红。”丹屏感到自己的失态，忙回到原来的冷静：“我和靖宇的事与你无关，我们也不算什么分手，只是我不想结婚，他暂时转向你罢了！不过我今天来，不是讨论我，而是你。你知道吗？柯家人对你的动机非常怀疑，他们并不欢迎你成为柯家

的一员，我劝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这番话让宛芸对丹屏原有的同情和歉意顿时消失无形，她淡淡地说：“柯家怀疑我什么呢？”“我想你在认识靖宇之前，就很清楚他是‘顶方’的小开，有亿万的身价。”丹屏顿一下说：“而你一个没家世背景又没无闻的女孩子，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要和他结婚，很多人都会认为你是为钱而来的。”“你以为天底下只有柯家有钱吗？”宛芸冷哼一声说：“他们双手奉上，我都不屑一顾。”“你说的话，没有人会相信。”丹屏一脸笃定说：“你若不为钱是最好，因为柯家儿女在婚前都会签下结婚同意书，媳妇和女婿都得不到什么利益。若你妄想靖宇是金山银山，就别作梦了。”“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？是柯家人派你来的？”宛芸有些受不了对方的语气。

“差不多。”丹屏毕竟大些，社会历练也多，又是吃广播饭的，口齿难免犀利：“以他们的身分，不方便出面，就请我来一探究竟。我认为你不但有问题，而且若执意嫁给靖宇，也维持不了几个月的！”“怎么说？难道你也知道靖宇喜新厌旧的毛病？”宛芸皱眉问。

“喜新厌旧？靖宇？”丹屏扬扬眉，接着又说：“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，但靖宇绝对会对你喜新厌旧。因为你根本不适合他，你太年轻，没有工作，不能独立自主，没有显赫的背景和万贯家财，一点也不符合柯家媳妇的资格。别说柯家人难以接受你，靖宇在几个月内也会后悔娶你，你应该有自知之明才对。”“你在羞辱我吗？你有工作、能独立自主、有钱有势，又如何？也不过是靖宇甩掉不要的女朋友，凭什么批评我？”宛芸的硬脾气发作了。“你们有钱人贪婪自私的嘴脸，我还会不明白？我告诉你，我梁……傅小霜最恨威胁恫吓，我向不欺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欺到我头上来。你若想阻止我嫁给靖宇，对不起，你失败了！”宛芸拿起皮包就直接冲到马路上。

说什么理智，说什么风度，那是胡说八道。孙丹屏根本心怀恨意，她为何不去骂柯靖宇呢？是他三心二意，是他始乱终弃，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，连人都看不透吗？宛芸不是富贵人家，但也不曾如此被看轻过。配不上柯靖宇？他那种男人，嫁了是一生的不幸，送她都不要！

她像脸上被人丢了一块臭抹布，除不去的腥膻味。记忆回到多年前，在放学的路上，看父亲开着豪华轿车载着新太太和刚出生的儿子，一股强烈得几乎灭顶的恨意，仿佛腐蚀心灵的强酸，毁了她所有的正常和快乐。

她退一步，敌人就进一步。为什么要为柯靖宇想？为什么要顾及柯家的面子？心软的结果，就是被赶尽杀绝。

她一脸火红的烫，等一抬头，赫然发现“顶方大楼”，她想也不想，牙齿一咬，就走了进去。

“小姐，你找哪个部门？”柜台的总机问。

“十一楼，柯总经理。”宛芸冷冷说。

“请问你有约时间吗？”总机皱眉问。

“没有，你告诉他，傅小霜来访就够了！”宛芸说。

总机面有难色，但仍拨了询问电话，才说几句就堆着笑脸对宛芸说：“总经理请你上去。”两次到“顶方”，待遇天差地远，他们一定没想到她就是八个月前来大吵大闹，又被扫地出门的那个疯女孩。想到此，她把头抬得更高，脚步踏得更重。

总经理室门口仍是中年的尤秘书，这次她脸上只有欢迎，说：“傅小姐，柯总在等你呢！”宛芸开门进去，一样的场景，一样的靖宇，但她已不像初

次的惊心动魄，只倔着一张脸，站在那儿。

“小霜，真是稀客，你怎么突然想来看我？”靖宇笑着走到她面前来。

“我来是告诉你，我同意嫁给你了。”她流利地说。

“真的？我太高兴了！”他抱起她，飞转了一圈，说：“你怎么想答应的？”

“我逛逛街、喝咖啡，和人聊聊天，有人说我不适合嫁入豪门世家，我不服气，就跑来啦！”她故意说。

“你又在逗我了！”他点点她的鼻子，又亲她一下：“你知道你迟早都会属于我的。

走！我们去挑戒指！”“现在？”她讶异地问。

“是呀！免得你又犹豫不决。”他牵她的手往门口说：“戒指一套上，你就赖不掉啦！”戒指？哦！她是不会便宜柯象的。他们连最珍贵的良心都不要，金钱算什么呢？她花钱也是替他们积德的，当然要多多益善才对。

没答应结婚，宛芸还不知道要办一场婚宴是挺麻烦的事。她明知是假，见柯家如此郑重其事，再恨也会心虚，偏偏想省的又省不下来。

戒指和首饰，不用时可以给别人；但喜饼、喜帖，定制了没用，就是废物。而靖宇要求的都是最精致的，比如帖子，大红卡纸内还有特殊设计的薄绸纱，银亮的心型中巧妙地镶住他们两个的名字。

“柯靖宇、傅小霜，多好的组合。”他欣赏地说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找人以他们的面相和生辰，来排出适合的字体，再请雕刻大师制两方玉印，他为阳，她为阴，做为盖结婚证书用的。

宛芸递出假的身分证时可是笑不出来。她虽然一心复仇，但也不愿做那么绝。

她见过柯家人，他们并不凶神恶煞，也不仗势欺人。柯盛财爽朗而健谈，有吃苦出身的朴实；柯靖安温文尔雅，没有富家子的气息；女主人玉雪富泰好客，对她相当关切；柯幸宜和柯幸容虽有所保留，也不曾给她难堪。

他们全家似乎都很期待这场婚礼，万一到时摆出乌龙，所造成的混乱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平息。

当他们甚至为婚礼场地画设计图和做出一叠计画书时，宛芸头痛了起来。

“布置场地的花要先订好。有银莲花、玫瑰花、素馨花、堇菜花……！长春藤要有，那是象征绵绵不断的爱。”玉云看着花艺书说。

“一定要花吗？”宛芸问。

“当然，那才又美又喜气呀！你的新娘礼服和宴客服选好了没有？花束呢？那都要整体搭配的。”玉雪说。

“小霜，你娘家真的没有亲友参加吗？不可能连几桌都凑不出来吧？！”盛财拿着设计图过来问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对了！小霜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打算当天早上在教堂行婚礼，晚上直接宴客。”靖宇说。

“教堂，你们信教吗？”宛芸喘一口气问。

“没有，但我喜欢那神圣的气氛，由上帝做见证，誓言是永恒的。”靖宇微笑说：“这叫‘此情唯天地可表’。”那不是一场大笑话吗？在银十字架和

受难的基督面前，他可以撒谎，她却说不出骗人的话呀！

宛芸头胀疼到眼皮上，胸部梗着想吐，柯家郊区别墅虽大，却令她有窒息感，她苍白着脸说：“靖宇，我累了，我先回去好吗？”“你真是娇娇女，多一点折腾都不行。”靖宇摸摸她的额头说：“有些冰凉，我叫司机老杨送你回去好了。”“不必了，我……”她说。

“一定要，我可不希望万事俱全时，新娘出了差错。”他坚持说，并叮咛她：“好好睡一觉，别忘了明天要拍结婚照，我会再提醒你的。”天呀！还有结婚照，那厚厚一大本，假的也要成真，像犯罪后抹不掉的证据。

她一回到“顶翎”，就打电话给名彦。

“我受不了了，我想结束这一切，再下去恐怕无法收拾。名彦，你明天就来接我，我必须消失了。”宛芸说。

“为什么？好戏才正要上场呢。”名彦不解。

“柯靖宇居然要在教堂结婚，我怎么能在上帝前演这出戏呢？”她愈说愈觉荒谬。

“教堂？那才刺激呀！我可以去抢新娘，柯靖宇的脸一定很有看头，搞不好我还可以上头条新闻呢！”名彦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你找死呀！”她生气地说：“我下定决心了，叫你来你就来，我们可要走得干干净净，明白吗？”名彦兴头被砍，只有无奈答应。

接着宛芸开始收东西，并想着如何写出最具震撼力的留言条，让柯靖宇所受的惩罚不减少。

天黑时，他来了，宛芸挡在门口，不要他进来。

“你看起来很不好，眼下有黑眶，要不要看医生？”他用手轻摸她的颊。

“不用了，我想我只有些紧张，明天就会好。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你好象对结婚不太确定，让我进来陪你吧！”他轻抱着她说。

多么温暖，多么柔情，却又多么可恨！多少女孩投入这强壮的胸膛，因而跌得粉身碎骨呢？“我需要安静一晚，明天还有重要的事呢！”她说。

“对，结婚照。”他吻着她的脸，突然尝到泪水，他惊讶问：“你怎么哭了？”“有吗？”她忙退开，擦着泪。

“小灵芙哭了，事情一定不寻常，到底什么事呢？”他追问着。

“真的没有，看你为婚礼奔忙，很感动罢了。”她随便说。

“傻小霜，那都是为了我们，美丽的新娘才是我心目中最大的感动。”他亲吻她的额头说：“你好好休息吧！有事我就在对门。”他走后，宛芸原本写不顺畅的留言条一气呵成：柯靖宇：希望预备这场婚礼能让你了解爱情、婚姻和孩子是多么神圣不可欺的一件事。

想想那些被你玩弄抛弃的女孩子，和那些被你毁掉的小生命，你说她们愚蠢无知、自讨苦吃，结果这些话都丝毫不漏地报应到你身上。

我是路见不平，拔刀要给你这花花公子一个教训。男人可以欺骗女人，女人也能欺骗男人，滋味如何？可惜的是，我再报复，也无法真正补偿那些被你伤害的女孩子于千万分之一。

基于一点良知，我没有在婚礼之日才给你当头棒喝。我希望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别再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你若罔顾那昭昭天理，上苍会处罚你无妻无子、绝子绝孙的。

复仇的小霜宛芸写完信，不忍再看一次，就像丢掉一个沉压又烫手的包袱。

小霜今晚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了，回到宛芸，多些什么，又少些什么，说不清的，只觉愁苦更在眉间凝聚了。

一早靖宇去上班后，名彦就来帮宛芸搬行李，租来的出租车停在门口。时间很赶，十一点靖宇在摄影公司等不到她，一定会回来看究竟。

“傅小姐，你要搬家吗？我以为你和柯先生结婚后还要住这里呢！”老李好奇地问。

“我们另外有新房。”宛芸应付地说。

东西并不多，但不留破绽很重要，他们是连押金也不要了。忙到十点半，再抓不到一点错处，宛芸把信夹在靖宇家的门缝，就准备离去了。

名彦坐司机隔壁，她在后座押一些箱子，心仍噗噗跳。她翻皮包想找面纸，突然发现她的行动电话忘在浴室了。天呀！百密仍有一疏，她实在没勇气再回去，但不拿也不行。

她要出租车再转回头，反正才十点四十分。冲入“顶翎大厦”，恰见老李，他想搭讪，却被她阻止，此刻每一分钟都很宝贵。

拿了行动电话，坐电梯下楼，老李仍在原地挡路。闪过他来到马路，靖宇却从左边走来，手里拿着她的留信。

“小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脸色铁青，厉声地问。

“快上车，别理他了！”名彦探出半身叫她。

这一声惊醒她，她忙上出租车。在车发动的那瞬间，靖宇碰到车尾，她很清楚看见他冒火的眸子和太阳穴爆胀的青筋，像要杀人一般。

“小霜，回来！”靖宇大喊着：“我不准你走！”名彦要司机加快速度，车愈行愈远，把靖宇抛在后面，但他仍不死心，狠追着，好长的一段路，她们看见他的身影，衣服和头发都散着，两条长腿像在飞，不会累，永不休止的……。

“那小子真能跑，我本来要警告你的……”名彦说。

她什么都听不见，眼中只有靖宇，随他的人愈远，她心跳愈快，如丛林器战的乐鼓，在耳膜夺命地鸣响着。

车一转弯，看不见靖宇了，她仍觉得他在跑，步伐声由地底传来。一直紧抓椅背向后望的她无法回头，因为僵硬，因为满脸的泪痕……他，应该停下来了吧？！

第六章

这种天气总是令人难受，晴得不象话，也冷得不象话，一切都仿佛是人工假造出来的。

靖宇喝完咖啡，敲两下桌子，就站起来准备付帐。

“再坐一会儿嘛！我们好久没真正地聊天了。”丹屏阻止他说。

“你不是说我臭着脸又沉闷吗？跟我这种人聊天有什么意思呢？”他阴阴地说。

“你怎么变成这样呢？简直没有人可以好好和你说上一句话，我们又没欠你！”见他不语，她又说：“你还没回答我，要不要和大伙一起去美国过春节？”“你们没欠我，我也不欠你们，为什么要一直逼我？我说不去就不去，要说多少遍你们才懂？”他生气地说。

“喂！对不起你的是傅小霜，干嘛要对我吼？”她不高兴地说：“当初大家就不看好你和她，她太年轻又没责任感，现在跑了，总比婚后再跑好吧？！”这回他一声不吭，只瞪她一眼，丢些钱就起身离去。

“靖宇，你已经心态不正常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她在他身后激动地叫着：“如果你还要继续找她，你就疯了！”她还有许多话要说，但为了尊严，又不愿意去追他。

他一头冲进冷冽的一月天，心却像红炽的岩浆欲喷出地表，那种不安定的滚热是从未有的，随时会爆裂的危险逐渐地改变他整个人。

一定要找到她，一定要，一根毛发、一片指甲都不能少。他真心付出，她却这样对他，绝不能饶恕！

“绝不饶你，绝不饶你……”靖宇在心中不断喃喃。

他的眼光紧盯着人群，巴不得下一秒就能逮到可恨的小霜，能够捏住她美丽脆弱的脖子，和晃出她冷酷无情的毒蝎心肠。

两个多月了，他依然停留在那恍如恶梦的早上，兴匆匆要接她去拍结婚照，却拿到那封信。他不懂，真不懂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！

复仇？她复什么仇呢？为什么挑上他？而他竟被骗得惨不忍睹，像暴尸荒野的人，皮肉绽开、体无完肤。

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，一场不能容忍的欺骗，一种不允宽贷的愚蠢，是他和她，永远都纠缠不清的沉沦。

他没有告诉太多人事实的真相，大家只晓得小霜是为了害怕结婚，所以不告而别。

但这已经够窝囊了，他一生何尝如此挫败过？难道真如幸容所说，他对女人是迟钝和无知吗？若幸容知道他其实是被骗，一定从此把他当成爱情白痴，他自己也想不透，为何当时没有直觉？小霜出现得那么蹊跷，身世编得破绽百出，他竟没有怀疑，反而一头栽进她所设的迷局，还以为自己幸运，急着娶她为妻。多蠢笨呀！他非找到她不可，否则他永远无法从这场恶梦中醒来。

复仇？哼！他要让她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复仇！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整弄他，他绝不会放过她的！

他回到“顶方”，由专用电梯到十一楼。公司的人知道他心情不好，都比以往更小心翼翼，连在走廊碰到，招呼声都不太确定。

他一脸杀气来到办公室前，嫌恶地望着浅灰地毯和扇形桌子，他怎么从来没发现这种设计和组合多么俗气粗陋呢？难怪他最近老僵在原地，一点创意都没！

暂代尤秘书的年轻女孩早已从位置上跳起来。

“我早上交代的计画案印出来了没有？”靖宇不耐烦地问。

“还没……，快了！计算机有些问题……”新秘书被他的脸色吓得话说不清。

“我不要听那些！我说过中午要的！”他忍不住怒气说：“你到底从学校毕业了没有？你没把握坐那个位置就不要来，免得弄得天下大乱，这可不是

在办家家酒！”“我……临时被派来，还不熟悉……，我真尽力了，午饭都没吃……”她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。

靖宇用力握住双手，如果是小霜，一定不会轻易被吓倒，她两眼一溜，总有办法摆平他。他就这样栽了吗？看到年轻的女孩，就会想到她？“那份文件真的很重要，你愈快弄出来愈好！”他尽量平稳声调说：“反正明天尤秘书就要销假上班，我们两个也都可以解脱了！”他转身时听到后面松了一口气的轻呼，他走两步又停来说：“叫警卫室的王文修组长马上来！”“是。”回答声几乎听不到。

他进到办公室，阳光明亮，引不出一点开朗的心情。满桌公文等着他，却无丝毫处理的欲望。他在地毯上来回走着，像一头误入山洞的野兽，在黑暗的岩穴中寻找出路，焦虑和愤怒都令他疯狂，他必须要捏碎某个人……“总经理，你找我？”王文修在门口说，神情戒备。

“我不是叫你每天来报告有关傅小霜的事吗？现在已经过中午了！”靖宇冷冷地说。

“现在‘才过’中午，总经理。”王文修关上门说：“何况也没什么新进展。”靖宇瞪着这个一起练空手道和柔道的好朋友，这样连称两次“总经理”，表示对方也不高兴了。

“你就是想找人打一回合，对不对？直接说就好，我很乐意奉陪，总比用嘴巴伤人来得干脆！”文修一边说，一边搬动桌椅，腾出个空间来。

“我知道我最近很糟糕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催逼你的原因，我也不想再这样失常下去了！”靖宇懊恼说。

“所以我说爱情和女人沾不得，那些玩意是要用谈的，而不是用陷进去的。”文修扬扬眉说。

“我和傅小霜之间能算是爱情吗？她根本不是一个女人，她只是一场游戏，一个计谋，我目前暂时落败而已。”靖宇全面否认掉感情的存在，他咬牙说：“结果谁胜谁负，还未揭晓。我只需要线索，所有的真相，而不是一堆不着边际的废话，你明白吗？”“我明白，但我只受过保全训练，可没修过侦探课程，总要花点时间摸熟门路吧！”文修回到公事公办的态度说：“现在我们知道傅小霜是个假名，父母的名字合起来是‘复仇柯家’，根本就是故意的。所以我已经往制造假证件的集团去找。”“结果怎么样？”靖宇急急问。

“没大进展，听说是内部自己人要的，所以透露的讯息很少。”文修说。

“给钱呀！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再多都没有关系，只要能找出小霜真正的身分，一切都值得。”靖宇说。

“你没听过盗亦有道？黑社会也讲义气的，除非你给他们一个人名，还可能套出一些东西来。”文修说。

“简直鬼扯，我们若有名字，又哪需要他们？”靖宇没好气地说。

“另外，那封信也是线索呀！”文修只看过一遍内容，仍旧搞不懂靖宇怎么会牵扯上这种事。

“那封信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根本都是虚构的，那只是游戏的一部分。”靖宇往后退，撞到矮几，他忙扶住差点倒了的百合花。

慢着！百合花，那纯白的绽放，在阳光下，似乎提醒他什么……脑中总是一片浑沌，很多该连系的片断，散在意识深处，他努力想……，最后老浮现小霜花一样的脸庞。

“我有预感，解答在我的脑海里，或许我该请个催眠大师，可以唤醒我一些记忆。”靖宇沉思说。

“嘿！你不会当真吧！”文修失笑说：“我看我还是加班去找人比较快，免得催眠又给我催出一堆陌生的名字来！”剩下的下午，那束百合花总在靖宇面前晃来晃去。最后他走到桌前，连茎叶整株拿起来看，手摸到花瓣，有绒绒的质感，他不自觉摘下一片，白瓣飘到地毯，他又拔一片，落在桌上。

这情景他似曾相识，小霜常用的辞句。不只是白色的百合，还有红色的玫瑰，粉色的兰花，甚至支票……，同一个撕扯的动作，在家里，在办公室内……像在茫茫的宇宙中，两颗逐渐接近的星球，爆炸浑沌，一个秘密的破解。天呀！她竟是“她”吗？小霜和那个为妹妹来吵闹的女孩是同一个人吗？他只能凭感觉去判断，但陪着她们的男人百分之九十是同一张脸，靖宇和他交过手，探出出租车的面孔清清楚楚。

这个不学无术的小流氓究竟是小霜的什么人呢？在对付小霜之前，他非狠狠教训那家伙一顿不可！

回忆愈来愈明晰，脉络一条条出来，连那封信都有意思了。他们来“顶方”闹事，明的不成，就来阴险的，这八成是那个姊姊策画的，她聪明机警，若小霜是她，这女孩子就太耐人寻味了。

她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？不！他一点都不在乎这点，他只要知道她的名字，再叫她为这场游戏自作自受，让她领教玩火到他柯靖宇身上的下场。

他的脸硬结出很多严苛的线条，百合花被他撕了一地，连茎连叶，撕到无处可下手，他才发现手沾满了碎屑。

他一点都想不起那两姊妹的名字，似乎姓王或姓梁，但他可以马上问出来。

他擦干指间的绿汁白屑，拿起电话，告诉秘书说：“帮我接洛杉矶我大姊家。”“可是……可是那儿是半夜……”秘书迟疑说。

“我不管，我要找到阿靖。立刻！马上！一秒钟都不许耽搁！”靖宇怒吼着。

傅小霜，我们之间的事才正开始，他用力放下电话，他会叫她把游戏玩到底，没有人可以中途退出，没有人！

宛芸在阳台洗衣服，弄得一身又湿又冷。

美好的星期日，本该逛街看电影，去凑凑热闹的人潮，但她就是提不起劲，屡次拒绝同事和朋友的邀约，她们大概以为她是孤僻的人吧。

这种天候，若再暖和些，恰好适合去钓鱼。她心里想着蓝亮的天空，苍绿的树林，潺潺的溪流，然后是立在河中央的柯靖宇。

他的姿态多么飞扬潇洒，当他钓到鱼时又笑得多么开心，仿佛纯稚的大男孩，眼眸闪着光芒，教人忍不住心动眷念。

她忘了手中要晒的衣物，一人痴立着。忽而微笑，忽而垂下嘴角，眉头深皱时，一声叹息轻轻逸出。

她为什么老是忘不了他呢？白天黑夜都有他的身影，而且会心痛难过。她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事情太超乎常理，她无法否认自己受柯靖宇吸引，但她怎么会对那种花花公子产生感情呢？想或不想都是极大的困扰，若非理智的强烈阻止，她还真想回台北，看看结果如何。

他会不会又一手搂着孙丹屏，另一手抱着别的女孩子呢？他对她的愤怒到什么程度呢？是不是一下就丢到脑后？不能再想了！她用力甩甩手上的衣服，太过猛烈，抽到自己的腿，痛得她叫出来。

“姊，你在哪里？”宛莉的声音传来。

“我在晒衣服。”宛芸回答。

宛莉在疗养院的后半年进展神速，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。提起那一段的挣扎及伤害，宛莉已渐渐释怀，有时反而是做姊姊的放不开，还得处处小心防患。

宛莉回家已快一个月，自己主动提起到报考大学的事，生活有了目标，人又恢复以往青春活泼的模样。

“我已经到补习班报名了，过年后就开课。”宛莉在厨房门口说，手上拿着一瓶可乐。

“这么冷的天应该喝热茶，怎么又喝冰的？小心老来骨头痛。”宛芸说。

“现在就操心，我还没骨头痛，就先累死。”宛莉喝一口又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挑这补习班吗？就是那个助教，实在太帅了，看到他，我就充满着斗志。”“宛莉，你一次教训还没受够吗？”宛芸严厉地说。

“姊，你放心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‘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’，我不会再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，但不表示我就非要‘心如古井水，誓不起波澜’吧！”宛莉又加一句：“如果是为阿靖那浑蛋，就更不值得了！”提到柯靖宇，宛芸心跳加快一拍，他的确是浑蛋，骗了妹妹，又在姊姊心上不走。

宛莉全然不知复仇的事，宛芸只能装得若无其事，她说：“你去市场买便当吧！我洗了一早上的衣服，都饿坏了。”宛莉出发后，她立刻以最快速度结束好清洗工作。擦干双手，回房换一件新买的乳白毛衣，才要扎头发，门铃突然响起。

宛莉怎么那么快就回来？八成是忘了带皮包。

宛芸一开门才要责备，整个人却愣住了！再过千年万年，她也不会想到柯靖宇竟会站在自己家的门口！

他穿著黑长裤、黑高领衫、黑西装外套，脸上有乌云，眼中有杀气，活像地狱来的使者，随时要伸出手掐她的脖子的模样。

“傅小霜？或者是梁宛芸？”他的声音寒到人脚底。

她努力维持镇静，没什么好怕，他是魔鬼，她也不会比他善良。她抬起下巴，用最冰冷的语调说：“当然是梁宛芸。”他瞪着她，眼光彷彿两把飞刀。他手轻轻一举，她立刻要关门，但那力道一弹，她人退后好几步，他则大刺刺地走进客厅。

接下来是什么？砸坏她全部的家具吗？“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！”她强忍怒气说。

“你当然不欢迎我，因为你知道你做了多么不可饶恕的事，你也知道我不会放过你！”他一步步走近说。

“你才是不可饶恕，你才是不可轻易放过的……”她有些害怕，但仍虚张声势。

“是的，我记得你说过，我上刀山，你就磨尖刀；我下油锅，你就搨猛火。多么狠毒的一个女人，报复心如此强烈。”他突然攫获住她的下巴，双手用力捏着说：“我要仔细看看你，看你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？是在一堆破围巾、破大衣里那个像泼妇的梁宛芸，还是穿性感衣服做小女儿娇态那个像

妓女的傅小霜！”妓女两个字像鞭子般抽着她的神经，她本能地挣扎扭动，但一切徒劳。她使尽吃奶力往他腿上一踢，碰到他硬硬的骨头，他纹风不动，她的脚趾却痛得仿佛要打断。

她感觉他手的力道逐渐加强，甚至可以听到牙齿的咯咯声。他审视她，她也不避开视线，心中的怒气超过一切恐惧伤害。他几乎要把她举起来，脸慢慢靠近，她很自然伸出双手挡住他，在碰到他胸膛的那瞬间，感受到他那有力快速的心跳。

他这人的心居然还是热的！她的咒骂卡在喉咙间。

几乎在同时，他的手变柔软了，下巴一脱离桎梏，她马上逃得远远的，在一段安全距离外，她就止不住地骂：“你这算什么男人？练了什么道又多少段的，竟然跑来欺凌弱女子，你还有人格吗？”“我在你眼前还是个人吗？”他的手一张一合说：“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我那什么道又多少段的东西，可以把你分成七八块！”“你分呀！我才不怕！”她在沙发后说：“你根本没有什么情可留，想想那些被你恶意抛弃的女孩，那些你制造又摧毁的孩子，我不信你会对我仁慈，你无情无义到极点，令人厌恶齿冷！”“很好，你很清楚我不会对你仁慈，我是不会原谅欺骗我和作弄我的人，我会要你加倍还这笔帐！”他说完便到每个房间翻找，发出砰乱的响声。

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？！”她急着跳脚问。

“找出你那信口胡说、随便栽赃的妹妹！”他甚至开她的衣柜。

“你还敢找她？她被你害得还不够吗？她自杀，差点精神分裂，在疗养院住一年才出来，我不准你再毁了她！”她不顾一切上前，想把他推出卧室。

“这些都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为什么赖上我？！”他随着她推，并没有回击，只是眼露凶光。

“你竟敢说这种话？！”她用更大的力气。

就在两人拉扯之际，宛莉提了两个饭盒走进来，看到柯靖宇脸色微变。

“宛莉，不要怕，姊会保护你，他再也伤害不了你了！”宛芸一见妹妹，便跑到她身边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宛莉结巴说。

“我要你告诉你姊姊，我不是那个该为你负责的阿靖，我也要你解释为什么把事情推到我头上来？”靖宇像审问犯人一般，没一丝通融。

“我……我不懂……？”宛莉吓得脸色发白：“我……我也没有……”“宛莉，姊姊会替你出这口气，你不要被他吓到，是他对不起你，是他没胆负责，你没做错什么，都是这个天杀的阿靖的错！”宛芸指着柯靖宇说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他不是阿靖呀！”宛莉慌乱地说。

“什么？！”宛芸好象狠狠被人敲了一下，东西南北分不清楚，面对两个瞪着她的人，她喃喃说：“他叫柯靖宇呀！你有他的名片，又是‘顶方’的总经理，他不是阿靖，那谁是阿靖？”“阿靖叫柯靖祥，是我的小堂弟，小名叫阿靖，他是我叔叔的独子，自幼被宠坏了，常拿‘顶方’的名衔去骗女孩子，你妹妹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！”他回答她的话，每一字句都像石砖，直直砸来。

天呀！她居然弄错人了？白白策画数个月，花一大笔钱，又费心勾引他，结果竟报复错人了？不可能呀！明明是何靖宇，为何又冒出个柯靖祥？她是在作梦吗？这时名彦走进门，准备来吃午饭的，一见到客厅站着的柯靖宇，忙煞住脚，直觉他来意不善，手脚不自觉紧绷起来，用音量壮胆说：“你

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不要命了吗！”他的话才说一半，靖宇就冲过来，没两个招式便把他架得狗吃屎。小姐的面前哪能如此窝囊，名彦翻身便和靖宇硬打起来。

靖宇满腔的怒气都发泄在名彦身上，方才对宛芸狠不下心的部分，全由名彦承受，没多久名彦便处于劣势，左躲右闪，都只有挨打的份。

“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”宛芸顾不了靖宇的拳头，向前阻止，叫着：“你打他做什么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他和我们的事无关，你没必要找他的麻烦！”“他是谁？你的男朋友吗？要你那么护着他！”靖宇头发衣服都乱了，一掌就在宛芸鼻端前几公分。

“我也是为你，你惹了他，他可有一大票朋友，你功夫再好也对付不了那群人！”宛芸吼着说。

“哼！敢动土到太岁爷头上，我林名彦不会善罢甘休的！”名彦擦着唇边的血，站直身体说。

“来呀！我随时候教！”靖宇仍一脸蛮气说。

宛芸为挡住两人的再度交手，几乎把整个身体靠向靖宇，她拉着他的西装外套，手部发白了。

靖宇低头看宛芸的脸，又看她的手，突然抓住她往门口走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她惊叫。

“算帐！”他简短说。

名彦拐着脚在后面追，宛芸则根本无法动弹。

“你别来，我没事的，你去照顾宛莉！”宛芸忍着痛叫：“她需要你！”楼下巷子停着靖宇的车，他一言不发将她塞进前座，车发动就向前冲。她想问他去哪里，但有什么差别呢？不过是白费口舌罢了。

车子往台中市区开，又穿过市区，最后来到一栋郊区新盖的别墅。

他很粗鲁地把她拉下车，又拉进客厅，宛芸实在受不了，大叫说：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“我要看你的心，看你能假到什么程度！”他抓住她的手臂，在明亮的窗前，毫不放松地盯着她说：“你喜欢钓鱼吗？你会常常忘了带钥匙吗？你喜欢烹饪吗？妹会温柔像只小猫吗？你会像灵芙一样柔情似水吗？都不是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是假，是专门为骗我柯靖宇而来的。我多笨，曾把你想得那么纯真善良，教人想把你捧在手掌心里呵护，结果你的心机比地狱森林还可怕，一张天使的脸孔，却有魔鬼的心肠！”“可怕的是你们柯家，魔鬼是你们养出来的阿靖，看看他毁了多少女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去问他！”句句刺耳的话让她怒气高张地回嘴。

“阿靖跟我们的事无关，现在只有你和我！”他咬牙切齿的说：“告诉我，在我没有愚蠢地要娶你之前，你们的计谋是什么？”“我们没有计谋！”她硬不肯说。

“你有胆量勾引我，却没胆量说？”他的脸色难看到极点：“梁宛芸，你连说实话的勇气都没有，简直比阿靖还糟糕。”“我自然比你们柯家人好上千万倍！”她马上反击：“我不想说是不愿意事情更恶化，但你一定要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只是要用‘仙人跳’给你一个教训而已！”“仙人跳？”他手一放开，脸色惨白。

“如……如果你不被我吸引，一切也……也不会发生了！”她踉跄一下，急着说。

“结果我却色迷心窍，不但中计，还进一步要娶你，你们一定在背后拍

手大笑，笑我是天底下第一号的大白痴吧！”他的脸色变为铁青。

“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好笑，我以为你是阿靖，一心一意只想报仇，哪里笑得出来？”看他的表情，她害怕中又有几分心痛，说：“真的，我并没有料到结婚那一段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，我不是及时喊停了吗？”“一旦开始就停不了，你懂吗？”他眼中布着阴寒。“你已经毁了一切了！”“我毁了什么？你们男人会在乎吗？不过伤了一点自尊而已！转个身抹个脸又去找下个女人，比一阵风还快！”宛芸再受不了他的咄咄逼人，也不再心软的说：“我们女人的伤痛却是一辈子。你看看宛莉，她多惨，失去孩子，差点崩溃，你们叫她的一生怎么走？这才是毁了一切，你明白吗？”“你妹妹的帐，我自然会叫阿靖负责，若要叫他娶人，我也会亲自押他来。”靖宇一字一句说：“现在只讨论我和你，你欠我的债要怎么还？”“你终于提到负责两个字了？当初我去‘顶方’讨公道时你怎么说？不把我妹妹当人看，只骂她愚蠢傻瓜，还要用五万块摆平你们柯家的罪孽。从这点看来，不管你是不是阿靖，也该受点教训！”她愈说愈大声。

“气焰还是那么盛，你还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”他声音低下去，却更阴狠：“或许你不曾了解真正的我，从来没有人敢那样欺骗我！”“你要做什么？我妹妹的悲剧，我已经不想和柯家计较了，我们两不相欠！”她打个寒颤说。

“不！是我不欠你，而你欠我。”他语调极冷。

“然后呢？你要杀我、剁我，置我于死地吗？”她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绕圈子。

他看了她一会儿，充满算计，不怀好意，最后才说：“不！我只想玩游戏继续玩下去，我要输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她迟疑地问，有大祸临头之感。

“照原定计画，我们结婚，我要你在上帝面前宣誓嫁给我，至死方休！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你疯了！结婚可不是儿戏呀！”她震惊地说。

“你现在知道这一点已经太慢了。”他无丝毫感情地说：“我从没有在婚礼前被人甩的经验，也不想开此先例。如今我把新娘找回来了，多少弥补你所谓的我丢失的自尊。

而你，依你的定义，将为这婚姻伤痛一辈子，因为其中没有爱，只有一个恨你、拿你当复仇目标的丈夫！”这绝对是恶梦了，宛芸瞪着他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握着拳头说：“我疯了才会和你走进结婚礼堂！绝不！”“等一下你就不会说这两个字了！”他不为所动地说：“我查过你们，从制造假证件开始，林名彦的纪录可是精采极了，我可以把他送进牢里，好几年出不来。而你也脱离不了关系，有了前科，你就不再清白如水了，梁筑恩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子化身也就堕落，变得一文不值了！”“你调查我？”她怒声责问。

“是的，你口中那个敬爱的父亲早在十多年前就抛弃你了，所以你恨所有的男人……”他直接说。

“闭嘴！”她捂着耳朵叫。

他拿开她双手，看着她的眼睛说：“两个选择，你是要和林名彦去吃牢饭，还是来坐我的婚姻监？我保证后者的刑期短得多，也容易得多！”

“你……你是禽兽！”她又想踢他了。

“你在招惹我以前就该探听清楚。”他很轻易就避开，说：“我只能等到今天晚上，明天一早我还有会议。你不答应结婚，我今晚就报警。”她早该知道他是个魔鬼，第一次在“顶方”看到他时就了解他的冷血和诡诈，惹阿靖也总比惹到柯靖宇好！

像被排山倒海的大狂啸击到，无力抵挡，她一声不吭得冲到洗手间，锁上门，在即将昏眩前坐在马桶盖上。她把头埋在膝盖间，久久无法动弹。

他没来敲门，也没来探询，里外都是寂静无声。

一滴泪悄悄滑落，她猛地擦掉，要自己不许哭，柯靖宇只是要赢回他的面子和尊严而已。

女人总是输的，但她不会任意被践踏。她想起恨了一生的母亲，心渐渐平静下来，也能思考柯靖宇的话了。

有句话怎么说？再坏的事情都会随时间过去，她要做的只是捱下去而已。

婚礼在一个白色教堂里，尖塔上有大十字架辉映着清蓝的天空下，走向门口要爬一段台阶，像登天梯一样。

宛芸坐在偏室等待，她身上的白纱礼服和手中的粉红玫瑰花束，都是靖宇亲手挑选的，把她衬托得高贵美丽。

他复仇计画的缜密度并不输给她，从婚礼的每个细节到其盛大的场面，都让她坐立难安。

至于她为什么由傅小霜变成梁宛芸，他对家人的说词是：“宛芸从小父母离异，小霜是她另一个名字，但她真正的身分仍是梁笕恩的女儿。娶她可真不容易，要经过重重考验，你们可别再有异议，我无法再忍受波折了！”尽管靖宇说得干脆果断，但宛芸看得出来，柯家人的态度已比上回保留许多，他们也嗅出事情的不对劲，但又阻止不了婚礼的进行。

她最不自在的是，靖宇竟然请她父亲的妻子连富莹来代表女方的家长。

宛芸和她全然陌生，有也是厌恶仇视而已，但连富莹似乎很高兴，前几日还特别来看她，对她说了一番话。

“你父亲生前最遗憾的是没看到你们姊妹两个。”富莹无视于宛芸拉长的一张脸，继续说：“如果他知道你能邀我和两个弟弟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也足堪安慰了。”“那是柯家的意思，不是我的。”宛芸不客气说。

“靖宇做的没错，由这点就看出，他很在意你。”富莹说：“权贵阶级自有一套价值观，事实上一般家庭也一样，有个富裕的娘家比较不会受人欺负。”“不但不会受人欺负，还可以为所欲为，夺人所爱，对不对？”宛芸冷笑说。

“我和你父亲的事并不是那么简单。”富莹由皮包掏出一封信说：“这是你父亲临终前写给你和宛莉的，他说等你肯见我时，再亲手交给你，我想这是最好的时机。”宛芸并不接过来。富莹将信放在桌上，很诚恳地说：“无论你怎么想，我都很乐意当你的娘家，或许我不配当你的母亲，但有什么委屈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的。”一直到那日临睡前，宛芸才打开信，父亲那如陌生人的字迹及语调一下跳到眼前来。

宛芸、宛莉吾女：写这封信时，我还期待着你们能出现在我的病床前。

我知道这是痴想，也知道你们母亲会说什么。这些年我始终不曾为自

己辩白，因为我希望你们长大后更加了解人性时，能再喊我一声爸爸，很遗憾我没有等到那一天。

很多事都不单是黑白或对错两面，我没资格说你们母亲什么，我只能说，我和她是最不适合的一对。我们两个闹得彼此都快疯狂了，但你母亲不在乎，她是玉石俱焚的个性，只好我走了。

我唯一肯定的是，没有我，她会做个更好的母亲。

富莹和我的出走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我们的感情是以后才发展出来的，千万别为了上一代的恩怨，把有一半血亲的弟弟都忽略掉了。我多盼望，在我死后，留在世上的四个骨肉能尽弃前嫌，相亲相爱。

在你们成长过程中，我都请人拍摄照片，我很熟悉你们每个阶段的模样，也仿佛常闻到你们幼时身上的婴儿乳香，你们的名字都是取自花草香，都是我所钟爱的。

快乐的活下去吧！若有恨，全放在我身上，对不起你们的，只有来世再偿还了。

父 梁笕恩泣笔看完信后，宛芸哭了很久，经年的积恨似乎减少许多。经过了靖宇的事，她更了解人性的脆弱和不堪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又能有多少怨怼呢？父亲已许诺用来生以补偿今生，靖宇的恨又如何能化解呢？她站在教堂的彩色玻璃前，看着阳光映在她白纱上的缤纷色彩，像一个不太清晰也不太实在的梦。

“姊，你怎么站在那里？小心妆都油掉了！”宛莉边帮宛芸补妆说：“柯靖宇真厉害，把我们梁家一个老叔公都找到了，他要带你进场，这一来仪式更隆重了。”宛芸沉默地听着，任妹妹又描又绘。

“柯靖宇说我是你们的大媒人，要给我特大号的红包，我叫他分期付款给。”宛莉说：“想想你们也真够浪漫，由复仇发展出一段罗曼史，就和小说写的一样……”没有人知道这场婚礼是不受祝福的，宛芸没好气地打断妹妹的话：“你最好叫他一次付清，否则到时我离婚了，你一毛也要不到。”“呸！呸！结婚的日子怎么可以讲那种不吉利的话呢？”宛莉说。

“不说我了，你刚刚在外面有没有看见柯靖祥呢？”宛芸关心地问。

“看到了，他还对我哈腰鞠躬，我才不理他哩！”宛莉皱着鼻子说：“以前真不知看上他哪一点，迷成这样，他比柯靖宇真差太多了。”“你真的不受影响？柯靖宇说他可以叫阿靖娶你，对你负责。”宛芸看着妹妹说。

“若是一年前我会开心大笑，但我现在长大，也看清楚了。阿靖就像我出的一次麻疹，病况虽重，却终身免疫。”宛莉又加一句：“况且叫我嫁给那个花花公子，不是误我一生吗？我不会再那么笨了！”“早知道你好得那么快，我就不蹚这淌浑水了！”宛芸低声说。

这时，幸宜、幸容和一大堆盛妆的太太小姐走进来，两姊妹停止交谈，专心面对如潮水般的好奇和审视。

风琴弹奏响起，结婚进行曲的前奏在教堂四壁回响着，最后全飞向中央极高的屋顶，发出优美而清亮的共鸣。

宛莉是女傧相，先向前走，愉快的神情笑出两个眼窝来。宛芸由老叔公挽住，一步步往神坛行去，那儿等着的是英挺出众的柯靖宇。

她笑不出来，眼睛看着手上的玫瑰，觉得音乐一直在她四周绕圈圈，她的脸热起来，头上的婚纱恍惚变得奇重无比。

她不敢看靖宇，只垂着一张嘴以表示抗议。她可以感觉他严厉的目光

和冰冷的态度，在牧师前面形成一个冻原地带，她强迫自己一定要撑下去，不要现场出丑。

“……今天，柯靖宇先生和梁宛芸小姐，要在全能的上帝面前，当众来公布他们的爱情与结合。他们到最神圣的殿堂来宣誓，无论老病、无论贫穷、无论天灾、无论人祸，都不遗弃不背离，百到死亡才能将他们分开。马可福音第十章……”牧师的话到后面都成了一片模糊呓语。她觉得自己快融掉了，或者化成一阵轻烟，随着音乐消失在时间之中。

突然牧师的声音传来，他问：“柯靖宇，你愿意接受梁宛芸为你的妻子吗？”“我愿意。”靖宇未沉稳地说。

“梁宛芸，你愿意接受柯靖宇为你的丈夫吗？”牧师又问。

宛芸握着花的手轻抖着，脑中浮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苦难的惨状。她该说什么呢？全场因她的迟疑不答，有真空般的寂静，人人眼光瞪着她，最后是宛莉的轻咳惊醒她。

“我……愿意。”她的声音像发自很远的地方。

“若没有任何异议，我在此宣布柯靖宇和梁宛芸为夫妻。现在交换戒指，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”牧师说。

她感觉靖宇抓住她，像一棵坚固挺立的大树，同时支住她歪斜欲倒的身体。

冰冷的唇轻触她火烫的左颊，许多欢呼响起，接下来一切都很混乱，只觉他一路扶持，手始终没有放开。

是的，她被箝制住了，这场劫难才刚刚开始而已。

第七章

整个晚上换了三套礼服，粉红、鹅黄、浅蓝，有敬不完的酒和展不停的笑容，要不是靖宇兴致高昂，宛芸一刻钟也待不下去。

一回到“顶翎”的家，她已经累坏了。靖宇更是板着一张脸孔，所有活力都留在外面的沉沉黑夜中，不对她说一句话，仿佛她这个人不存在一般。

他脱下外套就往书房去，门砰地关上。

这种婚姻，她会期待什么新婚之夜呢？强打起精神，她花了许多时间清洗胶黏的头发和浓妆的脸部，还自己本来的面目。

过了子夜，靖宇仍在书房。她在客厅站着，不想踏进主卧室。那里早一个星期前就添了新寝具、新窗帘，点缀一些喜气的大红颜色，把靖宇原来的灰蓝系列增加了几许柔媚及浪漫。

她当然不会进去睡，整件事他的姿态都摆得高高的，她是有错，但也没有欠他一辈子呀！他的胁迫恐吓令她无计可施，可是她也不愿太委屈自己，大家都“相敬如冰”吧！

她把衣物一件件搬到客房，又忙了一小时，躺在床上时全身酸痛，眼睛却一直无法阖上。月光轻轻洒落，圈出孤独的暗影，她记起靖宇曾说过的话：“我希望把这第一次最美好的记忆保留在我们新婚之夜。”那时候的他多热情温柔，但已经像是几世纪前的事，只供人凭吊，想到此她眼眶湿了起来，

悲哀感一寸寸湮没她的心田。

她的婚姻监到底要多久呢？“到我的恨意消失为止。”靖宇一脸不妥协说。

他要她输，她的个性却不轻易认输，这场战还有得打，她不信自己表现“良好”，他就会让她提前“出狱”。

在种种自怜的情绪中，她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她是被人摇醒的，一张开眼，发现靖宇就站在床前，他已换一身装束，看来干净清爽。

“快点，我们要出发了。”他不耐烦的说。

“去哪里？”她忙坐直，心中很气恼。

“度蜜月。”他简单说，同时人往门口走去。

“度蜜月？”她吃惊地重复一遍，说：“我们这种婚姻还度什么蜜月呢？太多此一举了吧？！”“总要做个样子，我不希望再给柯家添任何流言或麻烦了。”他口气不善的说。

“什么都是为了柯家，除了你们柯家，其它人都不是人吗？”她忿忿地跳下床说：“若真为柯家，你就不该强迫我结婚，以后离婚会更难看！”“不要在结婚的第二天提离婚两个字，你的日子还长得很！”他作势要走向前，说：“给你五分钟换衣服，超过五分钟，我就要亲自动手了！”人要恶劣起来，真是可怕。以前被他那样宠爱，如今被他这样痛恨，天壤之别的待遇，再努力武装的心也要被刺伤。

他们很快出发，往山区遥远的路，两人都无言。以前当小霜时，车里多么热闹，有笑声、音乐、零食，此刻只成为一块沉重的寒冰。

她把脸转向车窗外，不要再想从前了，毕竟他不是阿靖，她也不是小霜，那是一段错误，这才是真实人生。

他们真的五、六小时都没有交谈一句话。宛芸想起一则新闻，有对夫妻冷战十八年，彼此不说话，但还照常过婚姻生活，生了四个孩子，她和靖宇会走上这荒谬剧吗？当然不可能！恨不会维持那么久，又那么惨烈的。

到了度假区，已过中午，阳光缩进云层，只留白雾漫漫。小木屋掩立在参天的林间，景象透着冬季的清冷及萧瑟，因非假日，除了度蜜月的夫妇外，游客十分稀少。

宛芸大学时代曾来此游玩，还和同学玩笑，说这里是度蜜月的好地点，谁知道有一天会成为她的梦魇呢？靖宇一搬下行李，人拿着钓竿往小径走，就不见踪影了。这种天有什么鱼？不过是故意冷落她罢了。

他有乐趣，她也不会寂寞的，既到名山胜景，就不该辜负自然。她披上外套照着指示往各风景区欣赏，但没走几处，看别人成双成对、卿卿我我，唯她一人形单影只，不但引来异样眼光，她脸上也仿佛贴上“弃妇”的标志。

在餐厅独自进餐时，她的尴尬和愤怒达到最顶点，既是一人蜜月，他来就可以，何必拖她下水？草草扒两口饭，她就逃回小木屋。天色已暗，路灯射出凄迷的气氛，最好他摔下溪谷或给山猫吃掉，她都不会掉一滴眼泪的。

山上的夜静得令人不安，虫声断断续续，偶尔一个风吹草动都会惊动人。

她走进客厅，看到窗台上有一盆怒放的玫瑰，粉红深红交错，三、四

十朵齐齐争艳。

几乎想也没想，她整盆花端来，一朵一朵地撕，裂开的花瓣安静地落在一个小竹篮里，没多久就积成一座小丘，像花冢。

她撕到手酸，心已不再激动怨愤，古代守寡的女人用捡豆子来度过寂寂长夜，她正好可以用撕花来打发时间。这种联想像一场粗劣的闹剧，令她忍不住发笑。

“你倒很自得其乐。”靖宇的声音冷冷传来。

她不想开口争吵，免得破坏难得的好心情。

“撕花是宛芸和小霜都有的共同习惯，还有哪些呢？”他拿起那个只剩枝叶的花盆看了又看，说：“到底哪些是小霜有，宛芸没有；而哪些又是宛芸有，小霜没有的？”他就是一副来找碴的样子，她不理他，径自拿着竹篮往外走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这回他不再掩饰怒气。

“葬花。”她说。

“撕花又葬花，不是太矫饰、太虚伪、太做作无聊了吗？”他根本在骂她：“毁了就是垃圾，往垃圾桶一丢就足够了！”“这是我的事，我的事与你无关！”她不甘受辱，厉声还击。

他眼下有疲累的阴影，头发零乱，夹克上有叶屑水渍，看得出他有不好过的一天，但他的动作仍快得惊人。宛芸的话才刚说完，他就出手抢她的竹篮，在一推一拉当中，竹篮飞撞出去，玫瑰花瓣立刻满天洒落下来，洁白的床单上一片嫣红。

她在惊骇中走到床边想收拾残瓣，他却在身后说：“不必收了。”她才回头，整个人就被他压在床上。挣扎中，手上、脸上、发丝都缠上玫瑰，香味犹存，景象魅人。

他身体钉住她，眼眸盯着她，唇牢牢地吻着。

灯变暗了，她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感觉他身上火焚般的热和动作中炽烈的感情。恍惚又回到小霜的时候，她极力想勾引他、触碰他，那种肉体的试探也曾使她痴迷，唤醒她内心的感官情欲。

当他的手脱下她的衣服，抚摸她的赤裸时，她再也无力抵抗，所有玫瑰花瓣都被他们反覆挤压着。

直到他趴在她胸前喘息，她还弄不清是不是结束了。她痛，但没有想象中的痛，能与他如此亲密结合，带来彼此的欢愉，一切也值得了。

他起身拿一条被盖在她身上，自己转到另一边去睡，闭上眼前丢来一句话：“我终于证明，你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！”“你这什么意思？”她一下觉得自己的赤裸好可耻。

“我想知道你和林名彦在我之前，一共玩过多少次仙人跳？”他声音又回复冷漠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！你以为我们是专业的吗？”她里着被单跳下床：“就是因为阿靖对我妹妹始乱终弃，你们柯家又藏匿罪犯，我才出此下策教训你们，谁知道我找错了人。

我不认为自己该受那么大的责罚，真正的罪首阿靖仍逍遥法外，你为什么不对付他？！

就因为他是柯家人吗？”“我自然对他做了处分，他起码一段时间不敢追女孩子。”他顿一下又说：“如果不是弄错人，你也会像诱惑我一样，拿身

体去诱惑阿靖吗？”“你……你变态！”她忍无可忍地冲出口。

她来到客厅，差点哭出来。瞧她自己的狼狈样，这就是最难忘的第一夜吗？蜷缩在椅子上，她由发丝取下数片花瓣，纹路色泽都已摧残，她突然想起雪莱的诗句：玫瑰花瓣，一张张，像深红的雪片。

纷纷坠落，罩住大片草地和苔藓。

若雪花是深红的，还会下在极冷的冬天和北方吗？她开始觉得身上的痛苦，有如刀刃的凌迟。

她早上醒来，靖宇已不见人影了。她有自己的情绪要处理，也不想管他，看不到他那张可恶的嘴脸或许更好。

阳光很好，宛芸不愿在屋内自怜自艾。她今天学乖了，不走风景线，只绕小径走。

孤独的人陪孤独的山林，寂寞才有滋味。

深林处有几户人家，门前有口井，井旁坐个头发发白的老太太，她正在扎一束花。

宛芸走过去和她友善招呼，并拾起地上的花细看。那花一枝枝，纤小如铃铛，纯白色，内里映着浅蓝影子，先裂成四瓣，每一瓣的边缘都有齿状的裂口，总垂目向着地，楚楚可怜的模样。

老太太将细茎交缠，扎成长长一串，宛芸也坐下学她。

“这叫裂缘花。”老太太用台语说，“裂”听起来像“孽”。

一个顾名思义的名字，感觉却如此沉重，尤其放在一朵小小的花上。裂缘或孽缘，不就像她和靖宇吗？老太太又去找了几株细长的草缀在花间，并说：“这是冷清草。”宛芸笑了出来，花草实在无需取这种沮丧的名字吧！

“以前少年时，我那死去的老伴总喜欢拿这些给我做项链和戒指，我不爱大朵，就爱小的花。”老太太说。

“很好看。”宛芸赞美说。

“不够艳啦！但心意不相同，大朵缠几次就好，小朵却要很多才成一条，要更多耐心啦！”老太太好奇地看她一眼：“你怎么一个人？你先生呢？”“他很忙。”宛芸摸一下镶钻的婚戒说。

“少年夫妻，这样不对啦！”老太太说：“事业要紧，情分更要顾。”宛芸听老太太谈往事、婚姻、儿女，手上编一条裂缘与冷清草花圈，一下午就匆匆过去了。

夕阳西下，天边红了一半，由树后照射出来，像窑里烧陶的人，树是黑的，人的脸却给映红了。

“我猜那是你先生。”老太太突然看着宛芸身后说。

宛芸转过头，靖宇就站在小径上，双手插在裤子口袋，目光深沉看着她。想到昨夜，它的脸蓦然刷红，但念及两人间的情势，心又冷下来。

她和老太太告辞，手拿着长花圈，走向小径。靖宇并不等她，两人一前一后，在将春的林子中静静行着，像不相干的陌生人。

那天晚餐，他们终于同桌而食，但靖宇的脸一直很难看，在同座夫妻的笑声宴宴之中，像个极碍眼的异数。有几次别人想引他进入礼貌友善的谈话，都遭冷淡响应，场面变得十分尴尬。

当他放下碗筷，一声不响离开餐厅时，宛芸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她

感觉其它太太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，奇怪她怎么嫁了这么冷漠无情的丈夫。

她的脸红成一团，碗筷几乎撑不住，再吃两口无味的饭菜，她就匆匆逃离餐厅。

太过分了！真正坐牢的犯人，法律还给他们尊严，而她这婚姻监还要饱尝人身攻击、游街示众的滋味；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任他去报警举发，也没有这样委屈人吧？！

她又怨又恨地回到房内，心情始终无法平复。

窗台重新摆了一盆火艳的玫瑰花，她呆看一会儿，八成是靖宇叫人送来的。

坐在床沿，手碰到扎了一下午的裂缘花圈，她突然惊觉，采编了一下午的花，她竟没有任何撕花的举止或冲动！

即便是现在，玫瑰当前，片片花瓣完美娇柔，都无法再搅乱她的情绪。不必压制，也不必痛苦躲避，她几乎能确定，长期纠缠她的撕花毛病中竟在一夕之间痊愈了。

像一场奇迹，她激动地去触摸玫瑰花，又闻又看，享受那能够纯然欣赏而不去破坏的快乐。

又仿佛一副枷锁由心里落下，人陡然轻了许多。

“你又要撕花了吗？”靖宇悄声出现。

她吓了一跳，快乐如汽球，飞太高就胀破了。她怎能说出她的心情呢？他不会懂，也没有兴趣。

“我不撕花。”她简短说完，就走到床边去清理裂缘花。

他没一点示警就窜到她身后，双手环住她，往她颈背发丝吻着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她挣扎着说。

“履行夫妻义务！”他的怀抱更紧。

“我不想，我厌恶，你放开我！”她猛推着他。

“你愈不要，愈厌恶，我就愈达到报复的目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的热气呼到她耳朵说：“我就是你要你和我一样痛苦受罪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由这游戏中解脱的！”她是挣不过他的力气，人一下就摔到床上，有些昏沉。她看不见屋梁、灯饰、窗帘……，他遮住一切，她眼中只能有他，意识也只剩下他的唇、手及急切的欲望。

一阵战栗穿过身体，她轻轻闭上眼睛，努力想找回一丝理智。她脸一偏，突然触到冷而软的东西，淡淡的香气，是裂缘花吗？大概被他们压得不成形状了吧？她的病怎么好的？是因为她也变成一朵被撕裂的花吗？而靖宇这撕花人，对她是恩还是仇呢？……靖宇愈来愈高昂的热情，将她带入无法思考的境地，最后她全然放弃了……

宛芸正炖着一锅海鲜汤时，电话没命地响着，她内心浮起不好的感觉。

一拿起话筒，那头就传来靖宇不死不活的声音：“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。”又来了！总是在她快煮好才通知，她忍着怒气说：“知道了。”“你不问什么理由吗？”他仍没挂断。

“你是要出选择题让我猜吗？”她没好气地说。

“不管我出什么题目，你写我的试卷，永远都是零分！”他说完就挂上电

话。

宛芸瞪了话筒半晌，眼泪盈眶又干，久久才自言说：“不回来最好，谁希罕！”他们的蜜月大概是全世界最可怕又可悲的吧！在山上三天，两人像仇人似地回台北，以后的日子每下愈况。

大半的时候靖宇都出差，他不在家还算好，人见到了反而对彼此都是一种酷刑。

她实在不明白，他怎么有那么深的恨，彷彿不见底的汪洋，黝黑深沉，让她愈来愈绝望。

回到厨房，面对香喷喷的佳肴，只有欲哭无泪，这些饭菜是要她吃三天，还是丢垃圾筒呢？婚后她是很努力要化解两人之间的仇恨，以自己身心抵押，尽量不触怒他，因为她毕竟不是个赖债的人。但他总是有办法掀起战争，乘机贬损她，让错误和痛苦无限期地延长下去。

胃口尽失下，她坐在客厅发呆，夜迅速笼罩，美丽的兰花，很快就变成一团暗影。

电话铃响了八声她才去接，手脚有些麻痹。

“喂！”她有气无力地应着。

“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这次模拟考第三名耶！我再加把劲，或许可以成为你的学妹呢！”宛莉十分兴奋地说。

“太好了！生活有了目标，感觉总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”宛芸强打精神说。

“姊，你好象不对劲，是不是姊夫欺负你了？”宛莉敏感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宛芸不想妹妹怀疑，又说：“他怎么会欺负我呢？我现在过的是当家少奶奶的生活，有吃有穿，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呢？”“可是你并不快乐，连名彦都这么说。他说你根本不是被娇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，你是属于广大的天空，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。”宛莉说。

“名彦那张嘴是不学无术、天花乱坠，十句只能听一句，一句话又要删掉十分之八，你千万则听他的！”宛芸好笑说。

“我却觉得他说的没错。你才结婚一个月，看起来像老了好几岁。姊，你二十四岁生日都还没过，可别为了爱情想不开哟！”宛莉振振有辞地说。

“为了爱情想不开？”宛芸笑着说：“现在你倒来劝我了，你自己呢？”

“别糗我嘛！我就是过来人才特别语重心长呀！”宛莉说：“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帮助我，我希望你永远都是我心目中最坚强的姊姊。”“很高兴你也有能够劝告我的一天，表示你真的长大了。”宛芸顿一下又说：“告诉你好了，事实上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”“真的？姊夫知道了吗？”宛莉开心地问。

“录取信今天才到，你是第一个晓得的。”宛芸不直接回答。

“哇！太棒了！以后你也拚上个总经理，咱们开个公司，把柯家企业打得落花流水，姊夫一定会让你的……”宛莉像小鸟般吱吱喳喳，完全没注意宛芸的不自然。

这样勾画未来的远景，非常孩子气，却让宛芸颓丧的心情一振。

找工作之事，她曾提过一次，但靖宇毫不考虑一口否决，理由是：坐监的人没有这个权利。

她并不是白白等死的人，这回先斩后奏，总要硬着头皮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吧！

她跳起来，吃饭、清理、洗澡，井井有条做完所有的事，觉得精神愈

来愈抖擞。

靖宇回来时，她正在为兰花调灯光。

“你连这名贵的兰花也不放过吗？”他鞋都还没脱就嘲讽说：“这一撕可是千金万金，像撕钞票一样。”“我告诉过你，我已经不撕花了。”她不想动肝火。

“是吗？不撕花的小霜或宛芸，还剩什么？或者你还有第三个化身，准备演另一出戏？”他冷笑说。

她不想搞砸事情，所以在两人尚未短兵相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，她开口说：“我找到工作了，下星期一上班。”他愣了一会儿，慢条斯理脱下外套说：“哪家公司？”“亚青贸易公司，做计算机销售的。”她小心翼翼说。

“很好。”他只吐出两个字，继续脱领带。

“你同意我去了吗？”她十分意外。

“我不反对你去工作。”他把领带甩一边说：“但是‘亚青’会改变主意，他们明天就不会再雇用你了。”“你——”她仿佛跌到谷底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不仅是‘亚青’，只要你留在台湾找工作，我柯靖宇就有办法让你梁宛芸成为每个公司的‘永不录用’。”他看也不看她说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纵然是犯下杀人放火的滔天大罪，你也没资格这样惩罚我！”她激动地说。

“这怎么会是惩罚？我不过完成你的心愿而已！”他不为所动，冷哼一声说：“小霜说过，遇见我，生命的重心就是我，再也容不下别的事了！你说你爱我，可以奉献一切，没有自我及事业，无论我怎么对你，你都心甘情愿，毫无怨尤，你忘了吗？”提到往事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烂帐，她被攻击得哑口无言，最后只悲愤地进出一句说：“世界上根本没有傅小霜这个人！”

“有！你创造了她，就必须实现她！”他踏到她面前，双眼锋利地说：“这是你的承诺，你欠我的！你不还我傅小霜的一天，就没有自由的一天！”“你疯了！傅小霜是为复仇而存在，她不是真的，只是一个名字，你为什么不放掉她？！”她哭了出来。

“这就是我无法原谅你的地方，你让我去爱上一个名字，一个不存在的人，用我的真心、我的生命。我几乎是盲目地信任你，把你当成我可遇不可求的小灵芙。”他猛地抓住她的肩膀说：“而你呢？从头到尾都是冷血的，没有一丝丝爱，用作践自己的方式来迎合我。这种事你怎么做得出来？你怎么能够？！”“我……我当时太恨阿靖了……”她怕得说不下去。

“不只阿靖，还有你父亲，你恨所有的男人，我就成为那个倒霉鬼。”他咬着才说：“你若曾恨得要报复，就能明白我现在的心情，你制造出一个魔鬼来，就必须承担这个魔鬼的一切！”她把泪吞回，流进肚子里，化做血，一滴滴炙着心头，徒劳无益的挣扎下，她绝望地说：“你放开我吧！”他的手松开，宛芸直接走向卧室，他却尾随进来。

“我今天不想再见到你！”她拿着棉被枕头要到客房。

“这由不得你。”他抱住她，解开她的上衣纽扣。

“我不想，你也要强迫我吗？”她避开他的手说。

“对男人而言，一切只是性。”他用力气制住她说：“对女人或许不同，嫁给一个不爱的人，朝夕相处又夜夜厮磨，是不是一件很痛苦、很恶心的事情呢？这应该由你来告诉我才对！”他总是很有办法击溃她的防线，无论是沉默或羞辱，她的肉体总很快融入他的。

她不想让他看见她的沉醉激动，将脸转向一侧，恍惚间想到脆弱秀美的裂缘花，想到宛莉的那句话：别为了工作想不开哟！

难道行动一开始就是爱情吗？见了柯靖宇，她才有报复的念头和计画；是何靖宇，她才能忍受这无理的怒气和折磨。

她的确在第一眼就受他吸引，那么说来，其后种种不过是爱情的衍生和借口吗？可惜一切都太迟了，倾圮的大厦只有毁灭一途可走。

靖宇一早就拿着钓竿出去，招呼也懒得打一声。

宛芸已经很习惯了。能够在办公室，他就不回家，能够在书房，他就不出来。周末假日更是不见人影，非要表现他的恨意不可，仿佛这样才能除去爱小霜的所有痕迹。

她为自己难过，为他痛心，看得出他并不比她好受。

过中午，电话急响，以为是宛莉，打来的竟是靖宇的妹妹幸容，她口气愉快地说：“我想请你出来喝杯咖啡，有空吗？”“我……”宛芸不想见柯家人，想拒绝。

“我知道二哥一早就陪老爸去钓鱼了，所以特别来找你，我也好久没看见你了。”幸容央求说。

“好吧！”对方听起来很友善，宛芸就答应了。

婚后第一个月因为逢旧历年，她常见柯家人，比起靖宇的冷漠和仇恨，他们和气多了。

慢慢地，靖宇不再带她回柯家，她没问为什么，反正她也没把自己当成柯家真正的媳妇，正好少一个麻烦。

幸容忽然找她，有何目的呢？她记得去年应孙丹屏之邀的结果，她一气之下同意靖宇的求婚，把事情弄得更严重难堪，才有今日的混乱。

这次她要以平常心待之，她的处境不会再更糟了吧？！

咖啡就在“顶翎”的附近，走路就可以到，宛芸进门时，幸容已经在座了。

“嗨！你好象瘦了。”幸容一见她就说：“我在意大利给你买的衣服尺寸可能又太大了。”幸容说着就从纸盒拿出一件浅紫雪纺的洋装，有极淡的绿纱罩着，带着春天的味道。

“太美了，太让你破费了。”宛芸有些惊喜。

“告诉你，我是在少女部门买的，你再瘦下去，我可要跑童装部了。”幸容笑着问：“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”“没有。”宛芸赶紧摇头，脸有些红。

“我老妈一定很失望，我大嫂只生一男一女，她一直巴望再抱第二个孙子，很重男轻女，但是没办法，传统嘛！”幸容又冒出一句说：“你和我二哥是怎么回事？”这样一个急转，宛芸没有防到，只愣愣问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？”“二哥最近都独自回爸妈那儿，有些全家出动的场合，他也说你病了，妈才会有你怀孕的想法。”幸容一脸疑惑：“若不是生病，就是你们吵架喽？”宛芸完全不知道柯家的活动，靖宇已经开始排除她了吗？原以为自己不在乎，却仍有受伤的感觉。她尽量用不露破绽的说词回答：“我们没有吵架。有几次我真的生病，有几次是靖宇认为那些场合不太适合我，所以没让我去。”“他们男人懂什么？女人有女人的世界，你别尽信他的。”幸容想

想又说：“你虽然是我嫂嫂，但比我小了几岁，有些话我要劝你。柯家是个大家族，人多嘴杂，你这样三番两次不露面，已引来许多闲言闲语。爸妈是老一辈的人，心里难免不高兴，只当你不识大体、不尽孝道，这对你和靖宇都不好。”幸容果真是有目的而来的，宛芸心中极苦，表面却淡淡说：“可是靖宇并不在乎。”“在柯家，一向是男人做事，女人做人，靖宇从来不管这些，你要处处为他打点才对。”幸容说。

“你们一直认为我不配做柯家媳妇，对不对？”宛芸坦白问。

“我……那只是刚开始，现在大家都挺喜欢你的。”幸容不自在说：“我们也只是觉得你太年轻，阅历又不够。你知道，二哥一向对女人很钝，我们希望他能找个帮他，而非拖累他的。”“就像孙丹屏一样的女人。”宛芸替她接完。

“我没那个意思，况且那是过去的事了。”幸容脸上不再有笑容：“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你和我二哥并不快乐，我只想找出原因，帮助你们而已。”“而你们以为问题在我身上？”宛芸声音有些不稳：“真正的原因，你应该去问你二哥才对！”咖啡再喝下去更苦涩，宛芸匆匆告辞，带一肚子悲愤。她欠他的债，可没有欠整个柯家呀！

回到家时，她用力关上大门，以发抒自己的怒气。一转身就看到脸色也极不佳的靖宇，她吓了一跳，他今天怎么早归了？“你去哪里了？”他存心要开战的样子。

“你去哪里都没有告诉我，我又为什么要向你报告？”她也没有好声气地说。

“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？是不是不可告人的？”他极为严肃，态度充满警告。

她不怕他的胁迫，但讨厌再纠缠不清，于是说：“我不知道和你妹妹出去喝咖啡，算不算是不可告人呢？”“幸容？她找你做什么？”他眉毛拧了起来。

“还不是再一次提醒我，我多不适合做柯家的媳妇，说我多配不上你，说我多不尽职尽责，不去柯家尽孝道，说我让你多不快乐。”她愈说火气愈大：“柯靖宇，我的恩怨只及于你，并不是整个柯家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，要把我塑造成那么恶劣的形象？”“你会在乎你在柯家的形象吗？”他冷哼一声问。

“我是不在乎，但我不喜欢人家背后耍阴，诬陷一些无中生有的事。”她说到一半才发现触雷了。

“耍阴？是谁先耍阴、先诬陷的？”他果然爆发了：“是谁说我欺骗女人，又咒我无妻无子、绝子绝孙的？当初你把一切债算到我头上时，有没有问我喜不喜欢呢？”又要重新循环了，像几生几世偿不完的孽债，她捂着耳，受不了地叫着：“是我的错！我不该去向无法无天的柯家讨回公道，我更不该惹上宁可我负人、不可人负我的你。”

我错了，你也教我自食恶果了，你还要我还债到什么时候？！”他瞪着她，眼中有说不出的悲凉，一会儿才缓缓说：“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教我爱上你。我以前爱你多深，现在就恨你多深，你慢慢去量吧！”他说完就走进书房，门砰地关上，留下震慑的她在客厅，四周是化不开的晦暗。

春天了，人行道上的树开满了白色和黄色的小花。宛芸在向晚的街道闲逛着，靖宇又不回来吃饭，她把煮到一半的饭菜丢掉，自己跑出来。再不呼吸新鲜空气，她恐怕要疯了。

她身上穿著幸容送的雪纺洋装，像一个神秘的贵妇，进出每一家精品店都受到热忱的欢以前是没有钱，舍不得买东西；现在是钱很多，却失去购买的欲望。就像以前没有爱给别人，徒留怅恨；如今满腔的爱送不出去，亦是怅恨。人生不是荒谬、矛盾吗？她走了许久，回到“顶翎”附近，望着黑洞洞的五楼，又趑了出来。

百货公司橱窗前有一些等公车的人，宛芸站在他们其中，呆呆想着，等人潮散去，没有一班车是为她而来。

或许喝杯咖啡吧！天气暖和，露天咖啡座又搭建起来，休息一下也好。

才走近，一对情侣由另一个方向来，女的挽住男的手臂，仰头笑着。宛芸看着他们入座、叫咖啡，女的一直说不停，脸往男的那里靠。

她该怎么办呢？是悄悄走掉，还是上前招呼呢？突然女的抬起头来看她，一副错愕的表情，说：“噢！是宛芸。”靖宇回过头，看不清楚眼神，但那一瞥是够惊醒宛芸。她像面对初识者，点个头，甚至省略了寒暄就转身离去。

他不回来吃饭，原来是和孙丹屏约会了。她没资格伤心妒恨，却又忍不住，一路上脑中尽是他们亲密的景象，脚底就走得跌跌撞撞。

到家了，她才松了一口气，但痛苦更剧烈明显。她尚未平静十分钟，靖宇就撞了进来。

“你为什么匆匆走掉？是不是和什么人会面？是林名彦吗？”他一进门就丢下一堆问句。

他做亏心事，竟然指责她，她怒火高胀说：“不是我和什么人会面，而是你和前任女朋友约会，还欢迎我在一旁参观吗？那未免太恶心了！”“你会在意吗？不知内情的人，还以为你嫉妒了。”他面无表情说。

“如果我嫉妒，早就上前掀桌子了，哪会一声不响就走掉？”她被说中心事，忙掩饰说：“我知道你最终目标是离掉我，但可不可以请你离婚后在和孙丹屏来往？若你迫不及待，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！”这些话激怒了他，他抓住她的手，瞪着她说：“你这冷血没心肝的女人，想尽办法就是要离开我！我们结婚才多久？不过三个月而已，你就受不了我了？我告诉你，还没有完，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！”她手痛、头痛，人在崩溃的边缘，声音哀求说：“那到底还要多久？人家是有期徒刑，我是无期徒刑，你到底是要逼疯自己，还是逼疯我？”“疯？哈！欢迎到我的世界来！”他扬声凄厉地说：“还记得我们婚礼上的誓言吗？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……，所以死亡才能结束这一切。”他说最后一句话时，双手扣住她的腰，脸离她只有寸许。往日的柔情蜜意只化为昨日阴魂，他的碰触已是如此冰冷。

她愈挣扎，他就愈施压力，但她这一次已不再退让，若他要施展武功，她就让他折成碎片吧！

她拳脚开始齐动，不顾后果地攻击他，他很明显地往后退，她仍不停止，手猛捶他胸前，直到骨头痛极为止。

“我恨你！”她哭着说：“我永远永远恨你！”她将自己锁在房内，放声大哭，也不再怕他听见，仿佛几个世纪般，肝肠寸断，嘶声力竭。

很晚很晚了，墨一般的黑，外面寂静无声，她悄悄开门，想喝一杯水。

客厅也是黑，只有书房发出微弱的灯光，由她的角度恰可见靖宇坐在书桌前的背影，一缕白烟袅袅上升。

她不知道他会抽烟，表示他也苦闷吗？她想到母亲那句话。他上刀山，我就磨尖刀；他下油锅，我就搨猛火。

问题是，她和靖宇，究竟是谁在地狱中呢？

靖宇已到高雄出差两天了，日子仍是没有起色。

自从那日她哭后，他不再碰她，也不再冷嘲热讽，两人分房而睡，绝少交谈。

这种情形不见得更好过，他真要至死方休吗？她边收行李边想，钟已经过九点了，她必须快点才能赶上飞机。

靖宇一早就打电话叫她去高雄，说机票买好了，正纳闷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他加一句：“我有一份黄色文件，在书房抽屉，很重要的，你务必要带过来！”原来是为了黄色文件。她有些感冒，本想拒绝，但靖宇根本不给她说不的机会。

在往机场的路上，宛芸头痛欲裂，全身热烫起来，好象浮在云上，东西都远远的。

天候不佳，飞机误点。她心一急，人就愈不舒服，靖宇一定又在那一头骂她，连送个文件都波折重重。

半个小时过后总算搭上飞机，才坐上位置，她却发现黄色文件留在候机楼了。天呀！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她怎么那么糊涂呢？她忙冲出未关的机门，空中小姐在后面叫着：“小姐，飞机要起飞了，你不能走掉呀！”“我东西忘了拿，很紧急的！”宛芸一径向前跑。

候机楼空空的，椅子上什么都没有，她热气猛往上升，昏沉沉地抓着一位工作人员就问。

“你到失物招领部门看看吧，或许有人捡到送过去了”工作人员建议说。

但愿如此，非金非银，捡去也没用，她一定会找到的！可是飞机呢……，看来她是赶不到高雄了！

一阵昏眩，她觉得心跳慢下来，肌肉颤抖着，视线变得极端模糊，下一秒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宛芸能再看见东西时，眼前是一片白色，灯高高亮着，床内几排病床，只有一个护士和她一个病人。

“这是哪里？我怎么了？”宛芸微弱地问。

“这是机场的医护室，你昏倒了，被人送来。”护士过来摸摸她的头说：“嗯，好多了！你只是发烧劳累，血压过低，没什么大要紧。”“完了！现在几点了？我睡多久了？”她焦虑地问。

“大概一个半小时吧！你该好好休息才对。”护士看表说。

“天呀！有人在等我呢！还有……”宛芸急着说。

她鞋一穿，就跑了出来。机场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气氛，比平日静，柜台上人员似乎少很多，她像踏入一个梦里，很不真实。

她向人问地方，想找到黄色文件，再打电话给靖宇。工作人员都行色匆匆，有些人答话心不在焉，眼睛还盯着大厅的电视机看。

好不容易来到失物招领处，宛芸才要问话，柜台小姐摆摆手说：“听，生还机会渺茫，好可怜呀！”“什么？”宛芸问。

“飞机失事，在迷雾中撞山了。”柜台小姐指着电视机说。

屏幕上正介绍飞机的机型和年龄，没多久播报员念着手上机员和乘客的名单，当“梁宛芸”三个字出现时，她觉得自己又要昏倒了。

她忙坐在柜台边，让晕眩过去。天呀！她要搭的那架飞机竟然出事了！若非忘了黄色文件，她也会在机上，此刻就是莽山大林中的一具残尸了……那些和她一起上飞机的人，喊她回来的空中小姐，她隔壁座交换过一个微笑的中年男子，那些男男女女的面孔，活生生的性命，竟一下都没有了？她全身发冷，有欲呕的感觉，双腿重如铅块，一步都不能移动。

就那么千钧一发，她逃过一劫了，她应该告诉宛莉，告诉靖宇，她还活着！他们一定担心极了吧？！

她的脚仍是虚软无力，靖宇会不会以为她死了？死？若她死了，所有恩怨随风飘散，靖宇不再恨她，彼此不都解脱了吗？他说过，只有死亡能结束一切，这不是她获得自由、不再痛苦的唯一机会吗？慢着，她必须想清楚，不能死得胡涂，又活得莫名其妙。上天让她大难不死，一定有其意义，若是重生，她就不能再坠入以往的混乱当中……“小姐，你刚才说你丢了什么？”有人问她。

“没……没有，我……我没有丢东西。”宛芸茫然地说。

她又坐一会儿，在机场上绕两圈，远离电视和电话，像一个新人面对一个新世界，没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同时也把所有世人的债务遗落了。

不是梁宛芸，她又是谁呢？许久之后，她离开机场，已决定让梁宛芸死，如此一来，靖宇就再也找不到她，也不会再充满愤恨，偿孽的地狱就消失了。

宛芸在顶楼的天台上等到半夜，口袋的一点零钱在买车票和晚餐之后全用光了，她又冷又累，模样十分狼狈，但仍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

名彦和宛莉都不在，他们一定到出事地点，忧心如焚地要认她的尸体吧！想到这点，宛芸有些内疚，但她也是万般无奈呀！若非不得已，谁又愿意没死而要装死呢？在机场的虚惊，让她流了一身冷汗，热度消散，头不再痛，可是人仍很疲弱。她靠墙昏昏而睡，楼下的关门声又唤回她的魂。

她忙回到顶楼，猛按名彦的门铃，发黑的灯泡只照到她一半的脸孔。

“是谁又欠揍了？大爷心情那么差……”名彦咕哝诅咒地来开门。

“名彦，是我。”宛芸小声地说。

他一看清楚她，立刻睁大眼，面色惨白，人连连往后退，鞋箱都撞得东倒西歪。

“我的妈！这世上还真……真有鬼！”他吓得语无伦次：“我以前……说不相信的，你……你只是来向……我证明而已，对……对不对？”“对个头啦！我是人，不是鬼。你看，我的影子不是还在吗？”她直接进到客厅说。

“天呀！你真的没死！”见到影子，他胆子大了，随着她说：“太好了！你为什么通知我们呢？害我在山区白流好多泪，白死好多细胞，更不用说可怜的宛莉了，她都哭昏好几次了！”“我不能说。”她简单回答。

“为什么呢？飞机总不会是你弄失事的吧？”他头脑依然打结，想到什

么就乱说。

“到这节骨眼，你还开玩笑。”她疲惫地说：“我没搭上飞机，是因为昏倒在医护室，我心里还呕半天，谁知逃过一劫呢！人真是脆弱，生死机运，半点不由人，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。”“你本来就天生命大，我们还靠你庇荫呢！”他做个怪表情说：“我还是不懂，你为什么不能说你还活着？”“就是要躲靖宇嘛！”她不安地说：“你以为他和我结婚是为爱吗？才不是，他是为复仇，他恨透我的欺骗，所以百般要凌辱我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。”“我就说这其中一定有问题！”名彦双手握拳说：“我从不相信那浑小子有什么罗曼蒂克的心。告诉我，他是怎么欺负你的？我都要叫他加倍奉还！”看名彦激动的样子，宛芸不想再谈详情，她只轻描淡写说：“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惹任何风波，我和他之间也算彼此不相欠了。”“亏我刚才还挺同情他的，而且还说了不少安慰的话，原来都是装的，真是狗屎！”他恨恨地说。

“他很伤心吗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“他演技倒是一流，不知道的人，真会以为他是天下第一痴情汉，尤其他看到你的皮包时那痛哭失声的样子，我还环他的肩，把他当难兄难弟呢！”他心中不平的说：“呸！原来他的泪，比我的屁还不值！”“其实他也不希望我死，我当初是做得太过分了，两个人都弄得很痛苦，所以当我在机场听到飞机失事，才有诈死的想法。”她说：“你到了出事现场吗？是不是很惨？”

“何止惨？简直是人间炼狱，尸体抬出来都是不全的，有的甚至分不清头、脚，还有不少人找不到，你就是其中一个，所以被列为失踪人口。”他脸上罩着阴影：“不过你的皮包和衣物挖出来时，我们都认为你凶多吉少了。柯靖宇进到山里帮忙，宛莉不肯回来，我是替她拿衣物的，谁知道都是白忙一场。你现在要怎么办呢？”“我打算躲到台东、花莲一带，但我什么身分都没有，又要麻烦你替我做假证件了。”宛芸说。

“你现在换名字像换衣服一样便利了！”他说：“好在有你这一号江湖朋友，否则还真寸步难行呢！”“我是火烧眉睫了，你还贫嘴。”她生气说。

“宛莉呢？你总不能叫她在那里白哭下去吧？”他问。

“宛莉那里要暂时隐瞒，她藏不住心事，一定会被靖宇发现，只有委屈她一点，等事情平静后，我再见她。”她又叮咛：“你也多少哭着，别一副开心的德行，免得害了我。”“看你怕成那样，柯靖宇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他有对你拳打脚踢或强暴……”“你照做就好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”她怕名彦会扯出难听的字眼，慌忙阻止说：“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！愈快愈好！”又是一次夜奔，上回是为了母亲和宛莉，这一次却是为她自己。

车子由平原穿过丛山峻岭，一轮明月皓皓地挂在天边，始终凝睇相随。风由望不见的山里吹来，流水声由看不见的谷底传来，她正在逃离背后巨大的黑影。

靖宇真的痛哭失声吗？他是哭小霜，还是哭宛芸？或者只是哭断与她最后的连系，再走回不认识她以前的人生呢？车过谷关，月更明、星更亮，她的悲伤与愁绪随回忆而更深浓了。

柯靖宇，你要赢，我让你彻底赢了，她暗暗流泪想。

第八章

宛芸将洗过的窗帘装上，蓝蓝的布在阳光下透着亮丽，在海风的吹拂下，如同一对飞翔的翅膀。

她回头看屋内，小小的斗室，一切都干净整齐，桌上还摆着宛莉爱吃的芒果干和杏脯。

她终于可以见到睽违两个月的妹妹了。

对她来说，花莲的日子仍显得那么不真实，虽然她已经习惯庄小芸的名字，习惯到大理石厂当会计，习惯酷热与狂风，习惯孤独与寂寞，但是心始终沉静不下来。

她常站在窗口，望着远方的大海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，直到黑夜掩盖一切，她仍恋听着潮声。

她并非欣赏美丽的白酒澄浪，也非爱看夕阳霞红，更非为了渔火逐繁星，她只想找寻一个人的身影。

靖宇就像大海，时而温柔平静，时而波涛汹涌；时而宽平地掩映蓝天白云，时而狂啸地吞噬天地。

看到海就想起他，或许她该搬家的，但却又不舍，就好象她人虽自由了，心仍在他那里一样。

他拥有她的名字、东西、衣服，甚至一座只放她遗物及几把失事地点泥土的坟墓。

恍惚诅咒一般，她的心魂就在他周遭缠绕不去。

时日一久，诈死似乎变得很荒诞不智，但她又不知如何走向过去的真实，于是她要求见宛莉，让自己不再空虚茫然。

急促的按铃声惊动了她的沉思，是宛莉！她摸摸脸，又是两行清泪，忙用袖口擦干才去开门。

“姊！真是你！你真的没有死？！名彦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，以为他在开玩笑！”宛莉一进门，就扑到她身上又叫又跳：“一直到现在，我都好象在作梦，你死而复生，真教人太震惊了！”宛芸没有妹妹那么激动，一阵子不见，宛莉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脸颊的肉消下去，彷彿又变成一个中学生，失母又失姊对她打击一定很大，宛芸内疚地想，嘴里却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的头发也剪了耶！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宛莉审视着姊姊说：“可是我就怎么猜不出你没有死呢？现场找不到你的尸体时，我就该想到。你实在不应该瞒我的，虽然名彦一路上解释个不停，但我还是无法接受，你不知道我哭得多伤心，连书都念不下了。”“宛莉，真对不起，我也是不得已的呀！”宛芸说。

“我已经说了不知 N 遍了，说到嘴皮都破了，还被她又骂又槌个半死，她还是不能释怀，我也没辙啦！”一旁的名彦耸耸肩说。

“你呀，就会和我姊姊狼狈为奸，她说什么你就照办，比奉皇上圣旨还听话，我愈想就愈气！”宛莉又揍他一拳。

“她是武则天，会杀头的！”名彦手往脖子一抹说。

“杀了最好，也没看我哭得天昏地暗，你起码也来点暗示吧？”宛莉噘着嘴说。

“有呀！我不是拒绝参加葬礼，还跑去唱卡拉。K 吗？而且你每次一哭，我就请笑话，而且还不断强调‘耶稣复活’的故事，你忘了吗？”名彦振振

有辞地说。

“谁知道你是认真的？耍猴一样，肤浅到家，我还想叫我姊姊变成厉鬼来抓你呢！”宛莉扮个鬼脸说。

“宛莉，别怪名彦了，是我叫他别告诉你的，免得被人看出破绽，这两个月也够他忍了。”宛芸安抚妹妹说。

“可以打破金氏大全的保密纪录了！”名彦说完，径自往冰箱拿饮料。

“你还说！”宛莉瞪名彦一眼，又拉着姊姊说：“名彦讲的都是真的吗？姊夫……，我说柯靖宇，他真的在婚后用暴力对付你，就像那部‘与敌人共枕’的电影一样，所以你才不得不诈死吗？”“林名彦，你又胡说八道什么了？”宛芸瞪着他问。

“呃，”名彦喝了一半的汽水去呛到，咳半天才说：“我……呃，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。”“柯靖宇真的打你吗？”宛莉急急问。

“没有，他不是这种人。”宛芸连忙解释：“只是他根本不爱我，结婚只是为了惩罚我的欺骗，这种没有爱的婚姻，我还能继续下去吗？”“他怎么可能不爱你？他在飞机失事现场几乎要疯狂了，几天没吃没睡地搜山找你，到希望渺茫时，他又那么伤心欲绝。办完你的丧礼后，他连公司都不管，一个人跑到国外散心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！很难相信他会不爱你。”宛莉说。

宛芸呆呆听着，他果然伤心吗？若他对她尚有一丝丝情分，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无情寡义，让她一分钟都无法再待下去呢？他若后悔，在她死后，也没有意义了，不是吗？宛芸忍住眼中的泪，简单地说：“人死了，恩怨就消了，他多少会难过。”“不是‘多少’难过，而是‘非常’难过，你没在现场看，不能真正体会。”宛莉说。

“那又怎样？我已经不能再回到过去，我也害怕再过那牢狱般的日子，你又何尝体会我呢？”宛芸哀伤地说。

“宛莉，你怎么站在柯靖宇那一边呢？”名彦皱着眉说：“你没看到飞机失事那天，宛芸躲在阳台等我的样子，憔悴苍白，就像遭了一场大难，完全失去她的自信和生气，我还真想把那小子杀掉呢！”“还用你说！”宛莉给他一个白眼，随即对姊姊说：“我只是觉得这样‘诈死’不是办法，你总要恢复梁宛芸的身分呀！你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，有那么多理想没实现，总不能在这海滨小镇待一辈子吧！”“我可以照顾她。”名彦插一句。

“你别给我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。”这回轮到宛芸给他一个白眼。说：“我自然要回去，但至少也要等这件事风平浪静再说，我都打算好了。瞧你们的表情，我活着，难道还不够好吗？”“当然好，那我就不孤单了。”宛莉带着泪微笑说。

“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，去吃海鲜大餐，如何？它们都是现抓的，很新鲜哟！”宛芸提议。

在欢呼声中，宛芸关灯关门。走在市街上，海风迎面吹来，那热闹的小店令她想起和靖宇第一次去海钓的时候，还有他们的初吻……在仍是一片纷乱的感情矛盾中，说她未来有打算，那都是骗人的，事实上她只是活一天算一天罢了。

有靖宇或没有靖宇，她的人生似乎都卡住了。

宛莉考上台中一所大学，也是宛芸的母校。整个暑假她们就开开心心

地卖房子、买房子，准备一个全新的生活，名彦自然也卖掉窝居，随着她们跑。

母亲去世两周年祭日的那个周末，宛芸特别由花莲赶回来，在庙里和宛莉、名彦诵了一天的经，黄昏才疲惫地返家。

名彦喝一口水，又马不停蹄去看他进厂保养的出租车，两姊妹则歪在沙发上休息。

突然有人按铃，宛莉勉强站起来，抱怨说：“奇怪，这时候有谁来呢？”宛芸放下茶杯，听到门打开的声音，又听到宛莉说：“啊！是柯……靖宇姊夫呀！”

真是太意外了，我……我没想到你会来看我，呃，姊夫，你怎么知道我新家的住址呢？呃，你好吗？姊夫！呃……什么时候回国的？”宛莉愈说愈大声，不断强调“姊夫”二字，像在演舞台剧。宛芸慌乱极了，一起身掉了皮包，又翻了茶杯，她全凭直觉冲到房间去。

才要关门，靖宇的回话传过来，他说：“我前两个星期回来的，打电话不通，才知道你搬家了。我是由王律师那里过来的，听说你考上大学，恭喜你了。”听到那熟悉又低沉的嗓音，宛芸不由一阵心悸，她想合上门，又恐扣锁的响声会惊动他，所以留下一点缝隙。

他走到她的视线之内了，五个月不见，他整个人削瘦，面部表情更为严肃，眼内再没有光彩，两眉间有深深的纹路，像有承载不住的忧郁，他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呢？英俊还在，却没有飞扬神采，不再是王中之王，而是丧失领地的流放者，她心中一向强硬的靖宇呢？“这个新社区不错，你一个人住四个房间，不觉得太大了吗？”他又说话了。

“还好。一间给我，一间给名彦，一间当书房，一间给……”宛莉实时止住，人更惊慌了。

宛芸的心差点由胸口跳出。靖宇没有追究，只说：“林名彦？他怎么和你住在一起？”“他从小就和我们在—块，一直形同兄妹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宛莉努力镇定说。

“他和你姊姊也形同兄妹吗？”他问。

“嗯，呃，应该说形同姊弟才对，名彦一向对我姊姊言听计从，呃，盲目崇拜。”宛莉笑两声来掩饰心虚。

靖宇沉吟不语，突然说：“你刚才有客人吗？”“怎么会？我怎么会有客人呢？”宛莉着慌了。

“我是看桌上有两个茶杯，一个还翻倒了。”他说。

“啊！翻倒了，我来擦。”宛莉忙着行动，又说：“一定是名彦，他才刚走，十分钟前而已。”宛芸替妹妹紧张极了，怕她随时会露出马脚，靖宇是心细如发的人，她斗不过他的。

果然他又冒出一句：“你刚刚说还有一个房间是要给谁的？”“哦，房客，对！我准备出租。”宛莉急中生智说。

“好奇怪，你即使搬了新家，还是到处充满宛芸的影子。”他站起身，四周看看说：“你若还有宛芸的遗物，全部都给我吧！”“你差不多都搜光了，连她小学得奖的画，书里夹的花都不放过。我真不懂，我姊姊都死了，你还要那些东西做什么？”宛莉忍不住问。

“只是要感受她的存在而已。”他说着，已走到宛芸的门外，她紧紧贴墙而立，几乎不敢呼吸，他们只有一门之隔，他只要轻轻推开，就能发现她。

“这个卧室是我客房的！”宛莉冲了过来，挡在他面前说。

靖宇看宛莉一会儿，才走回沙发说：“我今天是来请你参加下周末的义卖园游会，我以宛芸的名义捐出一笔钱。事实上我已经以她的名字成立一个纪念基金会，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。”“我爸爸的太太连阿姨已经告诉我了，她主持那个义卖，但我没想到你会参加。”宛莉意外说。

“我也是临时加入的，还要做一个演讲，我想这对怀念宛芸的人意义重大，希望你能来，林名彦我也欢迎他来。”靖宇说。

“我会去的。”宛莉只好说。

靖宇离去后，宛芸大呼了口气，宛莉则火烧屁股般跑进房间说：“你人都没有死，搞什么纪念基金？这样一来，梁宛芸有了名气，你复活的机会不就愈来愈小了？”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？”宛芸滑坐到地板说。

“说实话吧！去告诉柯靖宇，你没有死！”宛莉说。

“我骗他一次，他已经饶不了我了；我这次又骗他，还有活路吗？”宛芸沮丧地说。

“你现在根本就是死了，你忘了吗？”宛莉提醒她说。

“你不明白……”宛芸低声说：“我无法再承受他对我的惩罚，那比死还难受……”

他若是成立纪念基金会，我宁可当一辈子的庄小芸。”“然后躲他一生，不能好好工作，也不能正常结婚生子吗？”宛莉蹲下来说：“姊，你一直是凡事光明磊落、坚强不畏缩的人，怎么碰到柯靖宇，就被他吃得死死的呢？”“都是孽缘，注定要一生被他克得不能翻身，就像那些分裂的裂缘花。”宛芸凄楚地说。

“姊”宛莉叫一声。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宛芸推开妹妹，奔逃到外面的黑夜中。

她是坚强，可以飘泊，也可以独活，但碰到爱情，却是逃不过那脆弱痴瞋。母亲怎么说的？爱情是穿心的痛苦，她去触碰，结果毁了一生，又能怨谁呢？

今天是秋季特属的干燥清爽，阳光远远射下，云静待在天空，用慵懒的形式休息着，似乎随时要蒸散掉。

公园搭着大大小小的帐篷，最大的一顶内，有小型的交响乐团和讲台，人群就在优美的古典音乐里巡梭着。

富莹主持的义卖一项项进行，在场坐了不少名流显贵，有出价的，也有出物品的，气氛十分热络。

义卖到中途达到最高峰，富莹上台说：“我们今天在此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，就是梁宛芸纪念基金会的成立。梁宛芸女士是梁筑恩先生生前最钟爱的女儿，也是柯靖宇先生最挚爱的妻子，所以此基金会是由梁家的‘远恒’企业和柯家的‘顶方’集团共襄盛举，今天先捐出第一笔一千万的款项。我们现在就请柯靖宇先生为我们说几句话。”宛芸就是这时候走近讲台会场的。她一身简淡的毛衣和牛仔裤打扮，头戴名彦的棒球帽，脸上是大大的墨镜，只露出尖细的下巴和苍白的唇色。

她原本不想来，又忍不住不来，原本想阻止，又缺乏行动的勇气，只能站在人群最外围，看着事情无法挽回地进行下去。

靖宇穿著黑色的西装，神情肃穆地望着全场说：“五个月前的一场飞机

失事，毁了四十个家庭的完整幸福，而我也失去我的妻子。宛芸是个非常特殊的女人，她美丽、聪明、充满活力与正义感，她为我的生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意义，也为我的人生带来不曾有过的快乐。”这时名彦走来，在宛芸耳边嘀咕，要她快点离开，但她立在原地根本不能动弹，再抬头时，发现靖宇直往她这里看。

都是名彦，偏要和她说话。宛芸咽下一口口水想，人更是不敢动了。

靖宇的视线没有离开她身上，继续说：“宛芸有如奇迹般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我们有许多理想和目标，发誓永远相守，白头偕老，谁知道她会那么突然地离开我呢？……”宛莉悄声移动，贴在宛芸身边，拉住她的手。

死定了！名彦和宛莉怎么那样糊涂呢？左右两个相随，靖宇不对她起疑才怪。果真他愈讲愈慢，眼睛眯了起来，人干脆转到她的方向，口里仍说着：“对我而言，宛芸虽死犹生，我老觉得她还活在人群里，在我的四周。此刻就仿佛她也在听我说话一样，我要对她说，我永远爱她，也愿把她对人世的爱恒久地持续下去……”宛芸不能再忍受一秒钟，她挣脱妹妹的手，不断往后退，想用不为人察觉的方式逃掉。

但她才动几步，靖宇就由讲台上跳下来，直直朝她奔来。

会场群众一阵骚动，纷纷向后看。宛芸惊骇极了，转身就跑，拚了全力穿过草地，在逆风中仍听见靖宇高喊：“宛芸，宛芸，不要走，宛芸，回来……”每一声都如尖刀，不偏不倚地刺向她的心头。怎么办呢？她不该来的，这下子在公众前穿了帮，靖宇还能饶她吗？她跑到双腿要抽筋，心脏无法再负荷，靠着一棵树才想喘一口气，一只手牢牢抓住她的膀臂，她尖叫出来，靖宇就站在她面前，一双眼像要钉死她，她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。

他近看比远看更削瘦，紧抿的唇令人害怕。空气极静，只有两人的喘息声，他一言不发地摘下她的墨镜，她的帽子，一个短发的宛芸活生生呈现，美丽的眼眸漾着波动的泪光。

“你没有死”他僵硬地说，不是问句，只是叙述。

“是的。”她不由自主地说。

“你并没有搭那架飞机，所以我们找不到你的尸体。”他用不变的声调说。

“是的。”她的声音更小。

“然后你躲起来，让我以为你死了。”他握住她膀臂的力道加大。

“是的！是的！是的！”她因为怕，整个人歇斯底里起来，狂叫着：“我不要再回去了，我不能再过仇恨的日子，多一天都不行！你说死亡才能结束这一切，所以我就死给你看，让你赢，让你彻底地赢！你满意了吗？你高兴了吗？……”他突然抱紧她，唇掠过她的头发、耳朵、眼睛、嘴，在她双颊不断厮磨着，如此躁动、如此激烈，她的眼泪被挤了出来，声音被隔阻，心被掏空，两只手不自主地攀向他的颈背，感受他的颤抖。

“哦！宛芸，你没有死，感谢老天你没有死！”他的唇画过她的唇，有咸咸的泪水。

他的怀抱多温暖呀！有许多夜他总是迫切需要她，然后白天就徒然冰冷，就是这种折磨差点毁掉她的。想起往日，她迅速推开他，擦着泪说：“是的！我没有死，我又骗你一次，让你当众当傻瓜了，你又要怎么惩罚我呢？是要继续更可怕的凌辱，还是送我上警察局？”他的手犹在半空，看着她疏离防备的面孔，他眉毛拧得深深的，嘴抿得颊都痛了，久久才说：“对不起。”“对不起？”宛芸茫然地重复着。

“我一直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对你做那些事，你只不过是要替妹妹找回一点公道而已，错就错在我们不曾真正去处理阿靖的感情事件。”靖宇低低说，手插在裤袋中，眼睛看着地：“我当时就是鬼迷了心窍，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驱使着，不想让你从我的炼狱中逃脱出去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她睁大眼眸，仿佛天地一夕变色，她不敢相信地问：“你原谅我了，不再惩罚我了？”“我们彼此不都做最彻底的惩罚了吗？”他说。

太多痛苦，理不清的脉络，无法细诉，也无法询问，她只能找出一句，说：“你要放我走了？”他迟疑一下，点点头。

“不再有婚姻的束缚，死亡的逃脱，我又可以做我的梁宛芸了？”她再问。

他点点头。

“你也可以回到没有我以前的人生了。”她哽咽说。

他呆望着树干许久，点点头。

这就是宛芸要的答案了，她复仇、答应结婚、诈死，不过为了追寻他的心，如今明白了其实是无情，她还等什么呢？在离去之前，她仍不忘记礼貌，略带凄楚地说：“谢谢你还我自由，再见。”

宛芸不知走了多远多久，离开公园后，她的前面似乎没有路了，条条似都一样，又条条似都不同，反正没有一处是她熟悉的。

有时她看得很清楚，有时流下泪，就模糊一片，总是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像无法掌握的人生。

真的结束了吗？但那不是她真正的希望呀！

走过塞着汽车的小巷，走过放满机车的人行道，吃食店、面包店、美容院、咖啡屋……一个个过去，偶尔是连排大楼，天开始黑，灯一盏盏亮，她的视线更迷离。

在一面大橱窗前站住，五彩缤纷的秋装在零散的枯黄落叶之间。她揉揉眼睛，一个黑色人影出现，她再眨眨眼，黑影子仍在，映在橱窗的布景里。

是靖宇！他一直在跟着她吗？为什么要跟着她？她不敢回头，只往前走，每次一有机会，便由玻璃的反射中一瞥他的身影，他都在，两人像有一条线牵引般，一前一后地走着。

这或许是最后的连系吧！她又擦掉眼泪，渐渐感受四周的存在，也看出自己所在的位置，她开始朝回家的路上走。

用心感觉，他仍然在，踩着她的每一步足迹，她尽量走直走慢，就怕他会消失。

到了公寓门口，她由皮包找钥匙，遍摸不着。她又翻翻口袋，心一慌，就站在那里哭起来，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“怎么了？”靖宇从黑暗的巷旁走过来说。

“我忘了带钥匙了！”她伤心地说。

“总是这个坏习惯。”他叹口气说，试着推推大门。

远处有吵闹声传来，一听是名彦和宛莉在争执。

“喂！你们真能走耶，一个跟一个居然走了三个多小时，可把我们累坏了。”宛莉一见他们就说。

“这使我想到一句成语，跟麻雀、蝉、炸蝻什么有关的……”名彦努力

思索着。

“笨！是‘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’，但你也比喻得太不伦不类了。”宛莉拍他一记说。

“你们有钥匙吗？宛芸忘了带。”靖宇说。

“哪！在这里。她刚刚走太急，掉到我的车上了。”名彦说着，要去开门。

“笨！”宛莉一把抢过钥匙，交给靖宇，并对名彦说：“走，你还欠我一场电影和一顿消夜，我今天非要敲光你不可！”“我……”名彦一副迟钝样。

“走啦！”宛莉猛力推他一下：“真笨！”靖宇开了大门，宛芸随他上楼，到了三楼，他打开两道门，再把钥匙递给她。

“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”她终于问。

“我能去哪里呢？”他一脸愁苦，凝望着她说：“天下之大，你是我唯一的世界，唯一在乎的人。除了你，我谁都看不见，不跟着你，我还跟谁呢？”宛芸肝肠一寸寸断了，柔转成无法形容的痛楚，她在未察觉自己做什么之前，整个人往靖宇身上扑过去，他则紧紧搂住她，两人像要化为一体，血和血、脉和脉，寻慰那埋藏已久的纠葛、爱情和思念。

“啊！我好爱你！”他仿佛要揉碎她般说。

一句话惊醒了她的痴迷，她捂着滚烫的脸说：“不！你真正爱的是小霜，你要的是小霜。”“但愿事情那么简单就好。”他将她带进屋内，关上门才又说：“我爱小霜，但我也爱上后来的宛芸，这就是我最痛苦，又无法超脱，只能任凭事情更恶化的原因。”“既然爱我，为什么要做出那么多伤害我的事呢？”她哀戚地问。

“因为你不爱我，而我是那么渴求你的爱，但小霜对我只是欺骗，宛芸对我只是容忍和厌恶，得不到你的真心，我真像置身在地狱中，所以我胁迫你、羞辱你，用尽一切办法丑化你，想让自己死了这条心。”他痛苦地说。

“你完完全全错了！我若不爱你，也不会有小霜复仇的事情发生了。”她轻轻说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他迷惑地问。

“刚开始我根本没有什么复仇计画，一直到看见你那一天。记得吗？我和名彦闯进‘顶方’，我穿著像小流浪汉，而你高高在上像个王，我就爱上你了。”她说。

“真的？”他无法置信。

“是的，因为错认你是阿靖，自己又受你吸引，才会心里不平衡地想报复。如果是真阿靖，我才不会那么大费周章，拿自己当诱饵呢！”她说。

“结果我一下就上钩了。”他将她围在沙发中间说：“那么说来，我应该感谢你把我错认成阿靖了？”“有什么好感谢的？！后来演变成你的‘逼婚’和我的‘诈死’，弄得大家都好痛苦，像一场恶梦。”她委屈地说。

“尤其你的‘诈死’，几乎颠覆我的世界，我从来没有那么失意沮丧过，人生是一片没有出口的灰暗，似乎活着也没意思了！”他坐在椅子上，她轻偎在他身上，他又继续说：“我整整把公司丢下三个月不管，到世界各地去找你的影子，甚至坐飞机时，都希望飞机撞山，可以到同一个死亡的国度去找你。”“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她怜惜地摸着他的脸颊说。

“走！到你的房间去。”他一把抱起她，往卧室去。

“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房间？”她讶异地说。

“上次我来，明明就感觉到你的存在，我有很强烈的预感，这扇门后面

一定藏着什么秘密，宛莉紧张的表情太过明显了。”他说。

她的房内都摆了新买的床和家具，颜色样式都很简单。

他将她放在床上，就四处看着。

“我真正的住处在花莲，这里很少我的东西。”宛芸说。

“我们明天就去花莲搬。”他巡到梳妆台前说。

“宛莉说你留了我所有的东西，我也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不丢掉或火化呢？”她问。

“我会舍得吗？现在‘顶翎’的家里已经成为你的博物馆了。”靖宇说着，拿起妆台的身分证说：“你现在叫庄小芸？”证件上是她短发俏丽的照片，眼神有些落寞。她脸微微红着，抢过来说：“庄是我母亲的姓，小芸是我的小名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“怎么办呢？”靖宇趁势靠向她，把她钉在床上，低声说：“我必须坦白，我曾经爱上温柔多情的傅小霜，后来又爱上美丽聪明的梁宛芸，现在又爱上哭得一脸红肿的庄小芸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太滥情了呢？”“真的非常滥情！”宛芸忍不住笑着说：“你承诺要娶傅小霜，结果和梁宛芸走进礼堂，现在又占庄小芸的便宜，简直可恶透顶，是标准的花花公子！”她愈说，他的手愈深入，吻也愈大胆，她边躲着他，又边笑着说：“这不公平，我从头到尾都只有柯靖宇这个男人！”“这很公平。”他按住她赤裸的腰，低笑说：“我为你而生，你为我而生，我的小灵芙！”甜蜜和快乐舒展在她每一寸肌肤上，她和靖宇又来到那神秘欢愉的世界，再没有猜疑、妒嫉、仇恨和芥蒂。

对他们而言，此情永在，此夜未央，如银河迢迢无边无际。

裂缘依旧是缘，因为靖宇，她的人生终于完整了。

